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040356 1

文化語言

港式廣府話研究

吳昊◎編著

I

次文化堂●現象文化

作者簡介

吳昊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系教授，一直是個電視工作者，平生最喜愛是電影，但又愛收藏舊文化遺物及研究香港史料。

著作有：《俗文化語言》（I）（II）、《香港老花鏡》、《香港電影民俗學》、《都會摩登》、《香港電影類型論》、《亂世電影研究》、《香港風月史》、《老香港歲月留情》、《老香港爐峰述異》、《老香港太平山下》、《老香港天堂春夢》、《香港電視史話》（I）等。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0403561

次文化香港學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五十六

港式廣府話研究 I

吳 昊⊙著

次文化堂出版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㊺

港式廣府話研究 I

作　　者：吳　昊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寧采臣
編　　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 — 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06 年 7 月初版
書　　號：SCB420
I S B N：962-7420-29-8
定　　價：HK$60

© 二〇〇六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導言

一種出色的文化現象

廣東地大物博，方言分三系：粵方言、客家方言和閩方言。

研究方言先要分區，然後分點。

一個粵方言，就可分成五個方言區：

1. 廣府片或粵海片（省城、澳門、香港）

2. 四邑片（台山、新會、開平、恩平）

3. 高雷片（陽江、湛江、雷州）

4. 莞寶片（東莞、寶安）

5. 香山片（中山、珠海）

因為區域分異，地方阻隔，族類不同，區與區之間同一方言亦起着變異，由語音、結構到詞匯都有所不同，甚且還互為影響，相輔相成，令到一個方言體系繁瑣凌亂，難以把握。

往昔我們吵架，甲總會爆句：「你講乜話？」乙立刻頂句：「我講廣東話！」唉，嚴格的說，廣東話有時我們自己也未必聽得明白。

一個方言區，又可分成幾個方言(重)點。廣府片因政治形勢關係，在過去百年歷史文化演替間分成兩個重點——廣州區和香港區，前者專稱為「廣州話」或「廣府話」，後者近年來多稱為「香港話」了。

雖同一個方言來源，但命途各異，發展路向分歧，甚至背道而馳，實為妙趣。在過去的日子裏，廣州的粵語一直是主流，引領風騷。香港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慢慢躍升為東南亞舉足輕重的商港，更成為南中國最重要的大都會，港式粵語吸納大量外來詞和新事物新名詞，更包涵了南來的外省文化，式樣變化多端，生猛活潑，姿彩豐富。而廣州自1949年大陸解放，隨着中國政府大力開展所謂「推普運動」(推廣普通話運動)，實行全國語言「普化」，廣州粵語便漸漸失去區域特色，外來詞有減沒增；而正好相反，香港粵語不受這「語言一體化」的影響，隨時皆在求變求新，竟能保留更多傳統語詞和特色，也就顯得最具個性。打從此時起，香港話領導粵方言潮流，勢不可擋，尤其大陸開放改革走資之後，港式文化由南上北，席捲神州，影響所及，大江南北遍地香港話語詞，蔚為風尚。由此得見，還是讓語言自由發展為最佳。

其實，推行語言統一，打壓地區方言，歷朝歷代都有發生，只是正統史書記載不多，令大家忽略。例如清雍正六年，世宗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閩廣兩省官員滿口「鄉音」(方言)，不可通曉，於是下諭兩省廣建「正音書院」，教授京話，令不通曉者不可做官。曾幾何時，這些正音書院在潮州稱作「孔子正」，將四書五經「之乎者也」標榜為「正音正字」，一切方言就成「異音異字」了，當中存在着濃厚的文化歧視和政治迫害。

所以，研究粵方言不為正統學界重視，更遑論成果若何。一般研究，大約在1949年之前集中於揭示語音面貌，最早流傳民間的粵音著作，表表者有《分韵撮要》(周冠山，清末)、《廣州音說》(陳澧，1893)、《兩粵音說》(王力，1928)、《廣州音系概述》(岑麒祥，1946)、《粵語入門》(趙元仕，1947)等。大抵其時的學者離不開「正音正字」的心理負擔，總愛在浩瀚的漢字堆中尋找粵語字源，以證明粵方言如何合乎古音古義，理應歸宗漢語正字系統。隨便俯拾例子，陳澧著《廣州語音本字》指出：

「傚手　　廣雅：傚，動也。傚手，即動手也。俗讀傚若毓。」

粵方言很多被認為有音沒字，我們俗寫的「郁手」，陳澧引《廣雅》，認為正寫應該是「俶手」。這起了承先啟後作用，令方言研究增加着尋寶的樂趣。

要知道，最早時期漢字只得3300個（漢代《倉頡篇》載），當社會進步，文化複雜，文字愈變愈多，到清《康熙字典》時竟多達42174字，很多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現今應用漢語大刀闊斧，削減至常用的不足5000字，即是說極大部份已淪為「廢字」了。我們的方言學家也真的任重道遠，白首窮經，在數萬廢字堆中撥開雲霧見彩虹，實在可敬也。

不過，1950年之後，粵方言研究的天地又大為擴闊，重心逐步轉移到詞匯、語句、語法、對比、結構等方面，當然也吸納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學（例如結構主義之類）。尤其給詞語格式定制，生動活潑，前所未見，例如甚麼

- AA式（「啱啱」、「睇睇」）
- AAB式（「沙沙滾」、「爹爹吊」）
- ABB式（「傻更更」、「矇查查」）
- AABB式（「神神化化」、「埕埕塔塔」）
- ABCC式（「大隻騾騾」、「老友鬼鬼」）
- ABAC式（「啱時啱候」、「大癲大肺」）

這種研究方法結合分析與創意，相當突破性。又例如研究外來語如何溶入香港話，甚麼「大出血」、「今晚打老虎」、「龍潭老鼠」等；又或者香港話如何利用外國人和物借題發揮，甚麼「日本郵船」、「法國大餐」、「摩囉差拜神」等，作跨文化探索之餘，更將生活與學問互為配合，達妙趣橫生之境界。

語言是發展的，在變化的，而發展最快變化最大者往往是詞匯。語言的詞匯和社會掛鈎緊密，時代的瞬息萬變也意味着詞匯的醞釀劇變，兩者猶如鏡子，互相反映，互為因果。亦正因如此，近年來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大舉進軍方言研究的範疇，好不熱鬧。舉例以闡明，往昔鮮有提及香港話深具時代、社會、文化意義，如今學者諸君努力發掘香港話所蘊藏着的：

- 特殊生活方式（「騎牛搵馬」、「魚翅撈飯」、「枕筲箕，瞓草皮」）
- 特殊經濟面貌（「炒樓」、「托水龍」、「孖展」）
- 特殊社會面貌（「大牌檔」、「騎樓底」、「大耳窿」）
- 特殊賭博方式（「叮噹馬頭」、「大熱倒灶」、「游乾水」）
- 特殊飲食方式（「飛沙走石」、「咬柴」、「食西北風」）

- 特殊忌憚心理(「吉屋」、「通勝」、「豬紅」)
- 特殊宗教信仰(「講耶穌」、「打齋鶴」、「搵山拜」、「黃大仙」)
- 特殊的性行為(「叫雞」、「打茄輪」、「玩SM」)
- 特殊行業職位(「茶博士」、「打厘」、「三柴」、「師爺」)
- 特殊色彩效果(「黑腳」、「籮柚有白印」、「滾紅滾緣」)

簡直林林總總數之不盡，而這些詞匯亦反映了香港社會人生百態，甜酸苦辣。還有，詞匯是緊隨時代洪流演變，有者沖落大西洋永不超生，有者逆流而變——新的變舊，舊又變新。例如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人最興講個「噱」字(音近「鋸」)，相等於「條氣順晒」或「好SOFT」，源自喝「沙士」汽水，氣體驀然間在胃裏上沖喉嚨打噎的現象——作順氣狀，而男女相悅溫馨時刻，亦以「好噱」作喻，其時小舞廳的黑燈貼面舞叫做「跳噱舞」。但六十年代之後沒人再講「噱」字，改用「冧」字，發展到「軟冧冧」、「冧舞」、「冧客」等。這「冧」就成為「噱」的第二代了。過了好一陣子，「冧」又演變出第三代，語氣誇張化，甚至帶着貶意(八十年代香港精神興玩到盡，態度戲謔)，便有「冧之之」、「冧到震」、「冧到痹」的冒起。現在，「冧」字已趨沒落，它還有機會翻生嗎？還是找別

一隻字借屍還魂呢？且留待語言文化學家們探討好了。

導言的話似乎說的太多，不過，我還有三句話要說：

•「語言是一種出色的文化現象。」(田中春美編著《語言漫步》)

•「面對大量粵語俚詞俗語『登堂入室』，大搖大擺地在報紙上出現的情景，你可能會不禁拍案叫絕，這才是方言的本色！」(鄭定歐編《廣州話研究與教學》)

兩句是人家的話，而最後一句是我心底話：我們(次文化堂諸君)決定編輯古今香港話文化現象大辭典，這將會是次文化堂的巨著。

最後，要聲明的，旦賚這本《港式廣府話研究》，是按我以前那本《俗文化語言》重新校勘整理的修訂版，敬請留意。

吳　昊

二〇〇六年七月一日

目錄

導言——一種出色的文化現象

巴閉 3
夜冷 6
波 8
嗲 10
中心 12
搞GAY 13
搞GAG 15
好CHEAP 16
扮COOL 17
油脂 19
落D 21
FEVER 23
開P 24
杯葛 25
摩囉 26
T恤 29
搖搖 31
咕喱 32
三文治 34

沙甸魚 35
揨佢走 37
木屋泰山 38
的確涼 39
卡拉OK 40
打老虎 41
賣大包 42
坐花廳 44
起牒腳 45
蟲蟲飛 47
棚尾拉箱 48
落雨收柴 49
華秀隻狗 50
舉獅觀圖 52
鹽倉土地 53
三衰六旺 54
蝨鉧擔枷 55
豬籠入水 57
士鐸舖 58
三年唔發市 59
咸豐年咁耐 60
水鬼升城隍 61
苦過金葉菊 63
賊劫火灰船 64
唔食廣東米 65

五窮六絕七翻生 66
唔理三七二十一 68
做媒 69
唔做媒人三代好 71
茄喱啡 73
梅香 75
花 76
女郎 77
尤物 78
肉彈 79
奶媽 81
後生 82
市頭 83
戲棚仔 84
兩公婆 85
仔 86
佬 87
外江佬 89
摩登保鑣 90
三行仔 92
阿飛 93
土鯪魚 95
鼠摩 96
二五仔 97
扯皮條 98

大耳窿 99
拐子佬 100
臘鴨蟲 101
皇帝 102
行 103
髮 105
勒 106
鬆 107
樽 108
軒 109
江湖 110
花紅 112
架鐸 113
水腳 114
墨超／黑超 115
風爐 117
一雞 118
羅庚 119
蛋饌 120
雜碎 121
私己 124
間隔 125
打烊 126
買水 127
擺路祭 128

路數 130
路邊社 131
有冇鐳 134
老番冬 135
角落頭 137
盲公竹 138
波蘿蓋 139
口立濕 140
神砂・濕柴 141
月份牌 142
夾餸 144
出恭 145
踏墩 146
踏墩樓 148
定 149
揸甌 150
沏水 152
學樣 153
瞓到實 154
吃苦頭 155
搵快錢 156
揚衰佢 157
識認 158
傾偈 159
修整 160

界和俾 161
催谷 162
谷到爆 163
沖涼 165
科錢 166
諗掂佢 167
冧 168
哋、橦、棟 170
拿手 173
瞓 175
撈飯 176
煞氣 177
講古 178
抹面 179
問到篤 180
一篤痰 181
督波 182
羅米 183
帩 184
摘 185
頻能 186
有碇企 187
制得過 188
揨手PAIR 189
掠水 190

覘 191
斟 192
打機 193
舐 194
白灼 195
打救 196
出馬 197
匾 198
變卦 199
扠 200
頂缸 201
轉彎 202
做人情 203
打九九九 204
打戲釘 205
打真軍 206
演全武行 207
嚡 208
擦番餐 209
心照 210
騷牀騷蓆 211
趯得就趯 212
參考書目

港式廣府話研究 I

巴閉

論俚語之多，俗話之博，文化之雜，我哋嘅香港話比傳統廣東話更為趣怪刁鑽，因為香港話一來繼承廣東話之精髓，二來經常消化西方文化，三來隨社會與傳媒演變，存舊創新兼而有之，好值得查根究柢一番也。

本臭皮匠將會好努力咁進行有趣的香港方言俗語逐個捉，有新有舊，兩樣都會兼顧，諸位看官，小弟只係班門弄斧，唔好當我好巴閉呀！嘿，由乜嘢香港俗話講起好呢？

既然剛才提過「巴閉」，咁就由「巴閉」講起。到今時今日，香港人仍然好興口邊掛番句：

「乜好巴閉咩？」

「嘩，唔好嘈得咁巴閉喇！」

「做乜巴巴閉閉啫？」

「巴閉」係來自廣州話，很久很久以前係學習自印度話。要知道廣州早到漢朝時代已經與東南亞及中東等國家人民通商，那些印度商人說話相當嘈吵，經常叫着：「BAP RE，BAP RE！」（意指「我的天呀！」「OH，FATHER！」）於是廣州人就學佢哋咁講，講吓講吓就演變成今之「巴閉」了。

持咁嘅講法，係英國駐上海之副領使官兼中國通HERBERT A.GILES所說。他在一八八六年出版了一本字典形

式的書《與遠東有關事物之參考字彙》（《*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提出了一個英文字BOBBERY，係源出自廣州話「吧蔽」（即「巴閉」），再轉化為洋徑濱英語，流傳到今時今日也。

如果唔信，你可以攞本大英文字典翻開查BOBBERY，睇吓點解？意思係：「嘈吵，亂發聲音騷擾別人。」

係唔係同「巴閉」之意甚為接近？

十九世紀中外經商繁密，那些十三行商人略懂英語，有時當着洋人面顯威風，便操唔鹹唔淡英語及廣東話夾雜，責罵他的下人們：「WHAT FOR YOU巴巴閉？」

當然那些洋商聽到莫名其妙，但聽聽吓又覺得極有趣，「巴巴閉」就被英文創作為BOBBERY；跟着學起那些華商口吻罵人：「WHAT FOR YOU BOBBERY MY？」

如果HERBERT A.GILES講法成立，「巴閉」此語就認真巴閉，來自印度，變為廣州話，再由廣州話變為英語，簡直係「跨文化」大接觸也。

附錄：嘈嘈閉與嘈生晒

廣東話指聲音嘈吵，有說：「嘈嘈閉」、「嘈生晒」、「嘈喧巴閉」。

何解嘈雜之聲，會叫嘈「閉」？嘈「生」？「閉」與「生」當然是錯字。

嘈之「閉」的正寫是「咇」。

「咇」，雜音也，又可解作「叱叫聲」，此字很少單獨使用，多以「嘈嘈咇」或「嘈咇」見人，「家嘈屋咇」，就是家無寧日也。

「嘈生晒」之「生」，正寫是「囋」。

「囋」，是多言無節制的意思，說個不停也。「嘈囋」，是為聲多而吵耳。

「嘈喧巴閉」，應是「嘈喧吧咇」，因「吧」是語氣詞之故，四個雜音加起來，唔嘈就有鬼！

夜冷

「夜冷」，香港話仍然有講：「擺夜冷」，即係賣舊嘢，其出處簡直考死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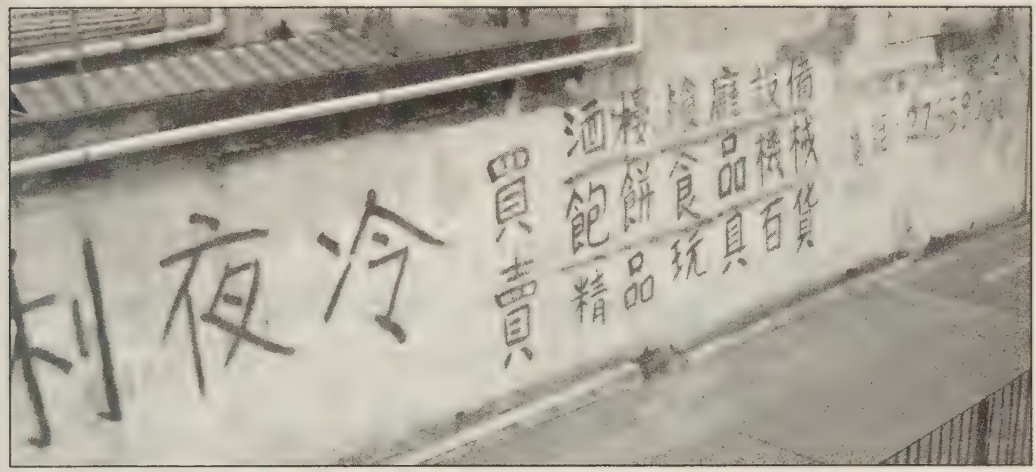
說到這裏，有必要先賣個關子。曾有電視綜合性節目的資料搜集員想找尋「夜冷」之語源，請教於一名前任大專歷史系講師，他解曰：「可能出自宋代社會，其時富戶子弟敗家，為了生計，又礙於體面，便半夜拿些東西擺賣，其時既夜且冷，於是就叫『夜冷』也。」

唉，究竟應唔應該信呢？

於是，我翻閱HERBERT A.GILES著《與遠東有關事物之參考字彙》（*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赫然有珍貴發現。

該書有「YE LANG」（中文寫作「哗吟」）一條，寫得好清楚其出處，係來自葡萄牙語LEILAO，其意思係相等於英文之AUCTION（即「拍賣」）也。

這葡萄牙語非直接傳到廣州，而係兜個大圈，先傳去馬來西亞，變咗馬拉話「LELANG」（當地解作「叫賣」及「拍賣」），再傳到廈門話仍叫LELANG，而汕頭語即轉化為「LOY-LANG」（中文寫作「嘹嚨」），到了廣州之後始叫做「夜冷」。可見語言轉化之來由，路程迂迴曲折也。



此外，「夜冷」一詞，又有說是由「喊欄」異變而來的。

欄者，批發買賣市場的別號，如魚市場叫做「魚欄」、菜市場是「菜欄」、賣生果的叫「果欄」（這段的「欄」，全部讀高音，與「躝」音同）……等等。

現在的公開拍賣，俗稱為「喊欄」，取其在欄內（場內）高聲叫喊拍賣之意。由於拍賣的東西，多是舊物，所以，「喊欄」一詞，便成為賣二手貨的代名詞了。

何以「喊欄」又會變為「夜欄」呢？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西直門附近有一個出售古玩字畫的市集，因為擺賣者是凌晨半夜才開檔，天亮前收工，故稱之為「鬼市」。鬼市內出售的東西，多是古物，如舊玉瓷器、金石篆刻、佛像字畫，甚至古老鐘錶等等，交易方式，以「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的討價還價來達成買賣，相等於現今的「跳蝨市場」。由於「鬼市」是「夜間」的「欄」場，廣府話便稱為「夜欄」也。

廣東人愛借音寄意，遂將「冷衫」（毛衣）的「冷」字取替了貿易場地的「欄」，這是絕對值得研究的。

波

「唉！世界盃進入高潮，半夜唔瞓睇波，變咗熊貓眼也。」

沒錯，香港人愛稱「足球」為「波」，乃係音譯自英文FOOTBALL的BALL，計有「踢波」、「打波」、「好波」、「唔係波」等整個系列之多。而世界盃所踢的波，就叫做「世界波」，四年一次盛事，香港觀眾深夜守着電視機睇波，睡眠不足，一對眼睛全佈黑圈，此之謂「熊貓眼」也。

查足球之「波」，係源出於中國，漢代時已有，稱「蹴鞠」，這「蹴」就是踢的意思，其時已懂設立足球場（稱「鞠域」），而且還有人專職球門呢！

當時還有人寫了全世界第一部足球專著叫《蹴鞠》，可惜已經失傳，而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它列為兵書：「蹋（蹴）鞠兵勢，所以陳武事。」

沒錯，踢波重視佈陣和攻略，十足兵士上陣交鋒，所以列為兵書。

無巧不成話，踢波風氣在古希臘相當流行，除了運動，亦被視為慶典，在荷馬的史詩中已有記載，而且柏拉圖的*THEAETETUS*有清楚的收錄。

香港人稱「足球」為「波」的ＢＡＬＬ，乃源自古英語

BEALLU（即歐語詞系BHEL，「膨脹」之意），演變為中古英語BAL。沒錯，中古英國非常流行踢波，一一七五年英國已有文獻記載。英國人視為狂歡節的重要喜慶活動。

一三一四年四月十三日，英皇愛德華二世下令禁波，何解？愛德華認為：「因為，許多人圍着球擁擠碰撞，使市內人聲吵鬧，會導致上帝都反對的壞行為的發生。」

嘩！踢波竟被視為得罪上帝，未知今之世界盃如何看法？

不過，人民喜愛，禁無可禁，最後還是被迫解除禁令。

第二次大戰之後，香港人熱愛踢波，波壇名家輩出，而睇波之人風起雲湧，連帶球王比利都要來港獻技，不過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波友竟盛極轉衰，一蹶不振也。

順帶一談，香港人愛稱婦女胸脯為「波」，亦與足球有關，嘩！足球般大的乳房，當然係「波霸」也。

有波霸之稱的藝人，葉子媚。

伸延讀本，請參看本書第79頁《肉彈》和第81頁《奶媽》。

嗲

香港話「嗲頭」個「嗲」字，趣怪得來，好多變化，值得一談。

十九世紀廣州人與英國商人做生意，立刻學懂一個外來語MARK（指貨品包裝外面所做的標記，後來發展到所謂「商標」的TRADEMARK），於是就音譯為「嗲」（有時寫作「嚜」或「嗲頭」，有時寫作「嚜頭」）了。

所以，這「嗲」字在省港澳好早就成為商品「牌子」的俗稱，例如稱某香水做「雙妹嗲」，稱某手錶做「梅花嗲」等。

唉！其實有點不公平，因為替商品加個「嗲頭」者，最早乃係我們中國人。

北宋時期濟南有一家姓劉的針舖，以白兔商標，銅板印刷着白兔搗藥圖，門前大招牌寫着大字「濟南劉家功夫針舖」，兩側寫着小字「認門前白兔兒為記」。用今之語辭，就係「白兔嗲」也。

至於英國最早的商標，要到一四七三年出現在倫敦街頭的張貼印刷招紙上，比我們的劉記針舖商標要晚好幾百年呢！

暫且擱下此筆商標胡塗帳，講番吓我們香港人如何運用「嗲頭」於俗話之上：「睇佢個嗲頭，好人有限喇！」

「嗲頭」竟然脫離商品，落到去形容人的「德性」、「品格」，甚至「相貌」上來了。

把人當商品辦，略帶點侮辱感，而侮辱得來又幾抵死也。

有關「嘍頭之人格化」系列如下：

「掘嘍」，民初時期出現，男人剪辮之後一頭散髮，時人譏之怪相，取其「掘尾」（外國人稱這條辮子做「豬尾」）之意。

「蓆嘍」，指瘋狂迷戀大戲老倌者，多數係女性，因戲院大堂之靚位屬貴妃牀，日日捧場坐於其上，十足「磨爛蓆」。另外還有一譏諷意義，因此等女戲迷肯自動獻身給老倌與他睡覺，即甘願做「老倌之蓆」（「俾佢瞓」咁解），所以叫「蓆嘍」。

「B嘍」，指大酒店開門之侍應，通常由小童或少年為之，洋人稱BOY者，「B」FOR BOY也。

「波嘍」，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現，其時潮流興踢波（足球）睇波聽波，這些波迷（或球迷）便曾被戲稱「波嘍」了。

好了，所謂「掘嘍」、「蓆嘍」、「B嘍」、「波嘍」、「傻仔嘍」等已成明日黃花，唔會有人再講，屬掌故資料。

但「豬頭嘍」、「薯嘍」依然有人講，其意乃嘲諷別人愚蠢也。

現今，商品以有「Q嘍」標誌，作為優質的註冊符號。

中心

「點解咁耐冇上來中心玩嘅？」

「中心」含義甚多，可能係指「社區中心」、「老人中心」，又可能是色情架步，諸如「指壓中心」、「靜電中心」等。

「中心」，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人自英文CENTRE直譯過來的，意謂「讓市民能集中在一起的活動中心地點」也。

考本港最先使用「中心」一詞的機構，就是「成人教育中心」了。在五十年代初，政府鑑於戰爭影響，中途停學的青年人極多，於是效英國制度，設立成人教育幫助他們。因為這並非正統學校，除有英語班外，還有音樂和遊藝等活動，甚至有教交際舞的，像個文娛活動的集中地，當局就直譯為「成人教育中心」。這是「中心」一詞的起源。

當時的「成人教育中心」是附設於各區的官立小學內，活動時間是晚上，由於辦得好，吸引很多成年人，「中心」一詞就流行起來。時人經常說：「食完飯，去中心！」

此後，各種「中心」紛紛出現，如青年中心、社區中心等，竟連商業大廈或商場等都以「中心」命名，未幾，那些色情場所，也打着「中心」做招牌，污染其原來之精神面貌也。

搞GAY

唉！末世時期，人慾橫流，連同性戀都多了起來，近幾年便有新興口頭禪「搞GAY」，一中一西，相映成趣。

研究性史的學者都會告訴你，男女同性戀歷史悠久，但礙於社會道德觀念保守，只能偷偷摸摸地進行，直到上世紀才逐漸「開放」——特別係美國社會。

於是HOMOSEXUAL這個字被認為不雅觀，都想找另一個英文字代替。一九二五年，《綜藝》舞台季刊雜誌創QUEER一字代表「同性戀」。一九五三年，美國同性戀界流行GAY字。

所謂GAY者，原本係中古法語，意指「歡樂」，非常優雅，「同性戀係GAY，GAY係快樂」，多好呀。於是GAY字大受歡迎，一講就講到今時今日，同性戀者，通稱GAY GUY；同性戀酒吧，通稱GAY BAR。

傳到來香港，便有「GAY佬」此趣怪香港話。

「GAY佬」搞同性戀行為，就叫「搞GAY」。愛滋病出現後，趣怪香港話有新猷——「AIDS佬」是也。

同性戀者係有自己一套語言的，其中亦有一兩句「暗語」十分流行的，所以有必要向大家介紹。「我哋搞S AND M好嘛？」某GAY佬提議。嘩！點解法呀？「S」係SADIST（「虐待狂」）簡寫；「M」係MASOCHIST（「被虐狂」）簡寫。所以，如果你跟嗰位GAY佬返家，嘿，慘到極，皮鞭刑具對

待，打到遍體鱗傷也。

據DAVID REUBEN名著*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SEX*指出，「S AND M」（或簡單地說為SM）係最危險的性變態行為，染有這種癖好者性格殘酷，適宜做暴君的行刑者或劊子手，希特拉的「蓋世太保」都是這類人充當。

跟着要講嘅係「CAMP」字，有陣子，香港前衞文化人都愛說：「好CAMP呀！」或者「佢都幾GAMP㗎！」

此「CAMP」係指「扮有型，扮有文化」之意，但以前唔係咁意思，只解作「同性戀」。所以，有人指那些女人型的男人為：「佢CAMP CAMP哋㗎！」

CAMP CAMP哋，只會用來形容娘娘腔的男性，而不會套落女性身上。

所謂「CAMP」，源自意大利文CAMPEGG-IARE，表示「從背景站出來」——即係「與別不同」，因為「搞GAY」乃「出眾」之舉也。

搞GAG

「冇厘正經，喺度搞GAG呀！」

中英夾雜之趣怪香港話，在坊間流行常用的頗多，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曾經流行過一陣子的「搞GAG」。

但凡講到某人行為滑稽、態度玩世、毫不認真、說話惹笑，就叫做「搞GAG」，而此類人，則稱之為「GAG佬」。

英文GAG，係解作「笑話」，以前香港人好少會用此GAG字，多得電視文化推廣，因為其時之GAG SHOW（「笑話節目」——以許冠文《雙星報喜》為先驅）大行其道，使之成為影視界行語，諸如「有冇GAG呀？」「快啲度GAG喇！」「慘，GAG盡人亡」等。

此GAG字，係由中古英語GAGEN（「笑到氣咳」之意）和中古法語GAGA（「愚蠢老人」）所演變出來，在現代漢語，就譯作「笑話」了。

在我國，把「笑話」作為詞條列入的，首見於一九三七年版《國語辭典》，解釋有二：一、能引人發笑的言語；二、輕視人之意。

「輕視人之意」即今之「笑話他人」，指的是「笑話」的動詞用法，亦即「搞GAG」。

但進入八十年代初，「搞GAG」又演變為「搞笑」也。

好CHEAP

「佢呀？又老土，又CHEAP㗎！」

「嘩！好CHEAP呀，直情係CHEAP霸呀！」

中英文夾雜之趣怪香港話，「好CHEAP」、「勝在夠CHEAP」、「CHEAP霸」等一系列傾巢而出，此乃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才出現，流行至今，已昇級為「CHEAP精」了。

英文CHEAP係「平」、「賤價」咁解。記得當時有間相當具規模的電器舖，其廣告宣傳語句係搵個男人呱呱叫：「買電器呀，平霸喇！」（「平霸」，乃該電器舖的店名）

港人曾一度稱那些賤格、老土、尷尬之德性為「平霸」。

而「平霸」後來又發展為「CHEAP霸」也。

「平霸」，英文亦有，叫做CHEAP JACK，此位阿JACK仁兄喺舊時英國社會，做其流浪百貨商人，每到一地攤開貨物，講價還價，結果購物者都以低價買到……

古時羅馬有句「CHEAP AS A SARDINIAN」，原來當時興奴隸市場，沙迪利亞人被俘擄之後，由人口販子運到羅馬市集，給買家評頭品足，逐個拍賣。唉！人到此時賤過爛泥，乜嘢尊嚴都已喪失，所以就有「賤過沙迪利亞人」之語，簡直是「CHEAP過平霸」也。

扮COOL

「着番件飛機恤，戴番副墨鏡，一於扮COOL可也！」

「你睇，嗰條友木口木面，扮晒COOL，當自己好有型咁嘅樣。」

所謂「扮COOL」，一般認為係「扮有型」咁解，其實係唔止咁簡單也。

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這個COOL字就非常流行，特別那些不滿現實反抗機械主義的流浪詩人、作家、思想家等，用之作口頭禪，每日講十幾次：

「COOL IT，MAN！」

「BE A COOL CAT，MAN！」

以前只有黑人講嘅COOL乜COOL物，竟連白人知識分子都學講。此COOL係指「冷漠」、「不參與」、「冇興趣」、「沉着氣」，係對當時非人化社會作消極反抗之態度。

這一羣扮COOL的知識分子愛自我放逐於大路上，得閒就躲在下等酒吧吸大麻，聽COOL JAZZ。

乜嘢叫COOL JAZZ？亦係源自黑人，他們彈唱爵士樂曲，愛無譜而為，愛即興而發，充滿個人風格，可譯作「冷爵士樂」。他們就稱自己為BEAT GENERATION（可譯作「打垮的一代」），BEAT意指「被打敗」，又指「音樂節拍」（特別「冷爵士樂」），乃係扮COOL之先鋒也。

一九五九年，JACK KEROUAC的小說《大路上》（*ON THE ROAD*）威震文壇，BEAT GENERATION就好像發表了宣言，為世人所知。ＫＥＲＯＵＡＣ宣稱：「ＢＥＡＴ GENERATION基本上就係宗教的一代！」

嘿，嘿，咁玄妙，究竟屬乜嘢宗教？就係佛家的「禪」。那一班知識分子如JOHN CLELLON HOLMES、GREGORY CORSO、WILLIAM BURROUGHS和ALLEN GINSBERG等，熱愛中國唐代詩僧寒山子的詩，一邊聽「冷爵士樂」，一邊抽大麻，一邊談禪機。他們的禪就叫做BEAT ZEN。

「禪」係「扮ＣＯＯＬ」之精神面貌，因為夠冷漠、夠疏離、拒絕參與，虛無縹緲得來又可以有所頓悟，當頭棒喝，COOL得來好過癮也。

所以，其時之「扮COOL」唔等如今之「扮COOL」，今之「扮COOL」只將外貌扮到有型，毫無實質之COOL。

其時他們愛稱自己做COOL CAT（「冷貓」），口頭禪經常說着：「BE A COOL CAT！」沒錯，貓係最愛我行我素，乃動物中最識「扮COOL」者也。

順便一提，台灣將「COOL」譯作「酷」。

油脂

一直以來，香港話深受英美流行音樂及俗文化之影響，例如「油脂仔」、「油脂女」，甚至「油脂飛」，都係來自英文GREASE（「油脂」）也。

《油脂》本來係紐約百老匯一個懷舊（懷五十年代之舊）歌舞劇，作者係JIM JACOBS與WARREN CASEY，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上演，豈料大受歡迎，一演就演了好幾年，到一九七八年拍成電影，由當時之「的士高」紅星JOHN TRAVOLTA及著名女歌手OLIVIA NEWTON-JOHN主演，《油脂》熱潮就這樣掀起……跟着，一九八二年《油脂》拍續集，前後歷經幾年，風氣席捲日本及香港少男少女界……

或問：「點先算係油脂？」

當然要參考所謂「正統油脂文化」之特點：男女衣着打扮要復五十年代之古，個個要戴黑色太陽眼鏡，咁至夠COOL；男的頭髮要塗上髮蠟，封咗JAMES DEAN做偶像，還要披一件飛機恤；女的學梳SANDRA DEE髮型，着窄腳貼身長褲，口中不停咀嚼「香口膠」；他們一聞樂與怒音樂就要起舞，返學校非為讀書，只為談情說愛也。

「油脂」英文GREASE一字係「髮蠟」咁解。

將頭髮蠟到實晒，係油脂的重要打扮，JOHN TRAVOLTA在其成名作《周末狂熱》（一九七七年）一片裏，

經常對鏡用髮蠟梳頭，連跳舞時都係梳頭咁手勢，可見「油脂文化」係好重視頭光髮靚也。

不過，與GREASE相關，而其精神面貌又相當接近者，還有兩個流行的英國俚語，一個係叫做GREASER，拿來稱呼那些皮膚黝黑來自拉丁美洲的男子；另一個GREASE-BALL（可譯作「油脂球」），係指那些南歐人或南美洲出生的人，語意和前者一樣，都帶着輕蔑的意思。

為甚麼要扯上GREASER和GREASE-BALL？很簡單，美國社會向來人種混雜，拉丁美洲的有、南歐移民的也有，上世紀五十年代那些政府中學採「有教無類」政策，班房裏充滿各種膚色的學生，普遍成績低劣，喜歡聯羣結黨，打架的有，亂搞男女關係的有，種種現象全都反映在占士甸成名作《阿飛正傳》（一九五五年）上。

而《油脂》在某角度看，其實是《阿飛正傳》的音樂劇版本呢！

落D

「落D」，油脂文化帶來的另一個詞彙。

先聽吓班油脂仔女的對話：

「今晚去邊度好呀？」

「落D喇！」

可能老人家們真係唔知佢哋喺乜，「吓，乜嘢叫做落D呀？」

此「D」，係英文DISCO（「的士高」）的「D」，「落D」嘅意思就即係「落的士高跳舞」咁解。

DISCO一字，原本係法文DISCOTHEQUE（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譯成香港話「的士夠格」），創於一九五四年。

話說，其時法國馬賽有家海員酒吧，那些水手們從美國帶來一批勁歌猛碟，於是放在唱機上播放，然後摟着吧女跳舞到通宵達旦。好了，酒醒之後，繼續航海去了，而那一批批的美國唱碟，就儲藏在該酒吧裏，下次水手再來，又瘋狂打碟跳舞，久而久之，法國人就稱這種酒吧做DISCOTHEQUE了。

「的士夠格」係由兩個法文字組成，一個DISQUE即「唱片」咁解，另一個THEQUE，來自BIBLIO THEQUE，即「圖書館」咁解，DISCOTHEQUE就等如「唱片圖書館」也。

「的士夠格」、「落D」風氣，從一九五四年法國馬賽的海員酒吧傳到巴黎，而巴黎又傳到倫敦，倫敦又傳到去紐約，其

時係屬小圈子活動，還未普及，場地和規模都很細小，不成氣候也。

一九六五年，英國演員李察波頓前妻SYBIL BURTON在曼哈頓區經營一間叫ARTHUR的大規模而又美輪美奐之「的士夠格」，舉世矚目，紐約客認為刺激，紛紛落D嬉戲。於是，風氣就漸漸蔓延各地……

記得，本臭皮匠亦算係本地最早落D之人，時為一九七〇年，香港有間THE SCENE DISCOTHEQUE（可算「的士高」在香港之先驅），小弟在那裏留低頗多之腳毛也。

其時尚未叫「的士高」，仍然叫「的士夠格」，到七十年代中期普及之後，才稱DISCO，簡化得來，又容易稱謂。

至於「落D」變成狂熱，當然係多得JOHN TRAVOLTA的電影《周末狂熱》，該片瘋狂賣座，而跟風者排山倒海的來，造成落D熱潮。

「落D去FEVER呀！」竟有句咁嘅香港話。

FEVER

香港話吸納洋文，早已有之，例如：「佢都TALK得吓英文」、「下星期開PARTY」等等，所以FEVER之有機會晉身為香港話，一點都不值得大驚小怪也。

原來FEVER一字，係出自中古英文，指「發燒」或「熱病」咁解，後來另有一個意思，就係「瘋狂」或「狂熱」。

香港話FEVER，當然係「狂熱」之意，「落D去FEVER」嘅意思，係指「落的士高癲番一晚。」

在一九七七年掀起「的士高」熱潮的電影*SATURDAY NIGHT FEVER*（《周末狂熱》）影響之下，舉世瘋狂，FEVER這英文字也就大行其道。

未幾，「狂熱」提早到星期五，因為美國打工仔唔興星期六返工，其時更發展出一句口頭禪：「THANK GOD，IT'S FRIDAY！」（中譯就係：「謝謝天，又到星期五！」）嘩，提早周末，也就提早FEVER也。

回歸前的香港人心態，「九七期近，盡情FEVER」，充滿世紀末之風情，FEVER一字就經常掛在口邊，唔落D一樣可以FEVER，因為香港有好多吃喝玩樂之嬉戲方式也。

開P

「落D」之外，還有「開P」。

此二句俗話可稱雙絕，既怪相又甚為生猛，初時係班油脂仔油脂女及學生哥學生妹等講起的，講吓講吓，竟被接納了，好些香港人也會講在口邊。

「開P」其實係舊有香港話「開PARTY」之變調。「P」者，係PARTY的「P」。

PARTY（「晚會」或「舞會」之類）一字，據WEBSTER大字典，乃係解作「聚會歡笑」之意，晚近到一九一九年始有。

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人愛時髦，就把PARTY稱作「派對」，得閒開派對，相當洋化，但香港人不大鍾意講「開派對」，寧願講「開PARTY」，乜嘢「開生日PARTY」、「開聖誕PARTY」之類，係咁就講咗幾十年，豈料進入「的士高」時代，「開PARTY」一語，要向「落D」看齊，也就略稱為「開P」。

其時又出現一種「P場」（意指「開PARTY之場地」），係某些空置之樓宇，由那些「開P」搞手租用，成為臨時跳舞FEVER之場地，以賣票方式招攬學生哥學生妹及油脂界到來狂歡。此等「經營」手段其實屬於非法，印象中警方亦有來「冚檔」。到如今，應無P場存在，想FEVER，惟有落D去也。

杯葛

「老細咁刻薄，一於杯葛佢！」

「呢個議員冇誠意，杯葛佢，唔投佢票！」

沒錯，我們香港人最懂得爭取利益，為伸張正義，採取杯葛行動，鬥爭到底也。

「杯葛」，香港話如此說，現代漢語外來詞也一樣，很少有這樣的一致哩，實在很難得。

「杯葛」是英文BOYCOTT的音譯，意思就係「反抗和抵制」。唔講你唔知，此BOYCOTT原本並非甚麼政治語辭，而只係一個人名罷了，此君全名CHARLES CUNNINGHAM BOYCOTT，生於一八三二年，死於一八九七年，係北愛爾蘭一個惡漢，專替貴族大地主等收租，手段兇殘，專逼害那些窮困的佃戶，一遇冇田租交者，便諸多虐待……

「豈有此理，一於起來反抗，抵制佢呀！」佃戶們一呼百應，聯結起來對付逼害者。

嘩，作反呀！杯葛不敵，惟有落荒而逃，自此面目無光，備受困擾痛苦而死。

愛爾蘭佃戶這次打了勝仗，簡直轟動一時，影響甚大。此後但凡抵制或斷絕關係，成為政治經濟鬥爭手段，就以此位愛爾蘭收租佬的姓氏稱之，叫做「杯葛」也。

摩囉

趣怪香港話裏有關「摩囉」的詞彙有：「摩囉差」、「白頭摩囉」、「摩囉街」、「摩囉廟」、「摩囉大師」等。

嘩！咁洋洋大觀，究竟「摩囉」是甚麼呢？

首先，睇吓字典有冇「摩囉」兩字。《漢語外來詞詞典》（商務印書館，上海辭書出版社）有近似的兩條「外來詞」值得參考一下：

第一條，「麼羅」，意指「鬘，一種箍環類的頭飾，又作『麼攞』。源（自）梵（語）MALA。」

第二條，「摩訶羅」，意指「老的，愚蠢的，無知的。又作『摩迦羅、莫訶洛迦、莫喝洛迦』。源（自）梵（語）MAHALLAKA。」

中國很古已與印度人通商，特別廣州這個商埠，人種大混雜，語言大混雜，極有可能由「麼羅」和「摩訶羅」而變出「嚤囉」。廣州人愛嘲笑外國人：「異相，衰樣！」

那戴白頭巾（「麼羅」）的特徵，那又老又蠢（「摩訶羅」）的長相，好啱廣東人對印度人的形容。

中國通HERBERT A.GILES在一八八六年著的《與遠東有關事物之參考字彙》，亦抱持接近我的睇法，而且保留着珍貴資料；該書有「MOORMEN」一條，先講其字義，再而講到MAO LOU MEN。乜嘢叫做MOORMEN？此英文字，今之

字典都有，該書指出「那些紮着白頭巾的中東人，廣東人一律通稱為『白頭人』，就叫做MOORMEN也。」

後來，西方商人有操不純正英文口音者，也就把MOORMEN講成MORRAMAN，這個MORRA與「嘢囉」語音非常接近，究竟兩者誰影響誰，真係不得而知。

HERBERT A.GILES又說：「MOORMEN一字，係源於中文MAO LOU MEN ── 『貌陋者』。」

嘿，「嘢囉」係「貌陋」嘅轉訛，啱晒廣東人愛嘲弄外國人的心態。

所以「麼羅」、「摩訶羅」、MORRA、「貌陋」，四個語辭，兩個意思（「印度頭飾」和「又老又醜」）係構成「嘢囉」這俗語的字和義也。

還有一說，英文MOORMEN的MOOK，在葡文是MOURO，清代文獻譯作「麼盧」、「摩盧」、「摩羅」，乃指印度巴斯人（PARSEE），其祖先源自伊朗。信奉拜火教，後來遷徙到印度定居，更遠赴澳門和廣州經商。十三行行商潘有度《西洋雜詠》云：「頭纏白布是摩盧，黑肉文身喚鬼奴。」

據旅遊家陳天權著《遨遊四方》：「『摩囉』在印、巴土語中是指纏捲的布條，亦即是印度錫克教人包裹頭髮的布。我們所稱的『摩囉差』，正確應指包頭的印度人，他們信奉錫克教才包頭，這與印度教的印度人及信伊斯蘭教的印、巴民族是有區別的。我們常說『有摩囉差守門口』，是因為居港的錫克教徒，很多次被僱用為看更、守衛，他們一般身材魁梧，留了長長的鬍鬚，再用布將頭髮包紮成拱起的形狀，甚有威嚴，具有阻嚇作用。

「此外，又有所謂『白頭摩囉』，那是指中東國家的人，他們的傳統習俗是用白布將頭髮覆蓋，以防風沙入眼。」

陳天權又指出摩囉差和阿差的「差」是印、巴語，表示「好」和「是」的附和意思，「阿差」或「阿差差差」的，即使操英語，有時有擺脫不了這個口頭禪，於是就給我們起花名「阿差」了。

T恤

外來語與衣着扯上關係者，最佳例子就係「T恤」了。

香港話以中西文組合者唔算多，前文陸續講過的有「落D」、「開P」、「B嘜」等，現在要數到「T恤」。

「T恤」者，講得唔好聽，「底衫一件」，想講得動聽，「時裝的一種」也。

「T恤」係香港人譯自美國語T SHIRT（或TEE SHIRT）。沒錯，T SHIRT乃係美國首創，設計像個英文字母「T」字型，因而得名。最初是打仗時供海軍陸戰隊當底衫着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退伍軍人繼續穿着，只視之為汗衣而已。

豈料一九四七年百老匯舞台上冒起一個超級明星，竟使T恤大行其道，傳到去世界各地，此位仁兄就是馬龍・白蘭度，主演的是田納西・威廉斯名作《慾望號街車》。

白蘭度扮演波蘭移民STANLEY KOWALSKI，粗獷、暴戾、冇人性；身穿灰色T恤一件，做晒成套戲，其時觀念保守，已認為「不文」，再加上那些結實而毛茸茸的肌肉，充滿「性侵犯」感覺。跟着，馬龍・白蘭度進軍荷李活，所拍電影，無不穿着T恤。嘩，一時間美國男人封佢為偶像，紛紛學佢咁着衫法，於是T恤就這樣走紅了。

一九五四年，馬龍・白蘭度拍《美國飛車黨》，於是，他那個穿T恤、牛仔褲加皮機恤的造型，就成為以後電單車黨的

「制服」；跟着次年，占士・甸穿T恤拍《阿飛正傳》，於是，T恤、牛仔褲加紅飛機恤，竟流行於扮嘢界三十多年不衰（後來，更被油脂文化發揚光大）。

沒錯，一九五五年之後，T恤隨着荷李活電影，進入香港地，本地之年輕人開始學着T恤，不過真正流行起來可要到六十年代呢！

一九六一年，美國有一個「內衣褲學會」（UNDERWEAR INSTITUTE）成立，發表T恤宣言：「其實，T恤既可當底衫着，也可當面衫着。」嘩，好革命性的主張呀！

時裝設計家立刻受到啟發，把本來淨色的T恤（多數白色、灰色和泥綠色），設計到七彩繽紛，當正係時裝咁推出。未幾，又加點圖案花紋，再而加點字體，如某大學名字、會所名字等。

後來，更變本加厲，T恤印上口號或標語；再後來索性搞笑一番，畫上一對乳房、領呔、大肚腩等，甚至乎繪有漫畫、寫上笑話之類，稱為JOKE SHIRT，把T恤降格為不倫不類。

近年，服裝興返璞歸真，市面T恤多數回復舊觀。

搖搖

現今香港，再沒人搞「搖搖大賽」了！而此玩意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大行其道，乃係多得某汽水商之大力推廣也。

「搖搖」，英文YO-YO（玩具商標名字），係香港譯音，台灣字典譯作「約約」，大陸字典譯作「悠悠」，似乎到目前還未有劃一的譯名。甚至連YO-YO這英文的來源亦神秘莫測，有說係菲律賓土話——因此玩意傳自該地；有說係法文——因它係上世紀初法國人玩起的。

「搖搖」，據WEBSTER字典的解釋，係用繩子拉動一個球形玩具，原理接近陀螺。沒錯，陀螺是中國一種獨特的童玩，這玩意後來發展到用繩子扯着木輪轉動，亦即是說，「搖搖」其實係中國始創，唔講你真係唔知㗎。

「搖搖源自中國論」，係日本人考據所得。「搖搖」由中國傳入日本，江戶時代很盛行，見它輕巧有趣，就叫它做「平車」。據此推測，在十八世紀時，「搖搖」又從中國輸往東印度一帶，再傳入歐洲，經法國改良，跟着就流行英法兩地，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搖搖」竟銷聲匿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又再復興，更得到某汽水商之推廣，大搞其搖搖比賽，於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風靡全球了。

咕喱

「冇心機讀書，大咗，咕喱就有得你做！」舊時香港之家長輩最鍾意咁樣罵那些無心向學之輩。

唉！實在咁講法係對「咕喱」好唔公平，佢哋出賣勞力，甚至十九世紀之豬仔出洋，並非因為無心向學所致，而係大清中國政治混亂，經濟極度破落，老百姓才會淪為「咕喱」也。

廣州人和香港人都稱「苦力」為「咕喱」，此乃音譯自英文COOLIE。至於COOLIE語源，一般字典都講得不清楚，惟有請出中國通HERBERT A. GILES一八八六年著《與遠東有關事物之參考字彙》（*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該書收錄「COOLIE」一條，並有甚詳細解釋：

「東方的卑下奴僕。語源有二——

「(1)源自KHOLEES或KOLIS——印度人以此稱呼北部身份卑賤的拉其普特人（RATPOOTS）；

「(2)源自KULI——南亞泰米爾（TAMIL）語，『薪金』之謂。但土耳其語KULI係作『奴隸』，意思最為貼切也。中國人對語源解釋不感興趣，愛寫作『苦』BITTERNESS，『力』STRENGTH，痛苦的力量。」

HERBERT A. GILES在《字彙》內，還收錄了兩個與「咕喱」有關的語辭，雖然已是明日黃花，但有必要鉤沉一下。

該書有COOLIE　CHINESE（「咕喱華人」或「華咕喱」）一詞，顯然殖民地時代的洋人要按民族類別分開各種咕喱，但華咕喱刻苦耐勞，很識鑽營，未幾得到洋大人或洋商看重，晉升為其他職位，例如「兵頭」（SOLDIER　BOSS），管總督大人下面的奴僕，這「兵頭」留存至今，禮賓府（前港督府）對面現在還有一個「兵頭花園」呢！

HERBERT A. GILES又錄下時人愛稱「兵頭」為「江臣」，係模仿英文CONSUL（領使大人）發音而創出來的。

「咕喱華人」之外，還有「咕喱橙」（COOLIE ORANGE），解釋曰：「普通的橙，在此『咕喱』係意指『普通』，正如我們常用MANDARIN指豪華和高貴也。」沒錯，充分看到當時洋人的種族歧視心態，認為一般中國人及事物，都係低賤，以「咕喱」稱之，高貴者就形容為「官的」，如MANDARIN DIALECT（「官話」）、MANDARIN DUCK（「鴛鴦」）、MANDARIN ORANGE（「柑」）等，一時無法盡錄也。

三文治

香港失業率偏低，打工仔搵工跳槽好容易，最慘重係中層行政人員，受完老細氣，又要受打工仔氣，經常自嘆曰：「我係三文治咋，夾喺中間好慘㗎！」

「三文治」，「夾心階層」代名詞，有時又真係估唔到連食物名稱都會變咗香港俗話也。

「三文治」，係英文SANDWICH的香港譯音，正統漢語應譯「三明治」，惟獨香港人愛稱「三文治」。SANDWICH原來是中古大不列顛王國的侯爵封號，亦係唔講你唔會知也。

三文治侯爵的第四代JOHN MONTAGU伯爵（一七一八至一七九二年），喜愛玩紙牌，一天到晚玩得廢寢忘食。但是不吃飯終究是不行的，某夜已係晚飯時刻，他捨不得放下手上的好牌，就吩咐僕人把餐桌上的肉或香腸夾在麵包片中間，隨手拿來，一面吞食，一面玩紙牌。以後，這種用兩片麵包夾着肉或香腸的吃法就流傳開來，並用其封號SANDWICH做名稱了。

至於「三明治」譯音似乎源自廣州，因為周振鶴與游汝杰合著《方言與中國文化》有此說法：「在廣州話中首先定型的外來詞最突出的例子是『鴉片』（OPIUM），還有『三明治』（SANDWICH）等。」不知何時開始，咱們香港人將「三明治」變為「三文治」的呢？

沙甸魚

食物名稱演變為趣怪香港話，「三文治」之外，「沙甸魚」好值得一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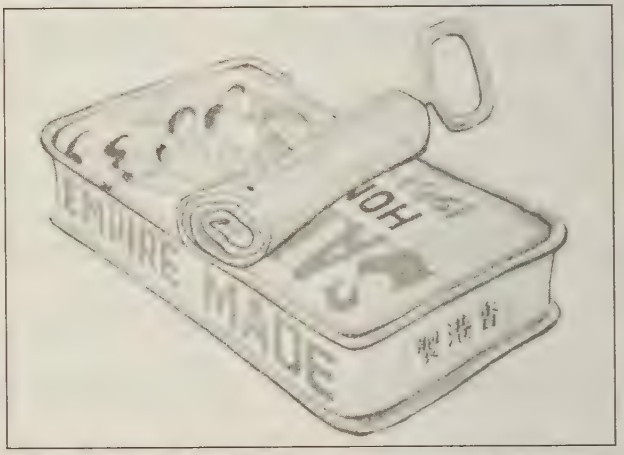
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人很愛以「沙甸魚」形容擠逼情況，其時經常會說：「嘩，巴士好多人，逼到好似沙甸魚咁呀！」又或者：「唉，一家十口住間木屋仔，做沙甸魚呀！」

沙甸魚逼埋一堆，其實係指「罐頭沙甸」而言，其包裝就係塞到實晒。五十年代香港人普遍窮困，大多數靠捱美國救濟品過活，所以對罐頭沙甸魚好熟識，就索性拿來作為口頭禪了，其中最抵死者首推「木屋沙甸」。

「木屋沙甸」，即係木屋居民，其時因木屋區林立，人人逼在一起生活，環境極惡劣，就被嘲為「木屋沙甸」。

其實，所謂「沙甸魚」，又係香港之獨特譯音，而正統漢語外來詞都作「沙丁魚」或「砂汀魚（譯自英文SARDINE）。歐洲人很早已吃沙甸魚，拉丁語SARDINA及SARDA係解作「某種魚」。為甚麼叫「某種魚」？原來理論上沒有一種魚叫做「沙甸」，它是幾種小魚（例如鰛魚）的集合名稱，而非一個品種的魚。

最後一提，我們香港人充滿奮鬥精神，不甘於捱「罐頭沙甸」，不接受「木屋沙甸」的困境，掙扎突破，才有今天的安定繁榮也。


HON
製港吉

揨佢走

「木屋沙甸」，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人的生活困境，原因係牽涉及另一趣怪香港話也。

「佢重係賴死唔搬，一於揨佢走！」

唉！解放後大量新移民湧來香港，搞到人浮於事，居住成問題，很多人潦倒街頭貧病交迫。流亡客遇到香港有親友者，就厚着面皮投靠，寄人籬下總好過瞓街慘受風雨摧殘……

不過，初時親友還會略為尊敬，到後來就神憎鬼厭，出動暴力驅逐，「揨佢出街」，連人帶行李掟到街上去了。

所以，五十年代香港話經常「揨揨」（讀「烹」）聲，甚而「聞揨色變」也。

「揨」，咁暴力的字，非廣州俗話咁簡單，而係漢語古字來的。

《集韻・庚韻》說：「揨，披庚切，音烹。打也。」

《類篇・手部》說：「揨，披庚切，打也。」

這都說得很清楚，「揨」係音「烹」，「毆打」咁解。

唐宋等古籍都未見用例，只流傳於廣州俗語裏，還增添了意思，除「毆打」外，更要「驅趕」。

五十年代香港的流亡者哀歌，經常因被揨而趕去絕路，悲憤之餘揮刀斬人，上演「六國大封相」也。

木屋泰山

「住天台木屋，做木屋泰山！」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趣怪香港話，最趣怪者莫過於「木屋泰山」，當然隨着今之住屋臻向完美，此語早已消失了。

所謂「泰山」，當然係指蠻荒獵險，從一株樹飛去另一株樹的英雄人物TARZAN（美國作家EDGAR RICE BURROUGHS所創造），隨着電影片集在香港放映，受到歡迎而流行起來，這便有「木屋泰山」的趣怪香港話出現了。

好了，解釋完「泰山」，就要談一談其時香港的天台木屋情況。因為大陸解放之後，大批難民湧現，香港住屋成嚴重問題，木屋區林立，還發展到樓宇的天台上。位於灣仔和旺角區的唐樓都有五層高，天台密密麻麻僭建着大量木屋（有些業主收取金錢，賣出天台給住客搭鐵皮屋）。

其時之樓宇一間緊貼一間，天台相連，街頭的天台住客，可以屋過屋的，來到街尾天台，非常方便，時人就稱之為「天台木屋街」。

對於那些小偷道友輩，一遇警察追捕，立刻從街上奔入樓宇，再奔上天台，然後天台過天台，飛簷走壁，逃之夭夭，使警方非常頭痛。

就這樣出現了一個非常生動的俗話，那些在天台木屋飛來飛去的人，就叫做「木屋泰山」了。

的確涼

「着的確涼，唔駛漿唔駛熨，洗完可以即着。」當年的成衣商為「的確涼」產品大吹大擂。

嘩，對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香港打工仔而言，這無疑係一大喜訊，竟有毋須漿熨之恤衫西褲，實在慳好多工夫打理，況且不像純棉質料之易縐，大可以着多幾次才洗換。那個年頭，先敬羅衣後敬人，身光頸靚係必要條件，「的確涼」之發明確係造福人羣也。

乜嘢叫做「的確涼」？

係香港人從DACRON一字音譯過來的，它是合成纖維衣料的第一代，其特點係彈性好，吸水性小，洗後不會走樣，可以不必漿熨。

DACRON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已由美國某實驗室研究成功，由DUPOINT廠在一九三九年實行商業化，並於一九五四年投入生產，就這樣一種新布料面世了。

「的確涼」，係香港人按廣東方言來音譯的。由於這個譯音夠通俗，夠生猛，而且好記，到傳入中國之後，各地普遍都沿用「的確涼」（或「的確良」或「滌確良」）。

多數人愛從字面上來想像，以為穿起了「的確涼」會感到特別涼快，咁就大錯特錯，其實它不吸汗，通氣性不好，並不比其他夏季衣料來得涼快。

卡拉OK

近代香港話出現好多怪胎，如「卡拉OK」，此四字簡直雜種到唔識得點形容也。

乜嘢叫做「卡拉OK」？真係好難用幾個字解釋，佢係一種「酒廊」（飲酒之地方），裏面設有小舞台和背景音樂，歡迎飲客興之所至，登台自我表演歌藝，源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日本酒吧界，其作用係讓酒鬼盡量發洩心中抑鬱之情，近十年才在香港漸漸流行開來……

最先係出現一個英譯日文字KARAOKE，香港人就唔鹹唔淡咁稱之為「卡拉OK」。這KARAOKE之字意係解作EMPTY ORCHESTRA（「無人大樂隊」咁解，靠機器供應背景音樂，給歌者伴奏而高歌）也。

東京那些酒廊為迎合失意的打工仔、寂寞的心等自唱自娛，便精心設計激光佈景，配合奇幻及色情錄像投映，以增加自娛者的幻想，還每夜進行「卡拉OK」比賽，醉生夢死……

跟着「卡拉OK的士」大行其道，計程車上設有伴奏音樂，餘興未盡者還可繼續揸咪，直唱到歸家為止。未幾，還出現「卡拉OK雙層旅遊車」，簡直非常誇張……

如今，發展到中午，可以在餐廳內，一邊進食，一邊唱K（唱卡拉OK），此乃叫做K-lunch。

唉，時代令人瘋狂！

打老虎

「係嘞，今晚一於打老虎！」

嘩！香港地好久已無虎患，何處打老虎呀？分明搵笨。

其實並非搵笨，舊時香港趣怪俗語但凡譏笑道友道姑們吸毒，就會形容他們在「打老虎」，一般解釋：班道友們認為吸完毒品就會龍精虎猛，威到冇得頂，竟然連老虎都可打死也。

所以，吸毒除叫「追龍」，還叫「打老虎」。

自從清中葉鴉片來華，中國人沉醉於吸毒之後，「打老虎」這話就開始從廣州流傳到香港了……

清朝同治年間，香港新界就流行着一種《雞歌》，因為每屆祭祀必宰雄雞，由此而發展出一種歌謠。這種《雞歌》是由雞頭唱起，一直唱到雞尾的。其中有首《雞翼尖》歌謠唱出道友吸鴉片而傾家蕩產之事：「鴉片癮起真惡過，一身骨軟好奄尖，無可奈何食煙屎，嗰種下作不堪言。食到肩頭高過耳，骨瘦如柴似個地仙，滿口烏雲生上面，好似玄壇打虎少咗條鞭……」沒錯，道友吃得「煙屎」（翻煮鴉片渣滓而成）多，就會面孔焦黑，十足玄壇，而這玄壇又以打真老虎出名，但不過少了條鞭，屬好打有限也。

上世紀七十年代尾，有一法國拔蘭地酒「百事吉」在電視賣廣告，一個侍應以法文向客人說：「COMMENT ALLEZVOUS！」其發音似「今晚打老虎」，客人奇怪，其實此法文的意思是「HOW ARE YOU？」（你好嗎？）從此，「今晚打老虎」便流行起來。

賣大包

香港的百貨公司及商店，每屆換季或結業，就來一次「大減價」、「大特賣」、「跳樓貨」、「大賤賣」、「大出血」等，名稱多多，無奇不有也。

但上世紀初未識得咁多名稱，卻流行另一趣怪俗話，叫做「賣大包」。

嘩！其時港人一聞「賣大包」就知係「大減價」、「大特賣」，立刻蜂擁而來搶購一空……

「賣大包」雖然近日少講，但不等如冇講，所以有必要追尋其出處也。

沒錯，「賣大包」係與茶樓點心有關。

話說二十年代，廣州有家茶居，為了招徠顧客，創造出「抵食夾大件」的一種包子，以益街坊。這大包係比一般叉燒包或蓮蓉包巨型得多，簡直有飯碗般大小，內餡更加多姿多采，計有雞肉、叉燒、鴨蛋（四分之一）、燒肉、燒鴨、筍片等等，嘩！咁多料，好抵食呀！這大包價廉物美，只售「二分四銀」，等如一毫子之三分一，即是說，付出一角錢，可買到三個咁多。

當時該茶居一包風行，大受歡迎，吸引很多茶客。生意非常興旺。其實，這些大包餡料，都係廚房之剩餘物資，雖「廢物利用」，仍一家便宜兩家着數，一般平民非常愛戴，不但膾

炙人口，還很快成為流行俗語，「賣大包」即變相「大減價」是也。

自從廣州那間茶居始創「賣大包」之後，商家的大減價或大特賣手段就層出不窮，相當妙趣。

話說廣州市有間「茗心」茶樓開張，為了招徠茶客，便在舖面外豎了一塊橫額，上寫：「新張伊始，實行賣大包。」

嘩！果然引來不少好奇茶客，爭相飲茶和叫買大包，睇吓乜嘢料先……嘿，買到手的大包份量不大，包餡質量也一般，人們正大失所望之際，忽有茶客大叫：「吓，個包度有張五元港幣呀！」跟着，又有幾名茶客有所發現：「我們的包都有呀！」

買大包會有銀紙送的消息傳開，人人都想碰運氣，希望從包子裏吃出用蠟紙包着的港幣來，於是「茗心」茶樓的包點生意愈來愈加興隆，而當時茶客之熱烈，竟守在廚房門前，等候大包出籠，爭先搶購……

影響之下，連香港的酒樓茶室都賣大包，竟成為必備的點心。

記得隨後的五十年代，茶樓有「雞球大包」，名稱是美化的，包餡（雞肉、叉燒、鴨蛋等）則一樣，特別在下等茶居甚得勞苦大眾茶客愛戴，因為抵食夾大件，「食包包食飽」，而近十多年這種大包才漸漸消失也。

坐花廳

「打劫？衰咗，坐花廳㗎！」

江湖人物對話，間中仍用「花廳」，入獄坐牢就叫「坐花廳」，雖然此趣怪香港話已被「入冊」或「跕監」之類取替，但仍未完全消失於市面也。

其實「花廳」，初時係指衙門審案之偏廳，不等如監獄。而且，這「花廳」是源自客家話的。

羅翽雲著《客方言・釋宮室》指出：「治事處曰花廳。花廳者，分庭之轉語……古者治官處謂之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皆作聽，六朝以來乃始加廣，是聽為借字。應為俗字，庭乃其本字。」

解釋得很清楚，衙門之「分庭」轉音就變成了「花廳」。

據清代衙門規格，第一重係大堂，非有殺人越貨大案件，不會在大堂審訊；內進第二重叫做「二堂」，專審多人之訴訟，因為地方大，可擠滿人。

而二堂兩邊，就是「東花廳」和「西花廳」了，專審「清場」（不容外人聽）案件，例如婦女被姦案，或官紳名流之間訴訟。

大概因為這花廳之內設有簽押房，犯人認罪就要「簽押」（簽名及打手印），立刻判監——所以，此花廳不好坐，一坐就等如收監。

起牒腳

飲食文化對香港話有頗多之貢獻。例如江湖人物最忌的「起牒腳」，就是與飲食業企堂有關。

好了，江湖人物在酒樓茶室吃飯，有新來之企堂上菜，其時一個菜吃完，再起另一個菜，竟然不拿開原有的碟子，只把新的一碟菜，疊在那隻空碟（避而稱「吉碟」）上，這就是「起碟腳」，乃係撈家們最忌，認為係凶兆，當然老大不高興，立刻喊打喊殺：「豈有此理，起我牒腳！」

沒錯，「碟」與「牒」同音，撈家最怕人家起他的「牒腳」。

所謂「牒腳」就係「度牒」俗稱，古時僧人以肯定自己身份，便由寺院發行度牒。

因為僧人在舊中國社會屬特殊階級，可以避稅免兵役等，而江湖人物打劫放火，被官兵追得急了，便買張度牒落髮為僧（最著名者首推《水滸傳》的魯智深），掩飾身份。

所以，久而久之，江湖中人視「牒腳」為自己之「底細」，就是平日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出身職業等等詳細紀錄，一旦被人「起底」——「起牒腳」，咁就大吉利市，凶多

吉少，唔喊打喊殺才怪也。

度牒既是出家人的身份證，又怎麼可以買賣呢？

原來，度牒買賣始於唐代，賣主是大唐中央政府。唐代因對外窮兵黷武，導致國庫空虛被逼要靠賣官爵及度僧尼，以增加收入。

《冊府元龜》有載：「唐肅宗至德元年九月以軍興事殷，國用不足，詔權賣官及爵，度僧尼，節級納錢。」

度牒售價不菲，但其門如市，究竟有甚麼好處？

原來，每逢戰亂，人民負擔特別重，除了要應付種種苛捐雜稅之外，還要服兵役及勞役等——很容易便丟掉了性命；但是，只要當了和尚，便可逃避政府的剝削，更不用當兵。還有，寺院田地免稅，好些富戶便買張度牒，逃避賦稅。

《水滸傳》的武松在鴛鴦樓大開殺戒，在十字坡菜園子張青家得了一張年齡樣貌差不多的度牒，便剪了髮，裝作行者模樣，前赴二龍山落草，而沿途又通行無阻。可見有了度牒，就可以化妝，使人辨認不出，對罪犯們來說是頂好的。

蟲蟲飛

「點蟲蟲，蟲蟲飛——蟲蟲蟲蟲飛——」

哈，哈，今篇講到童玩戲言，非常有教育性也。

「點蟲蟲」這手指遊戲，相信做過幼兒者都會玩過，而且玩法簡單，做母親的拉着幼兒的右手食指，輕輕點觸他的左手食指，口裏唱着：「點蟲蟲，蟲蟲飛……」跟着拉離他的右手食指，作飛狀，以後所唱「蟲蟲蟲蟲飛，飛去邊？」屬自由創作了。

一九〇〇年北京大學洋學者ISAAC TAYLOR HEADLAND著《孺子歌圖》收集得一首：「蟲蟲蟲蟲飛，飛到南山，吃露水，露水吃飽了，回頭就跑了。」

可見，「蟲蟲飛」係古老之孺子戲言，據丁惟汾著《俚語證古》，這「蟲蟲飛」來自再古之時的「逗逗飛」，他說：「逗逗飛，住住飛也。小兒作戲，以一指與一指對合，旋即離開，謂之逗逗飛。逗字當作住……逗古住字。按：此為以一指擬鳥，一指擬木，對合為鳥集木，離開鳥飛去，故云逗逗飛也。」

原來以前玩法，一隻食指當鳥，一隻食指當木，「鳥」點「木」就係「逗」（「逗留」或「居住」），「鳥」離「木」就係「逗逗飛」了。你認為有趣嗎？

棚尾拉箱

「嘩！九七期近，棚尾拉箱，走得就走！」

「做乜棚尾拉箱，走到亂晒大龍！」

九七前，香港正從英國人手裏回歸到祖國，卻出現一陣子移民潮，趣怪俗話「棚尾拉箱」又再登場，何等的諷刺也。

「棚尾拉箱」何解？係描寫大家走得匆忙，撤退得狼狽，或者此地不能久留，走為上計之意思。

此語出自粵劇班下鄉上演神功戲時之遭遇。舊時每當喜慶節日鄉間都聘請戲班到來演戲，其目的正如俗話所說「一為神功，二為子弟」，即係酬神之餘，給鄉間子弟作一點娛樂也。

唉！其時肯下鄉之戲班當然屬於「二打六」（「次貨」），亦無大老倌坐鎮，一出台開腔，連鄉親父老都認為係「流嘢」，大喝倒彩之餘亦有人向之掟石。

跟着雙方談判，鄉中父老開出條件，要點演某某戲……

慘，此某某戲，班中人唔識唱，看來又要捱石頭，不如匆匆打退堂鼓，匆忙從後台搬走戲箱撤退，而後台就稱為「棚尾」了。

嘿，當年香港移民潮風起雲湧，竟顧不及「棚前」還是「棚尾」，總之拉箱遠走高飛可也。

落雨收柴

「咪做嘢好似落雨收柴咁喇！」

舊時講到工作匆忙，粗枝大葉的，就形容此為「落雨收柴」了。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已臻高度現代化，家家戶戶都不會燒柴，此俗話已被人遺忘矣。

在火水爐還未流行的四、五十年代，柴是香港家庭的主要燃料，家庭主婦到時到候便要到柴舖買柴，於是柴舖夥計把一擔擔的柴送來廚房，堆砌在灶底，煮飯燒水的，個多月便用去一擔柴，每遇嚴冬，柴就燒得更多。

燒柴煩惱頻生，柴枝潮濕，需要搬上天台曬乾；如遇柴枝過粗不易燃點，又要出動柴刀破柴，極之麻煩。

在曬柴的時候，忽然天上灑下雨水來，於是便要趕快將柴枝收拾，搬進屋內，非常之忙亂和狼狽，這就是「落雨收柴」了。又因收柴要快要急，一大把一大把的收，當描寫打工仔兼職多，收入數量也多時，其「搶錢」心態，亦可以稱之為「落雨收柴」也。

不過，兼職所賺，非常濕碎，所以一定要多，這便有另一俗話出現，「山大斬埋有柴」。

但如果不幸被老細得知，慘被開除，另一柴的俗話便大派用場：「哼，最多認錯求情，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

華秀隻狗

香港話俗稱勢兇夾狼者曰「華秀隻狗」。

「佢當啲客係羊牯，飛擒大咬，重狼過華秀隻狗呀！」

這「華秀隻狗」的意思，大家都會明白，但有乜掌故，就冇人講得清楚。於是，我只好在浩瀚資料中希望找尋「真相」，終於我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香港出版的《成報》找到一篇文章，署名「忠義鄉人」的前輩報人所撰的《華秀隻狗不怕老虎》，記錄了一段傳奇，值得一談。

該文先交代華秀係何許人：「佛山富文里附近，有茶葉莊老闆名華秀，常自往來於江浙閩等省辦茶，必以一狗相隨，蓋其喜畜犬，又善相犬，有所發現，必重價以求之……」

舊時廣東人好鬥狗賭博，這華秀喜畜犬，其實出於愛鬥狗。那天，他道經德慶縣一間賣衫的店子，見一隻小狗身短頭大，尾如捲球，前足長於後足，頗有奇相（照此形容，應該屬打得之「沙皮狗」種），華秀喜極，向狗主求得，便帶着牠順道經封川縣探其老友之商店。而該店有三頭惡犬，見小狗欲欺之，豈料小狗一聲沒出，一啖咬去，跟着將彼犬撻離丈餘，令華秀嘆服：「嘩，咁好打！」

自此之後，華秀這頭狗逢打必勝，當地的林三少爺有意公開挑戰，他所養叫「獵祖」的一隻打狗簡直所向無敵，賭本三百兩銀，其時屬相當之數，轟動一時。鬥狗之日，圍觀者眾，

公證人一聲喝「打」，兩犬相撞，華秀隻狗施展鎖喉法，「獵祖」胸前已被咬着，未及俯首自救，胸肉已被咬落一塊，被撻數尺之遙，前足觸折其一，痛莫能興，鬥志盡失。就這樣，林三少爺輸了三百兩銀……

記錄此段掌故的《華秀隻狗不怕老虎》，還有一段描寫華秀隻狗路經紙紮舖，見一巨型紙紮老虎（因佛山流行飄色），竟誤為真虎，立刻發難。本來動物天性一物治一物，惡犬就算如何兇悍都會害怕老虎，偏偏華秀隻狗連老虎都不怕，而且還撲上去攻擊，引為奇聞，一傳十，十傳百，就成為俗語，每罵人狼胎，就稱佢做「華秀隻狗」。

另外，那些光天化日，當街調戲良家婦女的登徒浪子、色狼，也是「狼過華秀隻狗」也。

舉獅觀圖

「去搵二叔公，舉獅觀圖！」

「舉獅觀圖」四字以前甚為流行，近年似覺少講，只有偶然聽到老一輩間中講吓而已。

以前有些人為了「江湖救急」，攞住張棉胎衣物首飾去搵當舖朝奉（俗稱「二叔公」），兩手高舉捧上：「唔該盡當！」咁嘅舉動名為「舉獅觀圖」，非常典雅，總之比起「舉嘢」、「搵二叔公」等同意思俗話好聽得多也。

那麼，「舉獅觀圖」究竟有乜出處？原來又是源自戲班，因為舊時香港市民非常流行睇大戲，於是戲班文化炮製了頗多的趣怪香港話，竟連帶戲名《舉獅觀圖》都變成了俗話，唔到你唔認為誇張也。

粵劇《舉獅觀圖》，故事係講奸臣張台誣告薛剛反唐，累死成家，結果薛家大小老少三百八十餘口抄家問斬，幸好忠臣徐策救出襁褓中的薛蛟，認作己子，撫養成人。薛蛟武功非凡，某日偶在府門把石獅子舉起，徐策見狀，知報仇有望，乃引他入堂中看一幅圖，畫中就是薛門一家三百餘口行刑時的慘況……

沒錯，進入當舖，「舉獅觀圖」，好有意象，雙手舉高張棉胎，見到咁嘅情形，不免感懷身世：「好慘，重慘過薛蛟呀！」

鹽倉土地

「老淫蟲，正式鹽倉土地！」

嘿，「鹽倉土地」，久未聽聞之趣怪香港話，有必要記下來也。

首先要講吓「鹽倉土地」係乜嘢意思，就係「鹹夾濕」咁解，廣東俗話指人好色，稱之為「鹹濕」。如果據吳漢癡主編之《切口大詞典》（一九二四年上海東陸圖書公司），此「鹹濕」係粵妓之口頭禪，其解釋為：「人之性情言語舉止衣服，帶有鄉下土氣，而性喜愛婦女者。」由此得見，鹹濕係兼有老土之意也。

好了，輪到「鹽倉土地」。

中國沿海盛產鹽，甚且連開埠前香港亦係產鹽區（例如官涌、屯門、九龍塘等地都盛產鹽），而在過去，鹽被視為非常重要的生活所需品，也相當昂貴，所以要設倉庫儲存鎖好。

這些鹽又潮又濕，又充滿鹹味，所以譏人「鹽倉土地」，就是說他「鹹夾濕」。

但「土地」者，似乎另外多一重意義，廣東人習俗愛設立「地主公」（即家宅之守護神），俗稱叫做「土地」。嘿，試想一下負責守衛鹽倉這個「土地」會怎樣作風，還有，浸淫其間，日久成精，其「鹹濕功力」愈來愈厚，竟成為「鹽精」也。

三衰六旺

「我駛乜消極呀，人有三衰六旺，話唔定下期六合彩係我中呢！」

沒錯，香港人甚信風水命理，而且抱持樂觀精神，於是趣怪俗話「人有三衰六旺」就經常掛在口邊了。

怎樣叫「衰」？怎樣當「旺」？

據中國古代算命術《三命通會》指出五行和四時關係密切。五行有「旺相休囚死」的五種狀態：「旺」，即處於旺盛狀態；「相」，處於次旺狀態；「休」，休然無事，亦即退休；「囚」，衰落被囚；「死」，被克制而生氣全無。可見，係有兩「旺」和兩「衰」。

而在春夏秋冬四個季節裏，每個季節都有一個五行處於「旺」，一個五行處於「相」，一個五行處於「休」，一個五行處於「囚」，一個五行處於「死」的狀態，所以「旺」完會「衰」，「衰」完會「旺」，循環不息的。

好了，「三衰」係指「身衰」、「家衰」、「運衰」。而「六旺」乃是「丁」、「財」、「畜」、「牧」、「農」、「果」等的興旺。

在往日的農業社會裏，「丁財兩旺」最重要，所以居首位。

既然「旺」與「衰」係輪流轉，因此不須消極，明天會更好的。

蠢蛗擔枷

「呢單嘢千祈唔好上身，否則蠢蛗都要擔枷呀！」

沒錯，現時香港人興講「孭鑊」，以前愛講「蠢蛗都擔枷」。

先說乜嘢叫做「擔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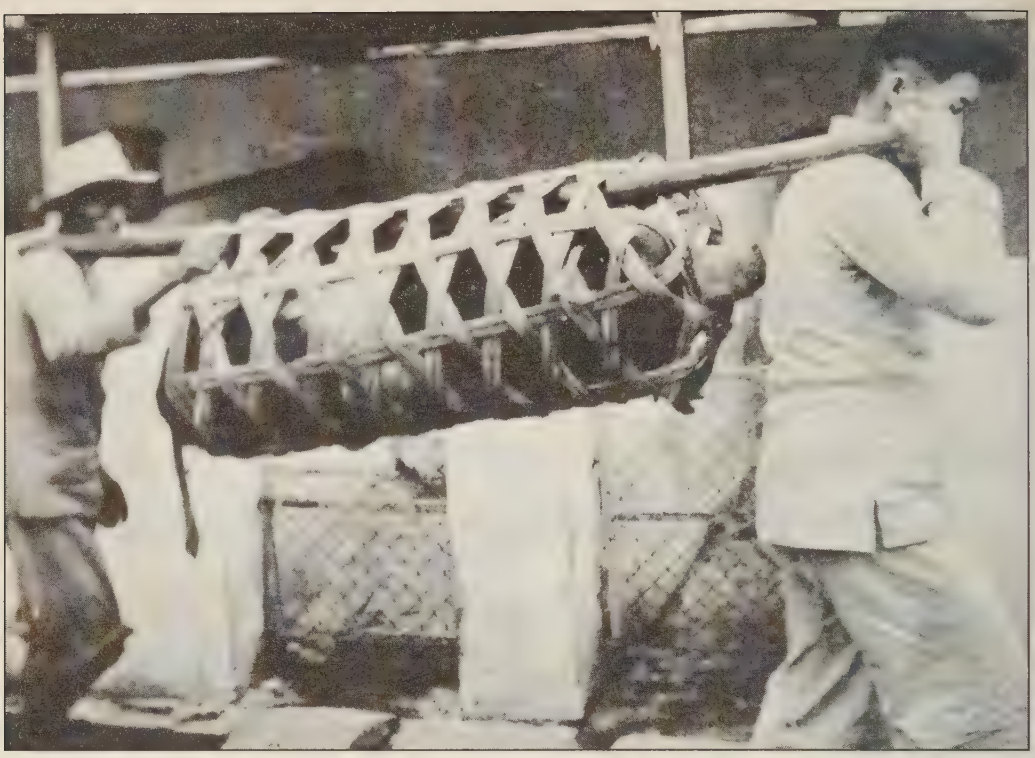
舊中國刑罰極不人道，設計一種沉重的木製械具，加在囚犯的頸項上，使之負着重擔，日日受折磨，稱之為「帶枷」，落到廣東話是「擔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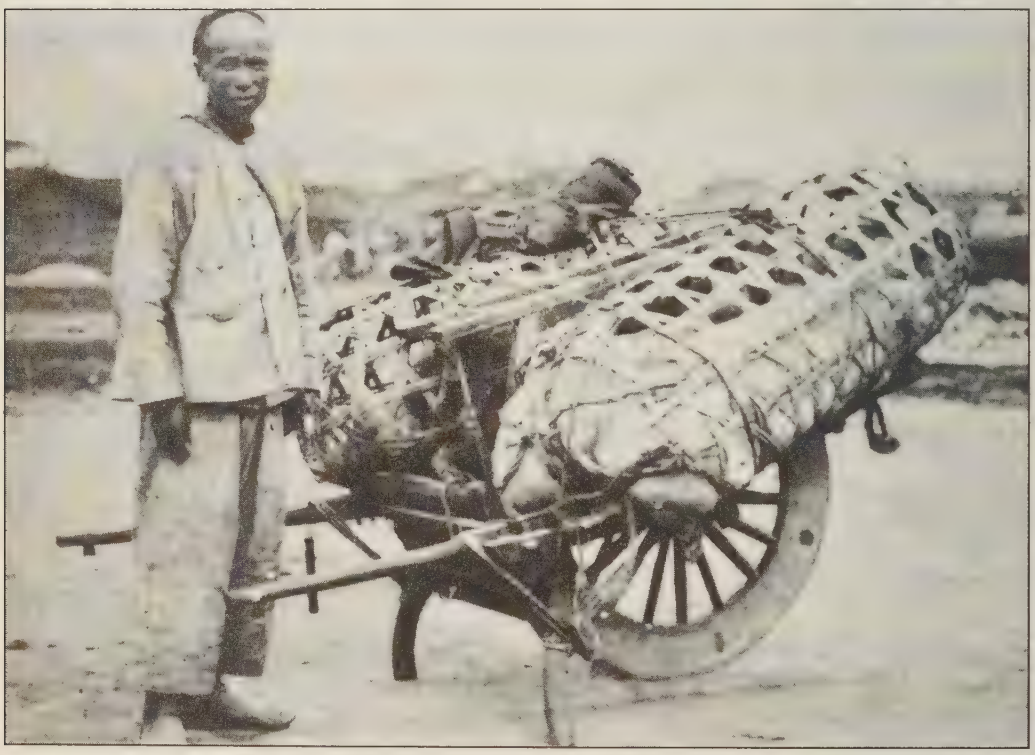
《舊唐書・刑法志》記載武則天製造十種大枷殘酷折磨反對她的人：「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哼，就只聽名字已感其恐怖了。

枷的重量不一，明朝制度，死罪重三十五斤，徒流重二十斤，杖罪重十五斤。

不過，《水滸傳》第六十一回，玉麒麟盧俊義屈打成招那個枷就驚人了，叫作：「一百斤死囚枷」。嘿，一百斤重的枷，簡直收買人命，未行刑已折磨到半死。

所以，「擔枷」係好恐怖之刑罰，當你惹事上身，株連一家大細，甚至身上跳蝨（「蠢蛗」）也要服刑，咁就認真「大鑊」也。





豬籠入水

「佢就好喇，咁多兼職，簡直豬籠入水！」

打工仔除正職之外，頻頻「秘撈」，搵得就搵，多個錢傍身，才較安心。

於是，趣怪香港話「豬籠入水」就此登場，但凡「財源廣進」我們就稱之為「豬籠入水」，何解？箇中道理，好易明白。

所謂「豬籠」，現今仍可見，它是用一種竹片編織而成的籠子，其長短高矮，大概跟一匹豬的身體差不多。編織的圖案極簡單，竹片跟竹片織着，籠身完全「疏窿」，露出好多六角形的「籠眼」，像拳頭般大小。

好了，豬籠何時始派用場？

就係運豬去某地屠宰時，這豬籠就是用以載運的一種工具，特別水路運豬，把籠子疊起來放，那船大可以滿載才出發，然後一籠一籠的起卸上陸，非常便當也。

在水路運豬，偶然不慎，連籠帶豬的滾了一個下海（河）的時候，你試想一下，豬籠下海之後，是會呈現一種怎樣的情形呢？因為豬籠通體都是疏而且闊的籠眼，掉進水裏之後，水當然就會很迅速的從四方八面同時衝進籠子裏面。水為財也，「豬籠入水」就變成「財源廣進」也。

士鐸舖

「潮流興去赤柱買衫，因為嗰度有好多STOCK SHOP，可以廉價買得名牌衣物也。」

沒錯，大約三十多年前，一個破落的漁村赤柱就這樣走紅，靠着STOCK SHOP吸引了本地人及外國遊客，使到該地非常興旺，簡直係創造了奇蹟。所以，趣怪香港話有必要一談STOCK SHOP，此名詞一直沒有明確而流行之譯名，有時叫做「士鐸舖」，又有諧趣叫法「士多爽」。

或者先看英文STOCK SHOP指的是甚麼吧！

原來，上世紀七十年代歐美名牌衣物好多都係在香港設廠生產——因為工資成本等都比較便宜，但在生產過程中好可能出現人為錯誤，導致有一批變成「次貨」，而這些次貨初時只堆積於貨倉（英文STOCK）裏的，但愈積愈多，而倉租不菲，唯有賤價賣給一些「喊冷舖」（或「夜冷店」），再由它們變賣，而這種商店，就叫做STOCK SHOP了。

七十年代香港出現過經濟不景，不少廠家執笠，一堆堆的成衣急找買家求現金，那段日子灣仔，尖沙咀、九龍城都充滿「士鐸舖」，竟有六百多間，未幾亦發展到赤柱，而後來該處生意竟最興旺，簡直是一枝獨秀了。

三年唔發市

「佢間舖頭好生意？嘿，三年唔發市，發市當三年囉！」

所謂「發市」就即係開市，「唔發市」，即係冇生意，而每譏人做生意「拍烏蠅」，就會贈番句「三年唔發市，發市當三年」，好抵死之諷刺也。

查「發市」此俗語古已有之，例如《水滸傳》第二十四回：「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賣了一個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第三十一回：「刀卻自好！刮我手裏不曾發市，且把這個烏先生試刀。」

例如《金瓶梅》第二回：「立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

例如《殺狗記》十出：「老娘三日不發市。」

例如《運甓記》二十三出：「今日早間坐到這個時候，並無一個主顧與我發市。」

不過，此「發市」南傳到廣州及香港時，多了一重意義，可以解釋為「生意興旺」，而這是從前所沒有者，例如「呢間舖頭今日真發市」，就係形容該舖買賣真好也。

唉！做生意最忌唔發市，特別香港地舖租咁貴，根本沒有心情忍耐「三年唔發市」也。

咸豐年咁耐

此圖吧！「咸豐」就講得多了！他是怎麼樣的呢？看

「咸豐年咁耐嘅事，重提嚟做乜！」

沒錯，但凡形容年代久遠者，就叫做「咸豐年咁耐」，而且還帶着點消極意義，「不提也罷！」

咸豐是清朝皇帝，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一年，距今百多年，都算係幾耐。不過，何以不說「道光年咁耐」或「同治年咁耐」，偏偏要說「咸豐年咁耐」？相信很難找出答案也。

可是，大膽假設依然有必要。這咸豐朝的十一年，係中國蒙上史無前例的最大恥辱！

咸豐六年，英法聯軍藉口「亞羅事件」，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侵入廣州，燒毀民房八千餘間，羣眾怒燒洋館。咸豐八年，反對英法軍侵粵，香港大罷工，參加者二萬人，逼簽「天津條約」。咸豐十年，逼借九龍，跟着八國聯軍打上北京，咸豐皇帝逃往熱河，火燒圓明園，逼簽「北京條約」，九龍割讓給英國。咸豐十一年，廣州沙面租界成立，香港碼頭工人罷工。

嘩！整整十一個年頭，國家恥辱無窮，九龍割讓，港人有切膚之痛。簡直係最難忘而又要忘掉的年頭，不禁嘆息曰：「咸豐年咁耐，重提嚟做乜！」

水鬼升城隍

「阿權哥升咗職，做大官，即刻水鬼升城隍，扮大鼻，唔識人囉！」

唉！香港人就係咁現實，一朝得志，語無倫次，於是只好贈他一句古老俗話「水鬼升城隍」也。

關於水鬼的傳說，有兩種。

一、人死於水，就化為厲鬼，出而找尋替身，每隔三年，那個溺死過人的地方，必然另有一人溺死，以前香港七姊妹的南華游泳場，就是鬧過這樣的鬼話了。

二、水鬼像一隻猴子，夜深人靜的時候，出現在河邊和海岸，向人作祟，鬧到天明才隱回水中，如果你夠膽拿女人的「腳盆水」或男人夜壺裏的東西，向着那鬼物照頭淋，它就無所遁形，回不到水中，只好向你哀求饒命，你便給它一盆清水，讓它潔淨，打發它回去。

從這第二種傳說看，水鬼是不成氣候的「小鬼」。

而「城隍」呢？古時天子祭「八蜡」，這八蜡是八個神，

排第七的叫「水庸」，就是城隍了，乃係一個古城池的守護神，算係個大神也。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祭坊與水庸，事也。」（鄭注：「所祭有八神也，水庸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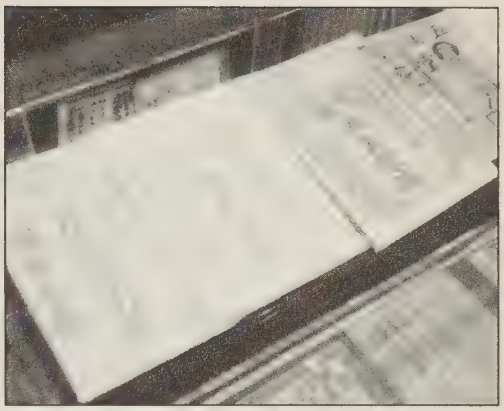
所謂「水庸」，即溝渠，古代城市多有護城溝渠，故此以它為城市守護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正式稱為城隍神，始於南北朝時代。

《北齊書・慕容儼傳》敘及郢城被大軍包圍，守城的慕容儼唯有去拜城隍：「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謂，冀獲冥祐。欻須臾，沖風起，驚濤湧激……」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描寫城隍之容貌：「開元中滑州刺史書秀莊來城樓，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紫衣朱冠參謁，曰即城隍之主……」這城隍告訴刺史，黃河之神欲毀城，他也不許，將與之決戰於河濱，果然河中忽晦，有白氣直上十餘丈，而城樓有青氣縈繞。刺史立刻命令弓箭手射擊白氣，結果打了勝仗。所以城隍係一位「大神」。

俗語說「小鬼唔見得大神」，現在，那個阿權哥的小鬼，真的升做大神，嘿，也就這樣不可一世啊！

苦過金葉菊



有沒有聽過老人家如是說：

「欲要哭，睇金葉菊。」

「條命重苦過金葉菊呀！」

嘿，嘿！悲劇人間。

舊時香港話，每講到某某人遭遇悽慘，命途苦楚，總會形容佢「苦過金葉菊」也。

「金葉菊」，係乜？點解咁苦？

當然又係粵劇來源，戲名一個也。

清代廣東戲班已流傳着首本戲《江湖十八本》，係選取古來戲曲最流行於時者共十八本，列為經常會上演之劇目，也是用來教授紅船子弟的。後來，《江湖十八本》失傳了很多，戲班重新再選取，便有《新江湖十八本》的出現，其中第十七本戲寶就係《金葉菊》了。

《金葉菊》故事大意：忠臣後人張應麟年少英俊，得二女月嬌與淑英之愛，引起西宮國舅區雲光妒忌，借失去御賜之金葉菊誣告張家，陷害忠良，謀殺了應麟，二女逃亡，如何賣子葬夫，如何痛苦求生；結果十多年後，應麟的兩個兒子中了文武狀元，如何陣上交鋒母子相逢，如何斬殺奸臣報仇雪恨，總之非常煽情，睇到觀眾哭完一場又一場。

所以，「欲要哭，睇金葉菊。」

賊劫火灰船

「人結人緣，賊劫火灰船。」

當今，香港人吃齋信佛者多起來，於是「緣」字就經常掛在嘴邊，甚麼「有緣無份」、「前世孽緣」、「隨緣樂助」之類，全都搬出來了，既然如此，舊時趣怪俗話「人結人緣，賊劫火灰船」應該找來一談也。

好，由「緣」開始，此乃釋家之語，佛門中人對人生的一切事物，都說是各有「緣份」的。父、子、夫婦、師生、朋友等五倫，固然屬於緣份，而人間的悲歡離合死死生生，也都列入緣份之中。

杜甫詩：「繡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

沈周《詠帘》詩：「知無緣份難輕人，敢與楊花燕子爭。」

沒錯，「緣」又指「機緣巧合」，有時連做賊的都要信㗎，例如那幫匪徒原定械劫貨船，豈料陰差陽錯，劫着一條運火灰的船隻，唉，「火灰」（木炭燒成的灰）不值錢，只能作建築之用，甚麼金銀珠寶全部欠奉，簡直非常失敗，正式「唔係你財，唔入你袋」。

所以，「人結人緣，賊劫火灰船」就係強調「巧上加巧」，「有咁啱得咁巧（粵音蕎）」，白費心機也。

唔食廣東米

「阿炳呀？唔食廣東米好耐囉！」

「唔食廣東米係乜意思？即係死咗也！」

今日香港超級市場所售賣之米，一係泰國米，一係美國米，一係澳洲米，而且還是甚麼「真空處理」包裝，確係唔食廣東米好耐。

不過，何解「唔食廣東米」等如「人死咗」？就要研究一吓舊時香港之米市也。

香港在開埠之初，食米市場，所出售的全都是新界及廣東地區的白米，以「絲苗」為上等，以「油粘米」為下等。「絲苗」是長形而較細粒的白米，以增城和元朗絲苗最著名。「油粘米」比較大粒，米粒的外表似有一層黃油，故名油粘，而油粘較絲苗為便宜，但煮飯多，是中下等人家常食的米……

其後，香港人口激增，國內政治混亂，輸米量下降，而新界所種的稻米不夠供應，於是向越南和泰國輸入白米，後來還有美國米，這些米在民初，通稱為「洋米」，被視為下價米，比絲苗和油粘都平，只有窮家購買，而富人不吃，堅持吃廣東米。

趣怪香港話，但凡「洋」就係「鬼」（「洋人」叫做「鬼佬」），吃「洋米」即是吃鬼才會食的米，等如變了鬼矣。

所以，「唔食廣東米」就係只吃「洋米」，即是等如死咗也。

五窮六絕七翻生

「五窮六絕七翻生」，香港電影界近十年流行之俗話，大概是說五月電影生意欠佳，六月更慘——簡直絕境，七月得到復甦。因為電影觀眾多數係青少年，亦即大部份是學生，五月的日子係準備考試，六月是考試時間，影響戲院生意，到七月暑假來臨，電影消費又再蓬勃起來了。

不過，這「五窮六絕七翻生」的趣怪俗話並非香港電影界首創，其實早在十九世紀已在本港商場上流行起來的。

原來，從前商船來香港貿易，要靠季候風的，從中國買貨經香港運往南洋去，商船要靠北方吹來的季候風揚帆出海，到了農曆五月，已無北風吹送，商場便告停頓，而六月經常打颱風，更加沒有商船來往……

到了農曆七月，風季過了大半，從南洋來的商船活躍起來，貨物也帶來香港出售，商場便活躍起來。

對外貿易因季候風的影響，貨運工人的收入，亦於五月和六月減少。既然入息欠佳，連帶其他的娛樂場所及消費地方也一樣受到影響，直到七月才有機會復甦，就這樣成了規律，而趣怪香港話「五窮六絕七翻生」就此開創也。

不過，就舊香港社會時令來說，「五窮六絕七翻生」這現象亦一樣出現，因為舊時社會生活多受節令影響，而五、六月卻係最低潮、消費下降……

農曆五月只有一個端午節，而且是在月頭，過了五月初五之後，熱鬧已過，再沒有其他消費性的節日，而六月更是大小暑的天氣，其時沒有冷氣設備，人間苦炎熱，就有此一句：「大暑小暑，有食懶煮。」

唉，連飯都懶煮懶吃，更遑論其他消費活動了。

到了農曆七月，卻熱鬧起來，因為有七月初七的乞巧節、七月十四的盂蘭節。特別舊時的盂蘭節最講排場氣氛，設有神功戲、歌壇，有奏八音、會景巡行、開壇講經等，歷數日不衰，充滿節日色彩，帶動着消費，商場活躍，跟着更大消費節日——中秋節——隨之而來，一片好景，此所以「五窮六絕七翻生」也。

唔理三七二十一

「唔理三七二十一喇！食飽先再算！」

為何那種不理後果的行為，會用「三七二十一」來說，而不用其他乘數，例如「三八二十四」的呢？

原來「三七二十一」這句俗語，起源很早，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著作《管子》裏見。

《管子・地員篇》：「三七二十一而至於泉。」其注解曰：「泉者指地下也。俗言人死入黃泉。」

「三七二十一而至於泉」，在宋人筆記《夜話》有更清楚解釋，相傳地獄有二十一層（後來縮為十八層），最低下的一層是「惡鬼道」，沉淪於此，永不超生也。

因此，所謂「唔理三七二十一」，就即係說，雖死後打入三七二十一層地獄，永無超生之日，亦置諸不理，所意味者是一種不顧後果也沒將來的心態。

我們香港人充滿活力，勇字當頭，凸顯拚搏精神，「唔理三七二十一」式口頭禪也就特別多。

例如「話之佢死人冧樓」、「懶理佢死」、「話之世界末日」等，非常「闊佬懶理」也。

做媒

「喂！你上晒大當嘞，嗰兩個老千夾埋做媒騙你㗎！」

唉！世途險惡，好易中計。

但凡行騙集團那個出面引誘他人入彀的角色，趣怪香港話就通稱之為「媒」也（這「媒」音「細妹」的「妹」）。

「媒」，如果照《說文》的解釋：「媒，謀也，謀合二姓也。」其意思當然係指那些「媒人婆」，將不同姓氏的男女謀合通婚。但何以後來把誘人上當者叫「媒」呢？

原來，古時的農民在狩獵時，創造了用雌鳥誘捕雄鳥的辦法，這隻引誘雄鳥的雌鳥就叫做「媒」了，於是所謂「謀合二姓」就變了「謀合二性」也。

南朝宋徐爰注解潘岳《射雉賦》這樣曰：「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

至於捕捉得的野雉，經獵人飼養訓練，又可以放出來做「媒」引誘同類上當，且看唐元稹的《雉媒》詩：「剪刀摧六翮，絲線縫雙目，啖養……已馴熟，都無舊性靈，返與他心腹，置在芳草中，翻令誘同族。」

無疑，元稹在借題發揮，以雉喻人——人性多欺詐也。

唔做媒人三代好

「唔做中唔做保，唔做媒人三代好。」舊時廣州和香港都流行這句趣怪俗話。

廿一世紀的香港，所謂「媒人」者早已絕種，不過，睇番吓往事，卻又奇趣無比，不能不談也。

在男女婚姻未能得到自由前，皆要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可撮成。處此封建專制時期，「媒人」行業甚為吃香，積極活躍於有子待娶，有女待嫁之門，手持大葵扇撥之不已，假如撥成，媒人酒有得飲，媒人利是有得拄。

為媒婆者，急功近利，不擇手段，詭計多端，花言巧語，使男女兩家的父母為她所愚，使兒女結為夫婦飲恨終生。

傳說趣事，媒婆對女家說：「實（十）冇（畝）田，實（十）冇（畝）地，三疊（踏）到堂前。」女家以為是十畝田，十畝地，三疊到堂前，誰知全是假的，女婿是個窮光蛋，怪責媒婆欺騙……

媒婆笑着說：「你哋聽唔慣我啲鄉下話，當時我係講，實冇田，實冇地，三步踏到堂前。」嘿，女家為之氣結。

對女家如此，對男方又如何呢？

媒婆有次對男家說：「個姑娘都幾大隻——腳辮烏卒卒——條頸柄——白雪雪——個口唇——紅雌雌——對眼——都幾俏嘅！」

在男家聽來，以為這少女夠健美，豈料竟是大腳八（「都幾大隻腳板」），而「烏卒卒」非條辮，而係頸項（俗稱「頸柄」），「白雪雪」原來是口唇，「紅雌雌」卻是雙眼，嘩！嚇死人！

媒婆除精於講大話之外，還擅使詭計，便有此「單眼駝背仔相睇」趣事了。

媒婆教單眼仔戴上墨鏡，坐在商店櫃面，充作掌櫃，俯着背來運籌握算，作計數狀，藉此掩飾其駝背之身。於是，媒婆就叫女家的人去那家商店相睇女婿，說他是掌櫃，為人勤奮，樣子又青靚白淨，有婿如此是不錯的。女家便答允親事，誰知三朝回門，女兒哭個死去活來……

通常向媒婆大興問罪之師係冇用，因為說謊係其本行（甚至有俗語云：「媒人講大話，補鑊用泥搽。」），只怪相睇時太過輕率，痛恨之餘，咒她不得好死之外，更有詛咒其三代冇好報也。

以上故事，雖然係時人編出來諷刺媒婆卑鄙之用，可是，從「唔做媒人三代好」這諺言，卻反映到中國人篤信命理報應，免得過都係不要做媒人這個行業了。

茄喱啡

觀眾對銀幕上那些沒名氣的演員，或毫不起眼的角色，總稱為「茄喱啡」。

香港在粵語片全盛時期，影棚就創出「茄喱啡」這個趣怪香港話，專指那些「行就行先，死就死先，企就企兩邊」之臨時演員（又稱「臨記」或「老臨」）——英文通常叫CASUAL ARTIST。

不過，如果想追查何解「臨記」又叫「茄喱啡」，則眾說紛紜，好難確定誰者講法最合理也。

其一講法，「茄喱啡出自英文論」。多數係新派影人之說：「茄喱啡乃英文CARE FREE變出來，做臨記逐日搵錢，冇乜拘束也。」又有另一講法：「茄喱啡乃英文KILL THE FILM變出來，班臨記唔識做戲，頻頻NG簡直殺死菲林也。」所以，CARE FREE（「無拘無束」）或KILL THE FILM（「殺死菲林」）就係「茄喱啡」的語源了。

其二講法，「茄喱啡出自影人創作論」。上世紀五十年代粵語片黃金歲月，影棚影廠非常興旺，連食堂亦生意甚佳，其時大明星進膳當然可以炒番幾味；臨記就吃例牌碟頭飯，一係「鮮茄牛肉飯」，一係「咖喱雞飯」或（「咖喱牛腩飯」），贈飲咖啡一杯。導演和劇務從來不知臨記姓名，索性把食堂例牌拆寫為名稱，「茄」（鮮茄牛肉飯）「喱」（咖喱雞飯）

「啡」（咖啡），於是便叫着……「茄喱啡埋位呀！」

前輩粵語片影人有以下一個故事。話說某日某片場，白燕、周坤伶、黃楚山、袁步雲、馮敬文（綽號芭蕉）等講笑話古仔：

往昔廣州西關富戶女傭柳姐，雖有「媽姐皇后」之稱，但記憶力甚差，因此常常都會把主人吩咐的事幹擺了烏龍。一次主人叫她往洋貨店買洋香梘「茄士咩」，唉，這位柳姐去到店子時已忘記了名稱，向店員問：「先生，你有冇茄喱啡呀？」

當時片場的人聽得哈哈大笑，而性格演員馮敬文是兼當劇務，很多臨記都由他請來拍戲，剛聽完笑話便要開工，便打着哈哈大叫道：「喂，所有茄喱啡好埋位呀！」

眾人笑一輪後，「茄喱啡」由此不脛而走。

粵語片沒落的歲月間，「茄喱啡」沒人再提好一段日子，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嚴浩拍了一部叫《茄喱啡》的笑片（還有那動聽的主題曲），這「茄喱啡」又再流行。而且說來還有所變化，例如「我做咗茄喱啡教師」（即「代課老師」），「我係佢茄喱啡男友」（即「可有可無之臨時男友」）等。

總之，現今港人，指那些毫不重要，又冇地位的人，一般稱為「茄喱啡」也。

梅香

「嗰個女人乜嘢咁巴閉呀？梅香嚟則嘛！」

「唉，影視界星海浮沉，今日做阿姐，明日淪為梅香也說不定。」

沒錯，「梅香」，這是拿來形容那些在戲中做「茄喱啡」的女角，後來此話還引伸到社會上那些毫無身份地位的平凡女人上呢！

但這「梅香」原來是古老中原俗話，據胡竹安編著《水滸詞典》：「梅香，宋元習語，丫鬟的代稱。【例】兩個梅香，一日服侍到晚，精神困倦，亦皆睡了（第五十六回）；梅香入去不多時，轉出李媽媽（第七十回）。」

大概時人愛稱婢女為「乜香」、「物香」之類，而可能最多係叫「梅香」，因此順理成章變了妹仔之代名詞也。

還有，其時戲曲特別好用「梅香」。

《小孫屠》：「如家身畔，只有一使喚梅香在此，就教它整頓酒器。」

《綠牡丹》：「小旦上，小丑扮梅香隨上。」

傳到清代，《紅樓夢》六十回：「姨奶奶犯不着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梅香呢！」

由清代傳到現在，雖然妹仔制度廢除，但此俗話並未消失。

花

講「花」，你一定會問：「何趣怪之有呢？」

花的鮮艷芬芳，是人所同賞的，而趣怪香港話舊時以「花」字冠上女人的稱謂者很多，例如酒樓茶室的女工叫「茶花」，工廠女工叫「廠花」，理髮女子叫「髮花」，學校女生叫「校花」，汽車女司機叫「車花」，香車美人叫「香車花」，歡場女子叫「交際花」，女秘書叫「花樽」等。

通常謙稱自己老婆叫「家花」，而泛指一般舞女或情婦為「野花」，因而，好色之徒，便有「家花不及野花香」之語。

其實，以花比喻女人，古已有之，例如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嬌花巧笑久寂寥，娃館苧蘿空處所。」

古時，花又指妓女，所以在妓院中飲酒作樂，就叫「飲花酒」。妓院區域又叫「花柳」，例如李白《流夜郎贈辛判官》：「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發展到後來，這「花柳」竟變成性病的名稱也。

不過，古時之花，不及趣怪香港話之花而種類繁多，除上面一大堆之外，還有「耍花槍」（與女人相戲謔）、「發花癲」（因色情而顛倒，又叫「發姣」）等等呢！

女郎

「馬票女郎」、「陪酒女郎」、「應召女郎」、「惹火女郎」……趣怪香港話「女郎」之多，一時濫觴也。

傳統漢語之「女郎」只解作「青年女子」（如《木蘭詩》：「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或者《楊柳詞》：「青樓一樹無人見，正是女郎眠覺時」），不似得今之花樣多端，並含有負面貶意的。

香港話的「女郎」，職業性有之，不正經有之，如「噴火女郎」、「按摩女郎」、「漫波女郎」、「香煙女郎」、「啤波女郎」、「企街女郎」、「修甲女郎」、「舢舨女郎」、「脫衣舞女郎」等，嘩，林林總總，其最初的觀念究竟從何而來？實在好值得追查也。

當我翻閱中國通HERBERT A. GILES著的《與遠東有關事物之參考字彙》，竟然找到了線索。該書有「JO-RO」一條，解釋曰：「JO-RO：女郎，日本語，意指娼妓。所以JOROYA，就是娼寮也。」

嘿，原來有關「女郎」的「新含意」竟是來自日本語。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華日洋雜處，便有所謂「摩登女郎」（作風西化之職業女性）之出現，當然影響到戰後香港「乜乜女郎」大行其道也。

尤物

「放路溪錢——引死人」，指的當然係美女也。

舊時香港人愛稱性感美女為「惹火尤物」，實始於一部法國電影，一九五七年的*AND GOD CREATED WOMAN*，導演係唯美派的羅渣・華汀，主演係性感到極之BB（碧姬・巴鐸），該片香港譯名就叫《惹火尤物》，其時非常賣座。從此以後，「尤物」變成濫觴，甚麼「性感尤物」、「絕代尤物」、「噴火尤物」之類傾巢而出……

其實，「尤物」一詞，非常古老，並非趣怪香港話獨有。最早見之於《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這裏的「尤物」是指冶艷的女人。「移人」，謂迷惑動搖人的神智。其下的「苟非德義」兩句，是說若非以德義自持，就必有禍；在大男人主義時代，普遍流行「紅顏禍水」之說也。

韓偓亦有詩句：「信知尤物必牽情，一顧難忘覺命輕。」

唉！又係尤物害人。所以「放路溪錢——引死人」，唔止係「引死」，而且係「害死」也。

肉彈

坊間俗語，將女人胸脯形象化地稱為「波」，源自英文BALL（球也），巨胸女霸王，便是「波霸」。

「波霸」是近年才出現的名詞，以前，身材出眾的女人，尤以艷星，只會被冠為「肉彈」。

「嘩，惹火肉彈，勁到爆炸呀！」

香港戰後歐美電影大行其道，那些性感艷星便傾巢而出，例如珍羅素、瑪丁嘉露、蘇菲亞羅蘭、碧姬巴鐸等一大堆，而「肉彈」這趣怪俗話就這樣流行起來。

我認為「肉彈」是直譯自荷李活名詞SEX BOMB，即「肉感炸彈」，而簡化起來稱呼，就是「肉彈」了。

不過，無巧不成話，舊時中國方言描寫脫衣露體之人就叫「肉蛋」，好值得作點鉤沉也。

據丁惟汾著《俚語證古・形貌》：「肉蛋，肉袒也。身無上衣，謂之肉蛋。蛋字當作袒。《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乃抱祭器，肉袒面縛。《索隱》肉袒者，袒而露肉也。《爾雅・釋訓》襢裼，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禮。」

所謂「肉蛋」，由「肉袒」變化而來，即「脫衣而見禮」，作風與今之「肉彈」相同也。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香港話一講到「肉彈」，便愛大做文章，形容詞多多，例如「原子肉彈」、「太空肉彈」、「噴火肉彈」、「四十吋大肉彈」等，簡直性感大爆炸！

碧姬巴鐸

蘇菲亞羅蘭

珍羅素

狄娜

奶媽

「波大冇腦，正一奶媽！」

粗鄙香港話愛稱女人乳房為「奶」，乳蒂為「奶頭」，見到乳房超級豐滿者，就戲言為「奶媽」也。

不過，「奶媽」在過去，其意思截然不同，因為舊社會時代皆以人乳哺育嬰兒，富貴人家皆僱用乳娘代乳。

《開平縣誌》曰：「奶媽本稱嬭婆，按《舊唐書・哀帝紀》，『內出宣旨嬭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嬭婆王氏可封郡夫人，中書奏議，乳母古無封夫人賜內職之例』。東莞稱母多曰亞嬭……因其乳而母之也，俗不知嬭，別造奶字。」

講得頗為清楚，乳母古稱「嬭婆」，唐朝皇室重視乳母地位，竟然可以封為郡夫人。而「嬭」字何解？

《玉篇》有解釋：「嬭……反母也……反乳也。」這「反乳」，應該是「代乳」之義也。後來，「嬭」留在廣州方言裏，慢慢轉音為「奶」，這便有「奶媽」的稱呼，有些地方又叫做「奶婆」的。不過，亦有地方沿用中原的「乳」字，例如《瓊州府誌》：「婦人飼乳者曰乳媽。」

後生

「喺間洋行做後生，冇出色！」

「佢重後生，可以輸得起！」

沒錯，「後生」有兩種意義：其一，年輕；其二，小伙計。

年輕人叫做「後生仔」，源遠流長，例見古時之俗文學。《水滸傳》第七回：「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每戶人家，要我們精壯後生準備着。」《初刻拍案驚奇》第二回：「望見了個花朵般後生婦人，獨立岸邊。」

古時之「後生仔」曾稱為「後生家」的，例見於《二刻拍案驚奇》第二回：「不當人子！後生家討便宜的話莫說！」

至於「後生」就是「小伙計」、「學徒」、「助手」等，《金瓶梅》這小說經常出現，例如第五十八回：「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使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

由此可見，這「後生」地位係給正式伙計差使的，顯然屬於最低級也。

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的機構仍愛用「後生」一詞，英文為BOY，茶房侍應生也，後來改叫為OFFICE BOY，同樣是做辦公室的下欄工作。到七十年代之後，多稱為「信差」，譯自英文MESSENGER（有人諧趣地譯之為「馬臣蓆」），及後更升格為「辦公室助理」（OFFICE ASSISTANT）。

市頭

「市頭、波士、老細……」香港地打工仔常用的稱呼語。

不過，近日甚少聽人講：「呢個係我市頭」。因為「市頭」也者，早就已給「老闆」、「波士」、「上司」、「老細」等取代。

中國古時集中貨物進行買賣的地方謂之「市」（有「三日一市」之俗例），擺市的老闆就叫做「市頭」。

沒錯，「市頭」又係屬於古語，唐朝時代已經愛稱「市頭」了。在元稹的詩句裏，都有「市頭」的用例，「纔從魚裏得，便向市頭懸」（《酬樂天江樓夜吟稹詩》），而詩中「市頭」未必指人而言，不過，另一首詩《估客樂》則說得清楚，「出門求火伴，入戶辭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無不營。火伴相勒縛，賣假莫求誠……自茲相將去，誓死意不更。一解市頭語，便無鄰里情。」這是一首教人做事處世的諷喻詩，這裏有「火伴」（即「伙記」）與「市頭」（即「老細」）之分。

詩中所謂：「一解市頭語」，當然係指「要了解市頭的話」，亦頗有現代精神面貌，符合打工仔哲學：「波士永遠是對的。」

現今，很多人將「市頭」寫為「事頭」，取其「話得事之負責人」也。

戲棚仔

「六月神，七月鬼」，香港依然保持此傳統習俗。「六月神」，指舊曆六月神誕特別多，而七月又係盂蘭盛會。

每年農曆七月，各大小球場，皆遍搭戲棚，「督督撐」大演「神功戲」了。於是，我就想起以前有句趣怪香港話「戲棚仔」，間中亦聞老人家如是說：「嘿，阿B仔咁快就讀大學，正式係戲棚仔！」

「戲棚仔」點解？

係歇後語，比喻「話咁快就長大咗」咁解。說來，係與粵劇有關係也。

原來，粵劇佈景簡單（特別「神功戲」），場面轉替，時空處理，務求簡潔。特別在上演母子親情的戲時，「轉眼間個仔就大咗」，正式急轉直下然後母子相逢。譬如《白蛇傳》裏的白素貞（白蛇）和她的兒子仕林，演到「仕林祭塔」，「雷峰塔」倒塌，母子相會，團圓大結局，中間經過的白蛇託孤，仕林長大中狀元等場面，編劇者（時人稱「開戲師爺」）例必採取若干「暗場」，刪掉無關重要的情節，因而轉眼之間，仕林已經由嬰孩變成大人，觀眾讚嘆曰：「嘿，話咁快就長大嘞！」

於是，這種戲中的孩子「轉眼長大」的角色就俗稱為「戲棚仔」了。

兩公婆

「計我話，做女人至緊要係搵番個好老公！」

今時今日仍愛稱丈夫為「老公」（打情話趣時就叫做「老公仔」），妻子為「老婆」（又叫做「老婆仔」）。無巧不成俗話，中國古時甚多地方的方言都愛把夫妻喚作「老婆」、「老公」的，而且散見於小說戲曲之中……

例如《張協狀元》十二出：「好也！保甲，打老公！老婆打老公！」

例如《水滸傳》二十四回：「大官人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

據胡竹安編著《水滸詞典》：「紹興話、黃岩話都稱丈夫為『老公』。廣州話也指丈夫。衡陽話指稱別人丈夫為『老公』，嫁男人為『嫁老公』。」

相信，這「老公」、「老婆」是源自中原方言吧。

夫妻結合，二人世界之始，趣怪香港話就稱為「兩公婆」，還發展出一個諺語「兩公婆見鬼——唔係你就係我」。試幻想一下，既然公不離婆，遇着家裏鬧鬼，不是公見就是婆見了，此俗話間中仍聽得人講：「邊個肯畀錢佢還債？梗係兩公婆見鬼——唔係你就係我囉！」

仔

「你個衰仔，你個死仔，托我水龍，重搵間屋仔匿埋，我一於二仔底死追，唔會放過你㗎！」

嘩！對白好火爆呀！但亦見到一個特點，「仔」字此起彼落也。

沒錯，我們廣東人及香港人，但凡論及人之後輩或小子，及事物之細小，一律愛用「仔」字稱呼。

清同治版《廣東通誌》收錄很多「仔」，甚值參考：「廣州凡物小者皆曰仔，耕傭曰耕仔，小販曰販仔，游手者曰散仔，船中司爨者曰火仔，亡賴者曰打仔，大奴曰大獠，小奴曰細仔，小婢曰妹仔，奴之子曰家生仔，螟蛉子曰養仔，盟好之子曰契仔……」

清宣統年《東莞縣誌》：「良家子曰阿官仔，無賴子曰打仔，曰爛仔，館中書童曰火仔……」

嘿，真係林林總總，數之不盡。

好了，講番「二仔底」，係源自賭「沙蟹」，即是「話事㗎」，英文SHOW HAND是也。當你的底牌係「二點」時，這就叫做「二仔底」。若不論對手牌面多大，一直死跟到底（即落注到尾），便是「二仔底死跟」了！

二仔底死跟的目的，是希望途中追得到（博到）一隻好牌（靚牌），得以勝出，所以，就算是「二仔底」也要「死跟」也。

佬

「今晚大佬請客，任食！」

「嘩，咁闊佬，第一次嚟！」

但凡對男人，省港澳俗話通稱「佬」，有何出處？

據清宣統版《東莞縣誌》：「平人曰佬，本稱倒老，急讀之則成佬。按《玉篇》……倖佬也，大兒。」

這縣誌帶來兩個線索。古時平凡人（文中簡稱「平人」）一律被叫做「佬」，而「佬」是當時「倒老」二聲合為一字。然則甚麼叫「倒老」？

《隋書・地理志》解釋：「尉佗于漢自稱蠻夷大酋長老夫，臣故俚人猶呼其所尊為倒老也。音訛，故又稱都老云。」

原來「倒老」（或「都老」）係當時大酋長之尊稱，《東莞縣誌》又說，自晉以來中原士大夫紛紛南徙，學習了方言，稱當地土人一律為「佬」。

初時這個「佬」，「倒老」合音，本來就沒有字的，於是知識份子便在古老的字書裏找尋代替的字了。

嘿，有了。《玉篇》有「倖佬」一辭，就拿這個「佬」字用吧，「倖佬」解作「大兒」，即係「大佬」、「大隻佬」、「大舊佬」、「大粒佬」等，總之是要大也。

「東莞俗，婿稱妻父曰丈人佬，弟稱兄曰大佬，婦稱夫於他人亦曰佬是也，然施之平人者，為多如讀書佬、耕田佬之

類，凡平人皆以佬呼之……《洪容齋隨筆》謂東坡詩用人名每以老為助語，非真謂其老，今俗稱佬亦此意也。」《東莞縣誌》認為「佬」還有一個出處，就是源自蠻橫的「狫」：「《廣東新語》云，廣州謂平人曰狫亦曰獠，賤稱也。《北史》周文帝討諸獠以其生口為賤隸，謂之壓獠，威壓之也。然今粵俗字皆作佬，無書作狫獠者，狫字始見於《正字通》云犵狫，蠻也。」

沒錯，我們這「佬」字俗話，歸納以上說法，平常人一律稱「佬」，既然平常，就應沒有低賤的意味，不過，今之香港人卻愛這樣罵人：「CHEAP佬、土佬、賤佬、死痲甩佬、發霉佬、死佬、衰佬、神經佬、戇居佬！」將個「佬」變為含有貶意的男人。

此外，廣東人把別省南來的人，稱為「外江佬」。

五、六十年代，香港經濟並不發達，南來外省人為餬口，會訓練動物在街頭賣藝表演，賺生活費，有一歇後語：「外江佬舞馬騮」——「生嘅都舞死」。

外江佬

「班外江佬鬼咁勞嘈，佢哋究竟講乜㗎！」

沒錯，「外江佬」，此俗話甚少聽得到了，不過，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很流行，因為解放之後，大量外省人南來香港，導致其時社會語言大混雜，南北溝通不便，「嘿，唔知個外江佬想點！」引起人間頗多糾紛也。

其實，粵人謂外省曰「外江」，北人為「外江佬」，係早已如此，廣見於誌書裏。

例如《潮州府誌》：「稱嶺北人則輒名之曰外江。」

例如《順德縣誌》：「北人曰外江獠，指外省人言語曰蠻聲。」

有個講法，「外江」係源自戲班，《揚州畫舫錄》記載清初兩淮間戲班盛況，有分「內江戲」（「內江班」）和「外江戲」（「外江班」），如何分法？

屬蘇州揚州為同省，就叫「內江」，而蘇揚以外者，就係「外江」。

《揚州畫舫錄》還指出粵人謂京劇亦曰「外江戲」、京班亦曰「外江班」。此「外江」稱謂，竟由清初流傳開來的。

順帶講個流行於五十年代的「外江」笑話。某外江佬向香港人問路：「請問，你知唔知，我打老豆（指「窩打老道」）……」對方罵之曰：「你打老豆？冇人性，走開！」

摩登保鑣

「吓，你做護衞員？即係摩登保鑣咯喎！」

沒錯，「保鑣」，江湖古老行業，但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新興護衞公司，負責守門解款之服務，於是時人索性封贈「摩登保鑣」名號。

其實一點不奇怪，香港俗話有「摩登男女」（新潮士女）、「摩登媒人」（婚姻介紹所）、「摩登嫁妝」（奉子成婚）等……

好了，「摩登」（英文MODERN音譯）冇乜好講，但「保鑣」好值細說。

「保鑣」的「鑣」通常寫作「鏢」，何解？因為古時江湖人物負責「保鑣」者，係叫做「鏢師」，自然精通十八般武藝，他們特別喜用飛鏢為武器；這飛鏢形似矛頭，三面尖銳，長三寸六分，尾繫綵綢，能作短距離擲射，中人要害，這是未有手槍以前之最犀利射擊武器，既然飛鏢對他們來說是極其重要，使鏢之人就被稱為「鏢師」了。

最早期的「保鑣」起源於保護行旅，以防盜劫，在明代中葉已經有了，例如《金瓶梅》六十六回：「客夥中鑣船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又六十九回：「縣門前西門慶太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處舖面，外邊江湖又走鑣船。」

「鏢」（後作「鑣」）因由鏢師好使用飛鏢為暗器制敵千里……將「鏢」字的詞彙引伸出一個系列咁多。唔信？慢慢數給你看——

「鏢局」：古之衛護公司，清代最盛，單北京一地已有四十多間。

「保鏢」：受人委託護送之財物。

「鏢師」：替鏢局工作之武林人物，又稱「鏢客」或「鏢友」，而帶領鏢隊叫做「鏢頭」。

「鏢禮」：護衛所收之費用，因鏢局之主要業務為人護送財貨，既有官府之物，亦有民間錢號之銀兩，而費用大約抽取財貨價額百分之五。

「押鏢」：水上押運就用「鏢船」，陸上押運就用「鏢車」，沿途車船，日間插「鏢旗」，夜間掛「鏢燈」，每到一個地方，則投「鏢帖」，拜謁當地武林領袖，請他予以協助。

「劫鏢」：路上如果遇賊，鏢頭挺身而出，先以善言交結，如果無效，便要格鬥，苟敗被劫，叫做「失鏢」，立刻回局搵救兵，此乃「索鏢」，打贏就可「奪鏢」。

可見，不論古老還是摩登，保鑣不易為也。

三行仔

「目前香港做三行非常吃香，日工幾百元，好搵之極也。」

我們趣怪香港話愛稱建築裝修工人做「三行」或「三行仔」，但問深入一句：「三行係代表邊三行呀？」相信冇乜人可以一口答出。

何謂「三行仔」？

原來早年香港並無高樓大廈，多數樓房僅為三四層之高，屋內也無水喉水廁，因此，建一棟樓房只需泥水、木工、搭棚這三行的工人。這樣，久而久之，「三行仔」便成為建築工人的統稱了。

其實，隨着香港建築業的發達和現代化，三行仔絕非三行，而係十幾行之多。唔信？逐一數給你看：泥水、木工、紮鐵、水喉、渠務、落石屎、樓板、玻璃、油漆、電器、開井、潔具等，簡直係洋洋大觀。亦反映出三行專業化，裝修時樣樣計錢，開出帳目天文數字，嚇到暴斃也。

每年農曆六月十六日魯班誕，香港的「三行仔」都必定放假一天，白天到位於西環青蓮台的魯班古廟敬香參拜，隆重祭祀，入夜則大排筵席，開懷暢飲，不醉不休。據說，三行仔飲了先師誕辰酒，可保全年平安無事也。

阿飛

「阿飛」，今之香港話不再流行。

但上世紀五十年代「飛禍」為患，每日都聽得香港人慨嘆：「唉！個仔唔生性，羣埋班飛仔飛女，學到壞晒，鬼唔望警察拉晒班臭飛！」

不過，「阿飛」之由來係外省語彙「移植」到香港話來的，但叫得震天響，竟比原來的「威風百倍」。沒錯，「阿飛」是從上海話移植的，其時上海人稱洋場惡少為阿飛，乃因彼輩的「飛機頭」髮型而起。

五十年代很多上海人來港，「阿飛」就在此間發揚光大。其時報章、雜誌、電影經常講到阿飛，尤其電影（如《阿飛正傳》、《飛哥跌落坑渠》等）最為渲染。香港人也認真抵死。得閒就諗個名諷刺班阿飛，於是「阿飛語系」竟有一大堆：

「牛屎飛」（形容老土之鄉下飛）、「沙塵飛」（形容飛仔之飛揚跋扈者）、「涼茶飛」（經常出入涼茶舖聽點唱機之阿飛）、「沙漠飛」（身無分文者，又稱「寒飛」）、「拖鞋飛」（靠女人吃飯的飛仔）、「欄河飛」（坐行人路旁鐵欄杆撩女仔者）、「打壞飛」（身體孱弱者）、「窄腳飛」（穿窄腳褲者）、「帶街飛」（替洋人導遊者）、「甩毛飛」（個樣醜惡者）……

嘩！洋洋大觀，唔到你唔服也。

舊日，廣府話稱中老年的女傭為「媽姐」，而因這「媽」讀作近音「碼」，遂新創造了一個方言字——「嫲」，現今香港只有「嫲姐」，而不見「媽姐」。

土鮫魚

「以前嗰啲有錢老爺好鍾意嗒土鮫魚㗎！」

嘿！你一定會覺得好奇怪：「吓，鮫魚？粗嘢嚟嘈，雖然鮮美，但有錢人家點會食㗎！」

大家有所不知，此趣怪香港話「土鮫魚」並非指「魚」，而係指「人」也。

舊時大戶人家的俏女傭，有長得面貌娟好，身段婀娜的，那些「鹹濕」老爺或少爺看得「起了痰」，借意輕薄，而對方看在眼內，半推半就，搞上了關係，或迷得那男人神魂顛倒，立刻講價還價：「我人都畀咗你嘞，你要娶我做妾侍呀！」

這種俏女傭就叫做「土鮫魚」，「嗒」起來鮮美，但多骨，吃時要小心下咽。無巧不成話，以魚比喻蕩女，舊時江南亦流行，例如清人筆記《竹西花事小錄》：「揚州有名黃魚者，半為村野女郎，飾貌修容，僑居城市，毛簾竹舍，作夜度娘，亦間有姝麗，可悅時目。惟蓮船盈尺，湘裙徐啟，滿牀蹣跚，不免索然。聞此種率工房中縱送術，間有嗜其味美而留連者。」事甚有趣，江南以夜度娘（妓女）為「黃魚」，因「味美而留連」，恰與趣怪香港話「土鮫魚」成一對照。

不過，「土鮫魚」更為奇趣，因為鮮美，但多骨會骾着喉嚨，正式係：「若要家不和，討個小老婆。」

因當時的留宿女傭，多為廣東順德人，遂稱她們為「順德土鮫魚」也。

鼠摩

香港開埠初年，盜賊如毛，連港督府都俾鼠摩光顧……

但凡活動於夜間的鼠竊狗偷，俗謂「夜摩」，更傳神者有「鼠摩」之稱。夜間出而擾人，老鼠所為也，以此形容夜盜最為貼切，不過此俗語之起源卻鮮為人知。

據說「鼠摩」最早見諸文字，是始於清朝道光年間廣府徐賡陛的衙門官書裏。其時之漢人反清情緒高漲，廣州某富戶亦受株連，將軍府的旗下佬貪官掌握一份罪證文件，向富戶諸般勒索；富戶破財而不擋災，因貪官方面索求無盡，簡直苦於應付。

當時廣州有一神偷阿連，任何密室保險庫，他都有法子偷竊，因愛夜間犯案而身手敏捷如鼠，便得綽號「鼠摩連」。

該富戶逼於形勢，惟有與鼠摩連接觸，阿連果然夜探將軍府，將檔案偷出，獲酬二千兩黃金。

將軍衙門失竊當然引起震怒，追查之下，衙門師爺獲得線報知道乃鼠摩連所為，傳令通緝不在話下，而衙門文件便大書特書「鼠摩」二字，這之前，官書中只寫「竊匪」。

此傳說，係徐賡陛的幕僚講出來的。

二五仔

江湖火爆場面：「嘿，你好嘢，做二五仔督我，我遲早搵你報仇！」

嘩！香港俗語，但凡講到「告密者」，除稱「金手指」、「線人」、「鬼頭仔」之外，還稱之為「二五仔」。

「二五仔」本來係江湖切口，源自清代洪門。據洪門的傳說，達摩是祖師爺，少林寺是洪門發源地，火燒少林寺之後，少林五祖在紅花亭結義，創立洪門，反清復明。

火燒少林寺發生於康熙、雍正年間，據一篇天地會文獻《西魯序》記載：「有奸臣一名（張）建秋，一陳宏（文耀），二人同心設計害少林寺僧人，入朝暗奏一本……二人領旨……帶兵前往……路遇馬宁兒做車伕……即用宁兒為引路為線，放火依計而行……」

嘿！「用宁兒為引路為線」，這馬宁兒就是江湖上首席鬼頭仔了。

據其他秘密社團文獻，馬宁兒是少林寺出家弟子，武功高強，在一百二十八人中，論武力，坐第七把交椅，但此人六根未淨，色膽包天，污辱人家妻子，被逐出山門，這便含恨在心，投靠清兵。

因他排行第七，「七」字拆開就是「二五」，所以馬宁兒就是「二五仔」的祖師爺了。

扯皮條

「佢專同女人扯皮條，好人有限！」

嘿！第三級趣怪香港話「扯皮條」來了。拉攏男女雙方達成性愛交易，就係「扯皮條」，負責人就叫做「皮條佬」或「皮條客」。

我相信此趣怪香港話係有歷史淵源，因為在明清通俗小說裏有俗話「拉皮條」，而這「拉」在廣州話來說就是「扯」了。

《蕩寇志》第九十五回：「一心要幹舊日的買賣，怎奈人地生疏，沒處尋個拉皮條的馬泊六。」

《海上花列傳》第十五回：「只見老婆子囁囁半晌道：『阿要去白相相。』實夫方知是拉皮條的，笑置不理。」

有趣的地方，陸澹安編著《小說詞語匯釋》認為「扯皮條」另一俗話叫做「扯馬」：「拉攏男女雙方搞不正當的關係，俗稱『拉馬』，引伸之，凡是拉攏不正當的關係，都可以叫做『拉馬』。」

「拉攏不正當的關係」也可變為「拉攏進行非法活動」，例如江湖人物曰：「一於返去拉馬，同佢哋片過！」而此「拉馬」似乎等如「班馬」也。

嘩！由「扯皮條」開始，竟然扯上咁多俗話關係……

大耳窿

「慘，俾大耳窿逼到窮途末路！」

唉！香港人普遍好賭，輸得慌了，發狠向放貴利者借錢，以圖收復失地，結果債台高築，慘被大耳窿趕絕……

現在讓趣怪香港話告訴大家「大耳窿」有乜出處？

放貴利者何解叫「大耳窿」，又係開埠史之小插曲也。

原來開埠初，香港洋人印人大集會，而放貴利的多數係「白頭摩囉」，這些「摩囉差」戴白頭巾，時人愛稱他們為「白頭摩囉」（他們如果開商行就叫「白頭行」了）。白頭摩囉扮相古怪，愛戴一隻大如銅元的耳環，所以耳朵要穿個耳窿，港人覺得可憎，就稱他為「大耳窿」。

不過，還有一個說法，當時放貴利，都是放小額款項如三幾角錢給勞苦大眾，所以一個銀元已經大過天了。這些放貴利者每天活動於碼頭等勞力市場上，為使人們知道他有錢借，便把一個銀元塞在耳朵的耳窿，作為記號，令人認得。放債作風，每一毫子每天利息要收一個仙，非常犀利，時人就叫做「大耳窿」。

大耳窿還有一個術語「起釘」，意指錢銀出門，就要即日計息，非常之惡毒也。

拐子佬

「嘩！拐子佬來呀！」

記得小時候，因過於頑皮，大人就會用「拐子佬」來唬嚇我們的弱小心靈，嘿，霎時間一切喧嘩變得靜止……狼來了呀！

香港人愛稱拐帶人口的歹徒為「拐子佬」，特別戰後，拐子佬簡直橫行，父母經常提點兒女：「喺街度唔好納亂聽人說話，否則俾人拐咗都唔知呀！」

沒錯，甜言蜜語，「拐」之開始也。

羅翽雲著《客方言・釋言》指出：「以言誘人曰拐，拐當為恑……《說文》恑，變詐也。經典相承作詭，《玉篇》詭，欺也。楊倞《荀子注》詭，詐也。今以甘言誘人，曰詭，聲轉為拐，凡曰拐者，皆有欺詐之意，其語根實為詭字。」

講得實在很清楚，「拐」之初時係利用語言（或「甘言」）欺詐別人，古稱「詭」，音轉為「拐」。後來，「拐」變為動作——拐帶。

好了，一於慎防花言巧語，拐帶也就無從入手，但萬惡的拐子佬卻發明一種迷煙，他在抽着香煙，突然向你噴一口氣，你就會迷迷惘惘的跟他走。

或問：拐帶孩子，有何作用？可以販賣，可以利用來走私，總之非常沒人性。

臘鴨蟲

「新春開市，臘鴨蟲來了！」

每當新春過後，各行各業陸續開市，已被遺忘的一個趣怪香港話「臘鴨蟲」便登場了。此語並非指臘鴨生蟲，而係影射舊時舖頭某種人……

暫時唔開估，先講舊時香港舖頭開市習俗，商人們充份表現出睦鄰精神，開市這天便拿一隻活生生的雞、一斤重左右的燒肉，分送給左鄰右里、對面一兩間店號，而對方也會這樣做，結果開市那天，舖頭就堆滿了雞和燒肉，還有隔年臘味。主要好些大商店，每年一定收到不少送禮的臘鴨，往往由尾祹到過年都吃不完，如今開市了，總應該大掃一空，全數蒸來吃掉吧。

所以開市這天晚上，少不免大吃一餐，這就叫「開市酒」——只有做生意的才會有，住戶人家不會有此一餐。此時，「太子爺」（商戶少東）都要出店來吃這一餐。這些太子爺，有從外地趕回來的，有「解館」或放春假的，正好趕到吃隔年的臘味……

「少爺，吃件臘鴨呀！」

伙計們早就吃厭了，當然好言勸太子爺們吃多件臘鴨。

飯後竊竊私語，就譏笑這種太子爺做「臘鴨蟲」了。因為蟲是以吃其寄居之腐物維生，「臘鴨蟲」是諷刺臘鴨擺放久矣之意也。

皇帝

「唉！班打工皇帝，真係頂佢哋唔順！」

「以前好多人怕記者佬枝筆，所以叫佢哋做無冕皇帝。」

「歌仔都有唱啦，做老千好過做皇帝……」

嘿！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專蠻之人或生活逍遙者，一律稱之為「皇帝」。

「皇帝」，好古老之稱謂，是秦始皇開始的。在秦統一以前，君主只稱「王」，如周文王、周武王等。其時的「皇」，只用來專稱最尊貴的「三皇」而已。

那麼「帝」呢？是天上的「皇」，如「天帝」、「黃帝」等五帝。

秦王嬴政統一天下後，自認為這是自古未有的功業，自己是「德高三皇，功高五帝」，如果不改變「王」的稱號，就「無以稱成功，傳後世」了。於是李斯等大臣向他推薦改稱「秦皇」，兼採「帝」號，稱為「皇帝」，他在宣佈這個稱號時說：「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於是一傳就傳到公元一九一二年清宣統溥儀退位為止。從此，「皇帝」淪落民間，於是，有「乞兒皇帝」、「打工皇帝」、「老婆皇帝」、「九龍皇帝」等整個系列……

行

「我嗰間行仔，一年搵唔到幾多咋！」甲打工仔大吐苦水。

「打着大行又點啫，啲花紅老細分晒！」乙打工仔作無奈的回應。

所謂「大行」、「細行」、「行仔」等，今日香港打工界比較少講，認為古老，追唔上現代管理學概念，都採用「小公司」、「大機構」等詞語取代。

但舊時香港人普遍稱「公司」為「行」，其起源鮮為人知，中國通HERBERT A. GILES著的《與遠東有關事物之參考字彙》一書，有英文HONG字條，這樣寫道：

「行，一行，或一排也。中國人稱貨倉為行，是因為貨倉的格局是並排列着，而舊式工廠也一樣。現在但凡營商的屋子店子等，一律稱行也。」

記錄很清楚，原來最早「行」非指公司，而指貨倉，後來與外國人經商多了，所有公司或店子都稱「行」了。

「行」的名稱跟着多元化起來，例如「公行」、「洋行」、「十三行」、「南北行」、「花旗行」、「白頭行」等，而主政之人就稱「行商」（HONG MERCHANT）。

這MERCHANT英文字，舊時港人愛音譯為「孖毡」也。

髡

「梳番個民初少女髮型，前面額頭留番啲陰，再着套小鳳仙裝……」

嘩！現在潮流興懷舊，髮型衣着均復古，連帶額前留點劉海，廣州及港人愛稱之為「陰」——差點已遺忘的一個俗語。

此「陰」其實係借音字，應該有正寫的，雖然今之一般字書沒有記錄——就是「髡」也。

這「髡」最早見於《詩經・鄘風・柏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描寫的就是一個泛舟少女，額上有着美妙的劉海。朱熹注「髡」為髮垂貌。

舊日女子髮式，少女梳辮，婦人梳髻，額前劉海。而這些「髡」亦有不同設計，據《清末民初中國各大都會男女裝飾論集》計有：「亂麻髮——將前額面之髮，用火鉗燙成細曲之形式，使於亂中見理，頗自然，但梳刷費時間。覆額妝——將前面之劉海箍加長，至於眉際，使額部全為頭髮所遮，少女多喜之，取其嫵媚也。」

以前粵語稱少女為「留髡妹」或「留髡大姐」，廣東俗諺所謂：「留髡大姐睇花，顧得上顧不得下。」意謂少女為市井之徒所輕薄，上下其手，狼狽不堪也。

勒

「仙人掌有勒，拮得人好痛！」

舊時廣州方言把植物上面的「刺」稱為「勒」，今日香港話偶然聽得人講「勒」，大家的反應：「一定係鄉下佬，表叔之流也！」

不過，以前唔會咁睇法，因為此乃廣州古語，源遠流長，好有歷史地位，因為遠到唐朝時代之文獻已有記載。

唐人劉恂曾經出任廣州司馬，對廣州風物尤熟，寫了《嶺表錄異》（或稱《嶺南錄異》）一書。

《嶺表錄異・卷中・箘竹》曰：「其竹枝上有刺，南人呼為刺勒。」

魯迅先生校勘此書時，則引《猗覺寮雜記》：「南土有刺竹，南人呼刺為勒。」

廣東省有些地方，乾脆稱「刺竹」為「勒竹」。

「勒竹」盛產於中國南端，陸游《老學庵筆記》這樣記載：「海南儋崖諸郡，出勒竹杖，大於千瀡，竹膚有芒，可以剉瓜，東坡詩云：『倦看瀡勒暗蠻煙』是也。」

廣東省有好些鄉下地名叫「勒竹圍」（東莞一帶將「圍」讀成「威」），就是鄉人利用勒竹來做籬笆，或築一條界限，分隔別村，既然是圍着的，就索性叫「勒竹圍」了。

鼞

四十年前香港人，經常將「鼞」（音「烹」）字掛在口邊，例如：

「三妹，記住帶飯鼞返工廠呀！」

「嘩！木屋漏雨，快啲攞個鼞嚟裝雨水！」

「嘿！太豈有此理，一於整鼞傑嘢佢嘆！」

此「鼞」係廣州話對盛載水或物的器皿之稱謂，初時當然係瓦器，進入上世紀工業進步，於是用銻造的就叫做「銻鼞」，用銅造的就叫「銅鼞」等，花款很多，可以作盤狀、鑊狀、煲狀，甚至飯壺狀（上世紀六十年代工廠妹都帶「飯鼞」返工）等。

「鼞」字來源怎樣？《辭源》講得清楚：「小口大腹的瓦器。宋元字書無此字。唯梅氏《字彙》有之。」所說之《字彙》係明朝梅膺祚編著，認為讀音係：「蒲盂切，讀彭去聲。」而清朝的《康熙字典》才再次收錄，解曰「瓶，鼞也。」

清乾隆年間胡文英編撰《吳下方言考》卷二：「鼞音旁。唐李綽云：『智永禪師有禿筆頭數十鼞。』按炷、鼞，音潭也。吳中亦謂之鼞。」

由此得見，「鼞」是吳語方言語調，直到明代才收錄進《字彙》，跟着傳入廣州，更演變為趣怪香港話也。

樽

香港語經常用到個「樽」字，例如「啤酒樽」、「玻璃樽」、「樽裝汽水」等；甚且變本加厲，愛以「樽」來形容人的相貌，例如靚女秘書就叫做「花樽」，身材豐滿誘人者被喻為「三圍十足個可樂樽」等，相當抵死也。

這個「樽」字，其實歷史很悠久，只是被現代漢語的「瓶」字取代，但很幸運，惟獨保留於今廣州語裏，甚至演變到香港語時更顯趣怪。

歷史可追溯到四千幾年前的周朝時代，這「樽」字已經出現，那時正體寫法係「尊」，異體寫法作「罇」或「甎」。

《說文・酋部》：「尊，酒器也。」

「尊」，原來最早用來載酒的。

《周禮》收錄了很多種尊：「犧尊、象尊、壺尊、著尊、太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

古人禮儀，酒係用來祭祀和款客的必需品，也因此，酒和樽是結着不解緣的。

自古以來，特別詩人墨客，更是酒樽不離手，而傳誦至今者當然係李白的《將進酒》：「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嘿，想深一層，好啱末世香港人心態，乾杯！

軒

近年香港好些商店如食肆、髮型屋等為標奇立異，愛把招牌稱作「乜乜軒」，完全係前所未有的（過去只有賣書畫文具的店子才叫「軒」）。

古時候，「軒」指何物？原為車馬的前檐（或蓬），所以其字從車。後來亦指屋檐下。

據明朝張自烈編撰《正字通》記載：「檐宇之末曰軒，取車象也。殿堂前檐突起，曲椽無中梁者，亦曰軒。」

最初，軒並非指室，更無以室名軒。《漢書・史丹傳》云：「元帝留好音樂，自臨軒檻，上賮銅丸以摘鼓。」這裏的「軒檻」就係欄杆是也。

到了唐朝，人們開始愛以室名「軒」，宋朝之後，更加流行，特別附庸風雅者紛紛稱自己的書房為「乜乜軒」，坐在軒中詩興大發，便有蘇東坡的《待月軒記》、黃庭堅的《題也足軒》、楊萬里的《此君軒賦》，其中所謂的「也足」、「此君」，均指的是竹——軒前種了竹。

後來，「軒」又演變為書畫商店，但從未有過如今香港之誇張，竟做了食肆、理髮店、時裝店之招牌名，簡直氣煞風雅之士也。

江湖

「大家出嚟行走，要講吓江湖義氣嘅！」

「阿叔自細闖蕩江湖，乜嘢未見過呀！」

雖然啲對白好似武俠劇集，但今之香港下三流人物仍愛將「江湖」二字掛在口邊，乜嘢「江湖仔女」、「江湖道義」等，當正自己係活於武俠小說的世界裏。

「江湖」一辭雖非香港話專利，但有必要講其起源和何解流行於幫會界也。

根據吳漢癡主編《切口大詞典》（上海東陸圖書公司一九二四年版，最近上海文藝出版社再版，列為「民俗、民間文學影印資料」之第二十六種），在「哥老會之切口」題內：「江湖，湖南、湖北、河南等省之稱會也。」

所謂「切口」即係「暗語」或「背語」咁解。

清朝開國未幾，民間秘密組織反清復明，活動於湖南、湖北一帶者稱「哥老會」，後來組織擴散開，演變為洪幫和青幫，而哥老會的「暗語」則稱黨羽活動範圍為「江湖」。

哥老會的秘密詩句《相會合同》：「看看紅雲遮日月，九州萬國齊起昇，有人知道江湖事，處處江湖路路通。」

雖然，清朝低下層社會流行講「江湖」，但「江湖」（泛指「五湖四海各地」）一辭卻早已有之。梁朝慧皎《高僧傳》記載竺法汰與道安走難，行至新安時，決定分道揚鑣，道安便

對竺法汰說：「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望矣。」流浪四方，於是叫做「走江湖」了。

唐朝杜牧著《樊川集》有《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落魄江湖」一辭就是這樣來的。

不過，到了清朝，幫會組織之多，簡直風起雲湧，「江湖」變成三教九流之地的代名辭。據吳漢癡主編《切口大詞典》，在「青幫之切口」題內收錄了「亂道江湖」，其解釋為「洩漏幫規也」，由此得見，其時之「江湖」就係「秘密社會」之意思。

江湖人士飄泊四湖五海之後，滿面風霜感嘆曰：「未入江湖想江湖，入了江湖怕江湖。」唉！黑社會，怕怕。

好簡單道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像今之香港咁幸福——江湖人物可以洗底也。（編者按：香港政府曾為江湖人物，提供一個改過自新的「洗底計劃」，鼓勵黑道中人投案，革除黑社會會籍，重新做個「清白」無底的「普通人」。）

但「江湖」也有佛源的，據《星雲禪語》第二集「一橛柴」條，唐朝有兩大著名禪林，就是江西馬祖道一禪師和湖南石頭希遷禪師，「在唐代，青年學僧不是到江西馬祖的地方去參禪，就是到湖南石頭希遷禪師那去學道，這就是『江湖』一語的來源。現在，『江湖』一語演變成老練世故的意思。」

花紅

「公司今年搵好多，花紅一定好和味！」

沒錯，每逢年尾，香港之打工仔最為開心，因為就快有「花紅」派，唉，簡直望穿秋水呀！

自開埠以來，香港的唐人商戶（特別南北行）都愛在歲晚年夜飯之後，向伙記們派發「花紅」，當係一種獎勵。

這花紅不屬於固定的薪金，它是時多時少的，視乎舖頭利潤多寡，一般是在利潤中提出一定成數，按職位高低及薪額大小進行分配。

「花紅」之起源，歷史悠久，據宋代孟元老著《東京夢華錄》其中的「娶婦」條：「娶婦至兒門，從人及兒家人。乞充利市錢物花紅等，謂之攔門。」

原來，當初的「花紅」並不代表金錢，只是人們辦喜事，賞給幫閒者的東西。這些「花紅」，即現在人們過年（其時喜慶亦流行），在神像上插掛的那一種，又稱「插金掛紅」，辦喜事的人家就連「利市」和「花紅」贈給下人。後來，大概為了簡便，於是「折現」，完全變為金錢的犒賞了，從此演變為「真金白銀」的花紅也。

架鐸

「哎呀！冇帶架鐸，點開工嘯！」

據饒秉才編著《廣州話方言詞典》的解釋：「工具；傢伙：閂木佬嘅架鐸（木匠的工具）/你的架鐸（你啲傢伙）呢？」

不過，在趣怪香港話，這「架鐸」還有另類意思，特別江湖人物最愛說道：「豈有此理，欺人太甚，班齊架鐸，一於開大片也！」

嘿，既然開片，這「架鐸」當然指的是「武器」，「班齊架鐸」等如「帶齊武器」咁解。

「架鐸」等如「武器」論，原來係出自中國方言，讀音略有偏差，叫做「家生」。《水滸傳》頗多用例……

第二回：「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使人家使家生，較量槍棒。」

第四回：「智深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

第七回：「這幾日見師父演力，不曾見師父家生器械。」

而且，上海話把被人用棍棒等打了就叫做「吃了家生」，後來把一般挨打也叫「吃家生」。

我相信，這「家生」南來之後，就演變成趣怪香港話「架鐸」了。

水腳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係流亡者的集中地，自解放後雲集於斯，都視之為暫時棲身之所：「只要捱一陣，搵夠水腳，我去南洋發展！」或者「我金山嗰邊有親戚，已經寫信叫佢哋籌水腳俾我過去！」

唉，「水腳」，其時人人掛在口邊，都為這「水腳」而擔憂，這本來是廣州方言詞，突然在香港成為流行語了。如果大家不善忘，一定會知乜嘢叫「水腳」，就係「路費」咁解也。

最有趣者，此「水腳」一詞不但係古漢語，而且極流行於宋朝之間……

《宋史・食貨志》：「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缺額，衣糧水腳之屬，湊為年計。」同書《趙開傳》：「……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腳錢十分之三。」又宋朝部彖著《睽車志》卷六：「得水腳資數百千。」

元朝時代也講「水腳」，例如《元史・食貨志》：「官給水腳錢，就場支裝所煎鹽……綱官押運。」

談罷「水腳」出處，又要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唉，其時有人因籌不到「水腳」而感絕望，也有人捱夠「水腳」時不知何去何從，惟有留下來艱苦奮鬥。

而香港就是這樣成長的。

墨超／黑超

香港後生仔女，愛戴墨超（即鏡片黑得像墨汁的太陽眼鏡），只有佢睇到人，而冇人睇到佢嘅眼神，咁做法，係認為好COOL也。

「一於戴番副墨超扮COOL！」

「墨超」這趣怪香港話就在後生仔女界流傳開來。點解唔叫「墨鏡」，而喜歡叫「墨超」？

「超」字，舊時幫會班江湖人物最愛用，甚至今時今日仍會聽得如此呼喝：「做乜喺度眼超超呀，五行欠打呀！」

「超」字係黑語，根據電檢處編輯中英對照之GLOSSARY OF UNDESIRABLE EXPRESSIONS（或可譯作《不良語彙指南》），「超」字不良系列如下：（一）「超」：EYES（「眼睛」），TO SEE（「視」）。（二）「超住」：KEEP WATCHING（「監視」）。（三）「跟超」：KEEP WATCH（「監視」）。（四）「鱔超」：A PERSON IN SPECTACLES（「戴眼鏡的人」）。（五）「鱔」：FOUR（「四」）。

既然黑語中「鱔」係四，「鱔超」當然係「四眼仔」了。

其實，「超」正寫是「瞧」，本意只是偷看一下，現指帶有鄙視態度，看不起別人之意。

今之後生仔女愛學江湖口吻，於是「墨鏡」就變咗「墨超」也。

講完「墨超」之語源，有必要講一下「墨超」之物源。

所謂「太陽眼鏡」，英文SUNGLASSES，又一漢語外來詞，似乎係舶來品，但查此物之起源，竟然係清朝時代廣東人所創始，嘿，真係唔講你唔會知㗎！

明朝末年，西洋眼鏡傳入中國，都係屬於「白鏡」（透明玻璃片）的，但落到廣東工匠之手，就創造了「遮光鏡」——「太陽眼鏡」之前身。

清趙翼在《陔餘叢考》的「眼鏡篇」裏說得相當清楚：「……本來自外洋，皆玻瓈所製，後廣東人倣其式，以水精製成，乃更出其上也。」這裏的「玻瓈」係「玻璃」，而「水精」所指當然係「水晶」也。

這種水晶製成的眼鏡，其時之用途有二：一為官吏斷案時，用以遮掩眼中神色；二為貴族外出時擋日光之用，相當於現在的太陽銀鏡。

最有趣還是第一個用途，官吏審案戴着「墨超」，一於扮COOL，等犯人覺得佢好有威嚴，因無法見到佢眼神，心就會慌起來：「大人，我認罪了！」

後來此種「墨超」被西洋人接納為太陽眼鏡。

最後，要補充的，就是本文所言的「墨超」，也常叫為「黑超」。

風爐

做完劇烈運動，氣喘如牛，噓……噓……「連隔夜風爐都吹得着呀！」

香港有很多行將消失的舊事物，相對而言，亦有很多將消失的趣怪香港話，其中之一就係「風爐」。

舊時香港人煮飯燒火，都要用爐子「透火」，而這個爐，亦隨廣州習慣，一律稱「風爐」。

有一句「冇牙風爐」，係形容小孩子面前甩掉大牙那份怪相的。

「風爐」，這是廣州方言保留古漢語詞的又一例子。甚至早到唐代，漢語已有「風爐」，見陸羽著《茶經》：「凡炙茶慎勿於風爐間炙，燥焰如鑽使炙涼不均。」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那邊有兩三個丫頭煽風爐煮茶，這邊另有幾個丫頭也煽風爐燙酒呢。」可見，到了清代，廣州以外地方仍有人叫「風爐」的。

還有，這「風爐」在舊時不但不俗套，甚而給詩人拿來營造意境，如岑參《岑嘉州詩》有這樣的句子：「岸花藏水碓，溪竹映風爐。」你說美不美？最低限度今之石油氣爐，不會製造出這樣的浪漫氣氛。

一雞

香港人以前愛稱一元為「一雞」或「一雞嘢」，究竟出自何經何典？

經典就冇嘞，只不過係與塘西花月扯上關係。

話說塘西飲客們在酒家擺花筵，召妓陪酒，初步手續先寫一張「花箋」（或稱「花紙」、「局票」），而格式亦有一定，先寫自己名號（以幾多「少」自稱），中間寫妓女名字，末後一行為妓院名稱。

寫好之後，便交由酒樓雜役（稱「豆粉水」）帶去妓院，那些阿姑接箋之後，便應召「出局」。

妓女每次局票收一元，而省港人士向來愛稱妓女為「雞」，既然一元召得一「雞」，後來就索性稱一元做「一雞」或「一雞嘢」了。

順帶一提，這一元付出只是陪酒談笑而已，屬「體面上」的手續（或者「車馬費」），如果飲客想追得塘西阿姑而可一親香澤，還要花很多很多的錢，這「一雞嘢」只是買個美夢的開始吧了。

在二十世紀初，這一塊錢的價值也不菲，因為在石塘咀酒家擺一圍魚翅席，需費十二元上下，那位阿姑要是一晚走好幾席，亦算係相當好搵也。

羅庚

「搬新屋，睇吓風水，帶備一個羅庚可也！」

香港人愈來愈愛講風水之道，於是職業、半職業，甚至業餘「堪輿家」都傾巢而出，好不熱鬧……

「個羅庚呢？」

係嗮，冇羅庚，點睇風水呀？

所以，趣怪香港話「羅庚」不能不識也。

咁「羅庚」究竟係乜？

羅翽雲著《客方言》指出：「堪輿家所以格定方向者曰羅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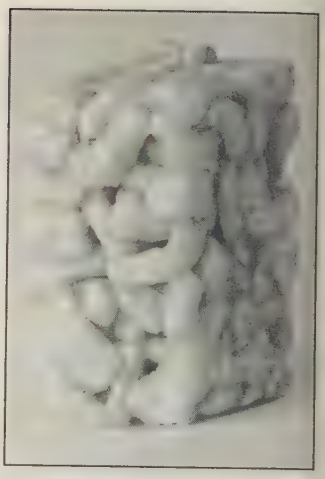
可見「羅庚」乃源自客家話，就是風水先生經常帶備的羅盤。這個羅盤並非一般的指南針，而是刻有很多天文符號及度數，非行家以外之人可以看得明白也。

「羅庚」之「羅」，係網羅天上日月星辰之意，《史記・天官書》：「旁羅日月星辰。」

古文之中，羅盤又曾稱「羅鏊」。羅翽雲的解釋：「以其羅列星度曰羅，以其可以旋轉曰鏊。庚者，經之轉語，《月令》毋失經紀，注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此羅經之義也。」

沒錯，這羅盤是可轉動的，以此確定「經紀」（天文進退度數），所以又叫「羅經」，而「經」與「庚」係一聲之轉也。

蛋饊



「炸緊蛋散，細路仔唔好亂嗡嘢呀！」

歲晚應景之趣怪香港話，就係開油鑊炸「蛋散」——實在正寫應為「蛋饊」。

此「饊」字又係好古老也，最早見於《說文》：「熬稻粻餭也。」

段注：「熬、乾煎也。稻、稌也。稌者，今之糯米，米之黏者……張皇者，肥美之意也。」

原來古時所吃的所謂「饊」，其實就係乾煎（不落油）糯米餅，所稱「張皇」（「粻餭」）只係煎時發大散開貌。所以，《急就篇》解得最清楚：「饊之言散也。熬稻米飯使之發散也，古謂之張皇，亦曰其開張而大也。」

作為一種油炸食品，《本草綱目》中有載：「寒具，即今饊子也，以糯粉和面，入少鹽，牽索紐捻成環釧之形，油煎食之。」

上面所說之「寒具」，有認為係「環餅」或「麻花」，南宋林洪說：「寒具，世疑饊子也。」到明朝李時珍則確定為「今饊子也」。

好了，講番舊時開油鑊炸油器，真係好多禁忌，孩子不能亂說話。「蛋饊……散嘞，散嘞……」立刻給大人摑嘴巴，更正說：「係笑口常開，開花結果……」

雜碎

這幾十年來洋人（特別美國人）遊埠抵港，幫襯中式食肆，定必吩咐伙計：「CHOP-SUEY！」

沒錯，CHOP-SUEY，「雜碎」已列入英文牛津字典內，如果唔識，好打有限也。

「雜碎」其實源出粵菜「雜燴」。

這「雜燴」，在廣東菜譜中微不足道，只有中小飯店才經營此小菜。中小店的消費對象，多數是勞動羣眾，他們要求經濟實惠和供應方便。「雜燴」正好具備了這兩方面的特點。例如，從用料看，它有花肚、叉燒、熟豬肚、熟蝦仁、珍肝、香信和青菜七樣之多，主料合理、食用率高、營養豐富、價錢便宜。

後來，「雜燴」隨着清末華工出洋，去了美國，演變為「雜碎」（蔬菜、肉類和麵條炒成一碟，嚴格的說，這是「雜燴炒麵」），在幾個花旗大埠享有盛譽。那些華人餐館全都叫做「雜碎館」，還要在門外用霓虹光管閃着英文CHOP-SUEY作廣告宣傳。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鄒韜奮在上海辦的《生活》雜誌中所發表的「美國通訊」，曾有專文提及此事。

最有趣的事，兩個美國大埠皆曾自稱係「雜碎」發源地，而竟大打官司……

「雜碎」官司，三藩市與紐約對簿公堂。

三藩市堅持「雜碎」係當地華人首創，而紐約則認為係出自曼哈頓唐人街，「雜碎」係因李鴻章訪紐約而創，所以向稱「李鴻章雜碎」，甚且李鴻章未到過三藩市。唉！簡直審死官也。

多年來爭持不下，結果八八年由三藩市地方法院主持一項有關「歷史回顧及申訴」的聆聽，而總部設於三藩市的「美國華人歷史學會」提交一本族譜，述及一八四八年當地發生的事情……

當時深夜，有一班喝醉的礦工因找不到餐館進食，遂強闖華人宿舍，用槍指嚇廚子（該族譜其中一位族人）要他弄吃的，而廚房僅餘一些菜肴及麵條，惟有炒成一碟奉上，竟甚得礦工稱讚，問何名稱，他隨口答曰「雜碎」。

當沒有同期的原始資料提出另一種說法時，這族譜是最有利的證據，因為它比李鴻章訪美（一八九六年）早了四十八年，即是說，美國未有李鴻章到訪，便已有「雜碎」出現。法官判決曰：「雜碎發源地係三藩市！」

三藩市向來標榜當地「雜碎」才屬正宗，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重慶及昆明的菜館，都貼上「本店供應真正舊金山雜碎」廣告，以吸引美國大兵，這個「真正」確有淵源也。

何解紐約認為「雜碎」係源於該市？為甚麼雜碎又稱「李鴻章雜碎」？原來一八九六年間，李鴻章訪美，到過紐約，當地掀起了中國熱，當時情形，梁啟超在稍後二年旅美觀察所得，記於他的《新大陸遊記》：

「雜碎館自李合肥（李鴻章）遊美後發生。前此西人足跡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後一到遊歷，此後來者如鯽……合肥在美思中國飲食，屬唐人埠之酒食店進饌數次。西人問其名，華人難於具對，統名之『雜碎』，自此雜碎之名大噪。僅紐約一隅，雜碎館三四百家，遍於全市……中國食品本美，而偶以合肥之名噪之，故舉國嗜此若狂。凡雜碎館之食單，莫不大書『李鴻章雜碎』、『李鴻章麵』、『李鴻章飯』等名……李鴻章功德之在粵民者，當惟此為最矣。」

從梁啟超這段話，可得出幾個結論：（一）紐約華人以雜碎款待李鴻章，可見李來訪美之前，雜碎已有；（二）李鴻章在紐約掀起中國熱，華人引以為榮，於是任何菜式都冠以「李鴻章」之名；（三）跟着「雜碎館」成行成市；（四）李鴻章對華僑最大功德就係令到雜碎出名。

私己

「老公，呢一對鞋我用私己錢買㗎！」

沒錯，但凡講到自己儲蓄起來的錢財，就叫做「私己」或者「私己錢」（特別已婚女性最愛這樣說的）。

「私己」，就字面一樣可解，「私」係私人，「己」係自己。

不過，這「私己」乃源自中國之古老方言，散見於俗文學裏，例如《醒世恆言》第二十回：「我們是本府腳頭關提來差往公幹的，私己搭一二人，路上去買酒吃。」此「私己」解作「私下」。

而講到錢，卻用「私房」（私下積蓄的銀錢），例見《北史・崔昂傳》：「孝芬兄弟，孝義慈厚，一錢尺帛，不文私房。」

後來的通俗小說經常採用，例如《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回：「丈夫可知小舅要娶老婆，原來自趲得些私房，如今教我倒換些零碎使用。」

又例如《二刻拍案驚奇》第六回：「欲待要去，只可惜先前不曾留心積趲得些私房，未好便輕易走動。」

不知何時，「私己」和「私房」南傳，意思混而為一了。

間隔

「呢間屋間隔幾四正，買得過！」

「個廳搵個古董架間隔一下就雅緻得多也！」

香港寸金尺土，港人買樓精打細算：「睇真吓啲間隔至好作決定！」

其實，香港話所講之「間隔」，係有好古老之歷史淵源，竟來自唐朝時代用語「間架」的俗變也。

「間架」是唐代對房屋結構形式的統稱。

例見《文苑英華》卷八二〇《鎮海軍使院記》有云：「地聳勢峻，約而有敞，肥楹巨棟，間架相稱，雕煥之下，朱紫芮芮。」

又見於《朱子語類》：「譬如看屋，須看到那房屋間架，莫要只去看那外面牆壁粉飾。」

到了晚唐，「間架」變成暴政，《舊唐書・盧杞傳》有載貪官橫徵暴斂，連房屋間架都要收稅：「明年六月，趙贊又請稅間架，算除陌，凡屋兩架為一間，分為三等；上等每間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

嘩！簡直民怨四起，跟着兵變了，「軍聲浩浩……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呼曰『勿走！不稅間架！』」顯然亂兵用「不抽房屋稅」煽動老百姓起義也。

打烊

「舞廳打烊，一於去宵夜囉！」

上世紀五十年代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店舖晚上收市，特別舞廳、夜總會、酒樓茶室等，一律愛叫之為「打烊」也。

唔講你唔知，「打烊」係來自上海話，原來寫法係「打樣」。

據陸澹安編著《小說詞語匯釋》：「打樣，店舖晚上收市，上海人叫做『打樣』，今通常寫作『打烊』。【例】（《文明小史》十九）他一個人正在那裏默默的來想，不提防堂倌一聲呼喊，說是打樣，只見吃茶的人，男男女女，一哄而散。」

何解上海人會稱關舖為「打樣」？

胡祖德著《滬諺》認為最正確寫法應是「打煬」（俗寫「烊」，解作「火燒得很旺」）：「店舖日晡閉門曰打煬。造屋必先繪圖，曰打樣。買賣大宗貨物，先看貨樣，亦曰打樣。今滬人俱呼落市為打樣，蓋樣、煬二音相似之誤也。或問其意義，滑稽者曰：世無永不倒閉之店，先打一倒閉樣子看看。」

哈，哈，竟拿俗話來搞笑，既然睇樣板，上海人亦稱「打樣」，而店舖之「打樣」，滑稽解釋：「未開舖先睇吓執笠個樣先。」

買水

「睇佢個衰樣，買水咁嘅頭！」指人「頭耷耷，眼濕濕」，哭喪着臉的，就說他是「買水咁嘅頭」也。

原來，廣東葬俗，在死者未入殮前，例有擔幡買水之儀式，是由喃嘸先生及鄉村鑼鼓隊，及其孝子孝女，一齊到河邊舉行……

劉萬章著《廣州的舊喪俗》指出：「請喃巫選了一個潮水漲的時間，叫孝子捧着瓦盆子，盆裏放幾個錢，一條白色手巾，上面蓋一把葵葉扇……孝子一面捧着盆，一面哭着，一直往水邊去；到了水邊，把葵葉扇和幾個錢丟在水裏，然後拿一盆水回來，叫做『買水』或『請水』。回來是不要哭的，而且不依原路回家，叫做『死人唔尋舊路』，到了家裏，把那條手巾扭乾，在離開屍體幾尺的空間，搖了幾搖，說是替死者洗臉。」

這段文字講得很清楚，把錢丟在河中，然後載一盆水，即是向河買水，買水回家，替死者洗臉，表示孝心，服侍他到最後一分一秒，然後將屍體放入棺木，謂之「入殮」也。

擺路祭

舊時，香港人認為孩子們踎街邊檔，通街食嘢有失斯文，就會很不高興的加以責罵：「吓，你估擺路祭呀！」

「擺路祭」，早已遺忘的趣怪香港話，卻源於非常古老的喪禮儀式。「路祭」，自唐已盛行，出殯時，親友在靈柩經過處設筵致祭，名為「路祭」，又叫「路奠」。

宋司馬光《書儀》有載此儀式：「奠於與所經過者，設酒饌於道左右，望柩將至，賓燒香酹茶酒，祝拜哭。柩至少駐，主人詣奠所拜，賓哭，從柩而行。」

中國人非常重視厚葬，出殯儀仗隊巡遊大半天，中途當然要在路邊吃點東西。

《紅樓夢》第十四回寫賈府出喪：「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

嘿，非常誇張，「設席張筵」，用今之俗話：「喺街邊擺番幾十圍酒席也。」

舊時禮教「沽酒市脯不食」，將沿途就地吃東西看作是有失斯文，所以嘲為「擺路祭」，意謂「食得咁過癮，送殯呀！」

不過，時移世易，今之大都會甚而視露天茶座（摩登大牌檔之類）為高格調享樂，還理他甚麼擺路祭呢？

舊日，出殯的靈柩會返回先人生前居所附近，稍作停留，讓街坊拜祭，這就叫做「擺路祭」。

路數

「潮流興秘撈，所以，有乜好路數呀？」

但凡談到找方法找門路鑽營，就叫做「路數」，而且帶刁鑽意味，甚至有點旁門左道，頗似另一俗話「走後門」也。

「路數」又係舊中國方言，散見於明代通俗小說之中，例如《二刻拍案驚奇》卷四：「小子姓游，名守，號好閒，此間路數最熟。」

嘿，好有趣，這游「守」好閒，分明係拿成語「游手好閒」來開玩笑了。「路數最熟」，即係最懂鑽營，好識搵錢，十足今之港人心態也。

還有，擅於描寫江湖浮生的《水滸傳》，經常引用到「路數」的。

第十六回，公孫勝道：「返一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知他來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同大路上來。」

第三十一回：「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已自都認得路數。」

沒錯，在衙門混過，當然路數多多，竟古今如一。所以，「路數」這俗話帶點旁門左道，既然這樣，有時又叫做「窿路」——捐窿捐罅咁嘅意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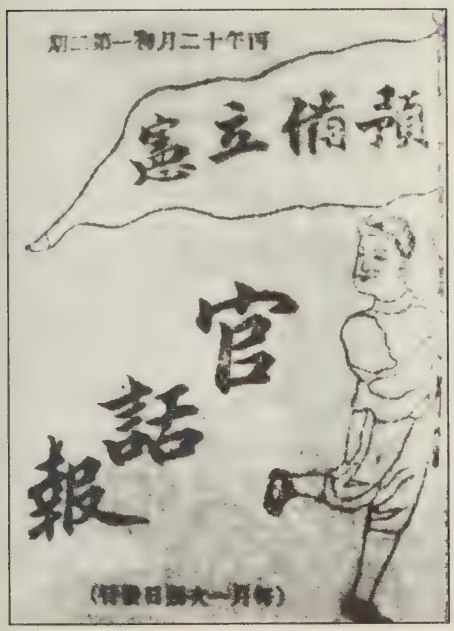
路邊社

「聽講話，阿乜乜俾人炒咗魷魚喎！」

「喂！小道消息，阿乜乜就快結婚咯嘅！」

信唔信好呀？既然講明係小道消息，還是找多點資料來源引證一下吧。

過去，有句趣怪香港話叫做「路邊社消息」，專用來形容道聽途說的新聞，相當生鬼。「路邊社」有兩重意思：其一，係指來自街頭，非正統；其二，特意幽「路透社」一默，因「路透社消息」係好嘢，而「路邊社」屬流嘢；可見創此香港話者具備趣怪頭腦也。



其實，在世界報業史上，中國開創兩項重要紀錄：創最早有報紙（唐朝時代已有「官報」出現），及開「小道消息」之先河（宋朝時代已出現大量的「小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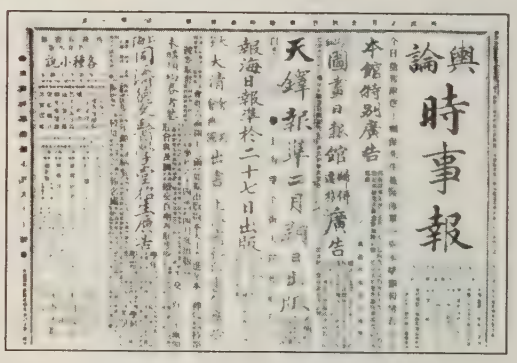
嘿！原來「路邊社」係咁古老嘅！真係唔講唔知㗎！南宋年代私營的報紙多起來，又加上當時內憂外患，政治混亂，老百姓都想知多點情況，於是小道消息滿天飛。

《宋會要稿・刊法》載有淳熙十五年正月二十日話：「近

聞不逞之徒，撰造無根之語，名曰小報，傳播中外，駭惑聽聞。」

可見當時的「路邊社消息」一律稱「小報」也。

周麟之《海陵集》卷四載《論禁小報》：「方陛下頒詔旨，布命令，雷厲風飛之時，不無小人譸張之說，眩惑眾聽……小報者，出於進奏院，蓋邸吏輩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竟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為實，以無為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郡間得之，則曰：『小報到矣。』他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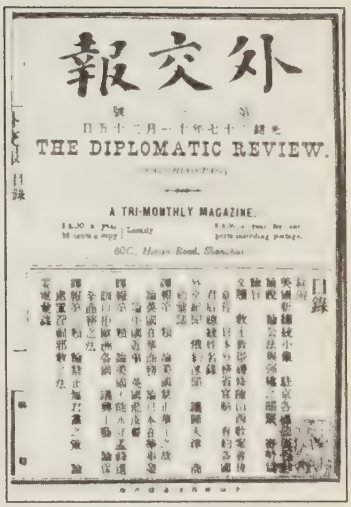
長篇大論引以上的話，為的想講清楚當時的「路邊社」情況，這些「小報」是「以小紙書之」，由謀私利的官員經營（後來有民間私營的），派人飛報遠近，而此等混淆虛實的消息亦稱為「小報」。

周麟之認為要禁，因為「使朝廷命令，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一。」

沒錯，「路邊社消息」太多，實在影響「國體」也。

南宋時代「路邊社消息」泛濫。

經營「小報」的機構，派出「記者」四出打探消息，甚至連朝廷各部門都有「臥底」，非常誇張。


外交報
THE DIPLOMATIC REVIEW.
A TRI-MONTHLY MAGAZINE.
目錄

趙升《朝野類要》卷四載：「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泄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

這「隱而號之曰新聞」，值得鉤出來一談，雖然「新聞」這個名詞，早在唐代就已出現，例如唐人尉遲樞著有《南楚新聞》一書，不過，所錄者都是些短篇故事。

但是，把報道朝廷政事動態和小道消息等叫作「新聞」，應從南宋開始。也可以這樣說：具有時事報道含義的「新聞」這一術語，在中國是古已有之的，儘管其出處係與「路邊社」有關。小道消息會造成謠言，會引起公眾恐慌，會影響國體，朝士提出禁議，《宋會要稿・刊法》載有淳熙十六年閏五月二十日詔：「今後有私衷小報，唱說事端，許人告發，賞錢二百貫文，犯人編管五百里。」

嘿，「唱說事端」這個「唱」，又應該係另一趣怪香港話，所謂「唱到佢行」、「唱衰佢」等造謠生事的「唱」，原來又係古老漢語，唔講又真係唔知嘅！

有冇鐳

「喺南洋返嚟，大把鐳咯！」

舊時南洋華僑返港，人人以羨慕眼光視之，都認為其發了達，大把錢。

「錢」叫做「鐳」，粵閩兩地某些區域的方言，因為人民雜居相處，語言相互吸收，又加上向菲律賓、印尼等地遷移，大家都說「鐳」，連帶菲籍及印尼籍人士也使用……

「有冇鐳呀？」

「我冇鐳呀！」

竟有語言研究人士誤認「鐳」是個外來語。其實此乃地道漢語。

「鐳」，早於晉朝時代已出現，但不解作錢。《文選》有用例：「乃掘地而攻，子命穴浚塹，真壺鐳瓶甒以偵之。」

《廣韻》解釋曰：「鐳，瓶也，壺也。」

原來那個時期，「鐳」非錢，而係瓶子。後來落到閩南方言，在意思上慢慢有所變化，清朝時代輔幣的「銅元」（北京叫銅板，廣州叫銅仙），閩南方言就稱之為「鐳」也。

後來，引伸到所有金錢都係「鐳」，「有鐳」就係有錢，「冇鐳」就係冇錢。

「冇鐳就要搵鐳，一於搵到大把鐳為止！」南洋老華僑對後生仔鼓勵曰。

老番冬

聖誕節，舊時香港人愛稱「老番冬」（番鬼佬冬節），而上海亦曰「外國冬至」，其時叫「聖誕節」，幾乎限於基督徒也。

「聖誕節」英文CHRISTMAS（來自中古英文CRISTE-SMASSE），是由CHRIST（「基督」）和（MASS「彌撒」）兩字合成的，最初使用這名稱是遠在一〇三八年。為何CHRISTMAS又可簡寫為X'MAS？原來，希臘字母「X」的讀音相等於CHI，後來就用這個「X」把CHRIST簡化了。

關於聖誕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份子有頗多的爭論：「不能叫聖誕，只可叫耶誕！」

此論，多數係儒家信徒提倡，他們認為孔老夫子這樣偉大的聖人，他的誕辰都謙稱為「孔誕」，為甚麼耶穌不稱「耶誕」，偏要獨霸「聖誕」？

「耶穌是聖人，稱它的誕辰為聖誕節，是天經地義。」教徒們爭辯。「既然這樣，我們的孔聖人誕辰也要稱為聖誕節。」孔教中人不滿。

唉！「聖誕節」一詞沿用了好一段時日，如果真的要改，豈不是那一大堆名詞如「聖誕老人」、「聖誕卡」、「聖誕大餐」、「聖誕樹」都要改嗎？

查看資料，發現「聖誕節」這名稱在中國很早已出現。

清代初年的文學家吳漁山寫有《憶聖誕詩》，可見「聖

誕」一詞很早已經確立了。

這吳漁山曾任上海天主教司鐸，《憶聖誕詩》其中七絕二首最具代表性：

「一日嬰兒墜地時，庶無罪悔蓋難之，自天而降福哉福，由女以生奇矣奇。」

「羣聖吁嗟引勞領，萬方舞蹈喜開眉，與偕昔許今來慰，記取陽回四線期。」

前者歌頌聖女誕下聖嬰，後者描寫朝聖者之熱鬧，中國人詠聖誕，恐怕要算吳漁山為最古矣。

至於香港何時有聖誕節？開埠後第二年，即一八四二年，其時英國基督教聖公會在花園道興建聖約翰大教堂，那年教堂就傳出了平安夜歌聲，中環（其時稱「維多利亞城」）出現了報佳音。

到香港漸趨洋化之後，「老番冬」就成為一種負擔了。原來，往日買辦為討好洋人，竟開聖誕送禮先河，衙門及洋行打工仔被迫撲水送禮，狼狽不堪。甚至一九五九年，港督柏立基在當年平安夜發表聲明，嚴禁公務員接受餽贈：「聖誕節不得淪為賄賂節！」

嘿，不知要到何時何日，咱們中國人過年，才會停止互相送禮這風俗習慣呢？

角落頭

「佢傷心嗰陣，就會匿喺角落頭不停飲泣！」

「唉，屋仔細細，連角落頭都塞滿晒物件！」

但凡牆根屋角，趣怪香港話就叫做「角落頭」了，而「落」又係讀平音，很是古怪，與書面的「角落」有頗大出入也。

在我翻閱方言資料時，似乎有所發現，我總覺得這「角落頭」，最早之源，應該是「角觡」，而今之辭書都沒有收錄。

《廣韻》最先有此解釋：「觡，屋角。」

清朝胡繩崖著《吳下方言考》卷十：「角觡，音谷碌……案角觡，牆根隱隙之地也。吳中謂門後曰角觡。」

這段資料頗為重要：其一，「谷碌」之音，與「角落頭」的「落」音非常相近；其二，源自吳語方言。

「角觡」一詞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相當流行，描寫這個時期士大夫生活的《世說新語》卷六「輕詆」，可見用例：「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觡中，為人作議論。」

其意思係指光明正大之人，不應住偏僻不為人所見之地，這是東晉士大夫因政治形勢渡江之後，吸收使用吳語方言的例子。「角落頭係唔見得光嘅！」早已有此意。

盲公竹

「我靠晒你㗎嘞，你係我嘅盲公竹！」

但凡「完全依靠某人的指導」的意思，我們趣怪香港話一律稱之為「當晒係盲公竹」。

「盲公竹」，盲人手杖俗稱，說得漂亮點，就是盲人的「眼睛」也。

在香港，連盲公竹都有一段滄桑史的。

上世紀初，我們所見的盲公竹，的確是名副其實的一枝竹竿，雖然只有手指般粗，卻很長，高度竟超過盲公的頭，很筆直而堅實，而盲人拿竹的手勢，頗像我們揸筷子或揸毛筆，而且是拿着竹竿的上半截，「督督督」的走着路。不過，香港很早便洋化，到三十年代，開始有了以西式木製手杖作盲公竹的，提起來輕便，但舊日的竹竿還未完全被淘汰呢！

到了五十年代，所有的盲公竹，已一律改用「手杖式」了，而且已有統一的形式，規定是紅白兩色相間的，而且沿用至今。盲人過馬路時，舉起紅白相間手杖，駕車人士就會注意到，也就份外小心了。

香港並沒有出售盲公竹的商店，只有盲人輔導機構會有售。近年產品走向「HIGH-TECH化」，連盲公竹都追上潮流，便有馬鞭形「縮骨」盲公竹之設計，是金屬（銻或鐵）製成品，不用時可以摺起來的，但卻沒有漆上紅白兩色的顏料。

波蘿蓋

「嘩！佢踢波嗰陣俾人兜腳踢中個波蘿蓋，今回手尾長咯，如果醫得唔好會跛㗎！」

踢中「波蘿蓋」？乜嘢叫做「波蘿蓋」？

通常用刀開波蘿時，會將頭尾兩端先切割下來，就是兩個圓形的蓋子。香港人愛稱「膝蓋」（或「膝頭」）做「波蘿蓋」，可能取兩者之形似吧。

不過，翻閱丁惟汾先生著《俚語證古》，竟有新發現，原來這「波蘿蓋」係來自古俗語「樽櫨蓋」（又有一個變奏「哥勞拜」），該書「形貌」篇寫道：

「膝蓋謂之哥勞拜，哥勞為樽櫨之音轉。《淮南子・本經訓》，慄抹樽櫨。高注，樽櫨，柱上跗。即梁上短柱也。樽櫨本為足上跗之名，即膝蓋也。梁上短柱之形似之，因即取以為名。拜蓋之疊韻音轉，足上跗為圓蓋，故謂之樽櫨蓋。」

如此看來，「波蘿」或「哥勞」，其原字應為「樽櫨」，意指古時建築物屋樑上的短柱，所謂的「柱上跗」了。而人體腳部的膝，「足上跗」，古人亦稱「樽櫨」，因為該骨成一蓋型，故又叫「樽櫨蓋」，去到某些方言俚語變成「哥勞拜」，甚至「波蘿蓋」也。

而「波蘿蓋」又會叫為「膝頭哥」，相信這個「哥」是「波蘿蓋」的「蓋」字之音轉吧！

口立濕

阿媽教仔曰：「食咁多口立濕，冇益㗎！」

拍拖男女曰：「買定啲口立濕，睇戲食！」

任何零食，不論雪糕、糖果、豬肉乾，牛肉粒、薯片等，我們香港人統稱為「口立濕」，又係有音冇字，此「立濕」只係本地人自創也。

既然潮流興食「口立濕」，本《港式廣府話研究》就要查根究柢一番……

嘿，又係大膽假設，宋朝時代中原民間口語有「肒臘」者便是，傳到廣州話才加個「口」字，變成「口肒臘」也。

「肒」字始見於《廣雅》：「臡謂之肒。」這「臡」即「羹」的異體字，用肉煮成濃湯便是「羹」，所以「肒」即係肉汁。

「肒」的讀音，「乞及切」音「泣」，到宋代中原語，讀成「落合切」，如「立」音。

先有「肒」字，後來才出現「臘」字。據《集韻》、《韻會》等書，這「臘」讀如「悉合切」，音「級」。

到宋朝某個年代，「肒臘」這口語詞出現，皆音近我們香港話的「立濕」。至於「肒臘」作何解，始見於《集韻》：「肉雜也」。

乜嘢叫「肉雜」？可能係「雜食」（或者「零食」）。傳到去廣州之後，講吓講吓，好可能講成「口肒臘」也。

神砂・濕柴

「有冇碎銀搭巴士呀？」

香港的一毫、五毫、一元、二元、五元等硬幣通稱「碎銀」。不過，舊時市民卻愛叫「碎銀」為「神砂」或者「濕柴」，究竟有乜出處？

先講「神砂」，有說係脫胎自中藥名「辰砂」。這「辰砂」亦稱「朱砂」，為煉汞最主要原料，中醫學上用為安神、定驚藥，湖南辰州（今沅陵）所產最佳，故名「辰砂」。由於辰砂只屬水銀，而不是真銀，也不值錢，所以不值錢的「碎銀」就叫做「辰砂」（後來寫作「神砂」）。

與「神砂」有異曲同工之妙者，就係「濕柴」，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流行，以之稱碎銀或濕濕碎的銀紙。

所謂「濕柴」，又與當時社會之燃料有關，那個年代家家戶戶煮飯燒水，都有賴於柴炭。柴舖賣柴之前，須要把新進貨的柴放在陽光之下曬乾，乾柴易起火，無煙，深受歡迎，所以賣得貴。但濕柴則賤價而沽，嘩，買回家生火困難，濃煙撲面，不禁嘆曰：「雖然一大束，但冇乜用喇！」

沒錯，上世紀三十年代，國內瘋狂通脹，銀紙貶值，拿一大束上街都買不到甚麼，時人就稱之為「濕柴」。後來發展到濕濕碎的銀紙，因冇乜用，就索性一律叫做「濕柴」也。

月份牌

「喂，新嘅一年又嚟嘞！快啲換咗個舊月份牌罷喇！」

嘩！「月份牌」，差點已遺忘之古老趣怪香港話也。

不過，今之老人家間中亦會懷舊，也會把「月曆」或「日曆」稱做「月份牌」的。

其實，中國舊時並無「月曆」或「日曆」（係由西洋引進廣州，十三行商人最早使用），只有「皇曆」（廣東人則稱為「通勝」），要查日子，就翻看這「皇曆」冊子吧。

香港和廣州的農民愛稱一種年畫為「月份牌」的，該木刻年畫除印有吉祥圖案之外，還有一年十二個月份的節氣日期，例如正月哪一天是立春，哪一天是雨水，二月哪一天是驚蟄，哪一天是春分，三月哪一天是清明，哪一天是穀雨等等，其實是將「通勝」有關的節令簡化，方便參考。

鄉村的農夫教育程度低，購買力弱，很少會每年買本「通勝」，但會買一張印有十二個月的節氣的年畫回來，糊在一塊木板（或木牌）上，掛在牆頭，提點自己，這就叫「月份牌」了。很多鄉村的雜貨店，也是用木牌貼上這張年畫，方便買不起年畫的貧農到來觀看。後來，西洋月曆（或日曆）引進，省港之人一樣稱之為「月份牌」也。

GOLDEN ESSENCE

肇泰水火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THE PEAK GN ASSURANCE & GODOWN Co. Ltd.

夾餸

「大家食飯夾餸喇！」

「做乜咁客氣啫，夾多箸餸喇！」

香港人好飲食，又好請客，大排筵席之際，主人家頻頻這樣招呼：「夾餸喇！」

沒錯，這趣怪的「夾餸」，表面看來好簡單，禮儀的表達語，其實亦大有來頭，及係源自古代日常語之「梜一箸餸」也。

最古的時候，筷子的名稱是叫「箸」，也作「櫡」、「筯」、「筴」，總之不叫「筷子」。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這是說三千年前的商周時候，王侯貴族已用象牙做筷子了。

後來，「箸」又名「梜」，見漢史游著《急就篇》：「箸一名梜，所以夾食也。」相信，「梜一箸餸」的日常漢語就是這樣來的，而落到廣州方言就簡化為「夾（梜）餸」或「夾番箸餸」了。

至於「筷子」這俗稱怎樣來的？

陸容著《菽園雜記》指出：「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為快兒，幡布為抹布。」嘿，原來因為忌諱，不叫「箸」（近「住」音，「住」者，停留、停止的意思），而叫「快」，諧聲為「筷」了。

出恭

「真係慘，人有三急，搵個公廁出恭！」

「好忙呀，做到連出恭都冇乜時間呀！」

沒錯，一講到上廁所大便，趣怪香港話就叫做「出恭」，而且曾被視為卑俗之言，屬低下層階級語系，有教養之人不會談「出恭」的，君不見阿媽教仔：「乜嘢出恭呀，冇厘貴格，以後講『去洗手間』，知唔知道呀！」

唉！其實「出恭」之出處好文雅，而且與文人息息相關也。

明朝時代，政府開科取士，試場規模甚大，而廁所設於場外，考場中有「出恭」和「入敬」牌。應考的士子要出外大便，須要領「出恭」牌，所以後來稱大便為「出恭」了。

《西遊記》第二十五回這樣寫：「八戒鬥他不過，叫沙僧抵敵，我去出個恭來，悄悄走去草坡上睡。」

在這俗話講得非常流行時，便有變奏為「出小恭」——即「小便」。

《紅樓夢》第九回：「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

《老殘遊記》第二十回：「兩人商議，要害小人性命，適逢小人在窗外出小恭聽見，進去捉住。」

踎墩

「唉，今個月踎墩，冇工開，一家大細冇飯食也。」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人浮於事，這「踎墩」之聲便到處可聞。

失業待聘何以叫「踎墩」？

此香港俗語係源出自咕喱文化，上世紀初，香港湧入大量勞工，皆因國內農村破產使然。

那些咕喱初來埗到，都集中在上環中環的碼頭與海邊，等候僱主到來招聘開工。通常岸邊上落貨地方，廣州話叫「墩頭」，咕喱等得久了，便蹲下來，俗稱「踎」，於是蹲在墩頭上待聘這種行為後來就叫「踎墩」了。

隨着香港島城市化過程，咕喱不可能再在碼頭「踎墩」，那些「墩頭」便往陸上空地遷移，時至今日，港島還有一個最著名而歷史最悠久的人力市場，就是灣仔的修頓球場邊緣。每天清晨五時開始，苦力、建築工人、三行工人等陸續集中於球場邊緣，分別坐在馬路旁的鐵欄杆上，或者蹲在路邊， 等候各界判頭或工頭到來「揀蟀」。

在開工前，工人們都愛在附近的低級茶館及大牌檔吃早餐，如果判頭急不及待，就索性去茶樓請人，此所以其時灣仔一帶最多「地踎館」（或「地踎茶樓」）也。

踎墩樓

「阿王行船㗎，居無定所，想搵佢呀？試吓踎墩樓喇！」

「踎墩樓」，係唔係踎墩人士聚居之地呀？

對了一半。

因為唔係所有失業待聘（即「踎墩」）之人都會在此處出現，而只係限於海員也。

一般老香港都會記得，最後一所「踎墩樓」，三十多年前仍然存在，位於西營盤大馬路七號差館附近，樓高三層，是古老式洋樓。說清楚一點，它從前是海員的會所，俗稱「水手館」，又叫「些喇堪」。

「些喇堪」，乜嘢嚟㗎？英文係SAILOR HONE（「水手之家」），香港海員唔鹹唔淡譯之為「些喇堪」。

舊時做海員的，多數沒有家室，他們的被僱用，是有時間性的，放船回來，即自然解僱，既然單身，居無定所，就住進「些喇堪」，等候另一次被僱出海。在那段時間，就等於踎墩，所以就被稱為「踎墩樓」，樓內海員全都係踎墩之人也。隨着海員行業式微，「踎墩樓」亦不復存在了。

定

「應該移民定留喺香港？」

當年，香港人曾深受「九七問題」影響，於是口邊就不離「定」（或「定話」）字這疑問詞了。

「去加拿大『定』去澳洲呀？」

原來，這「定」的語源，又係來自古老之漢語也。

曾經一度，漢語的「定」係解作「究竟」、「抑或」、「還是」等。

早在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容止》有見，當時是桓溫問計於王珣，便有此語：「桓溫王曰：『定何如？』」這「定何如」，即「究竟如何」咁解。

漢之後，唐宋詩詞經常運用。

杜甫《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所謂之「杭州定越州」，也即是說「杭州抑或越州」的意思。

南宋楊萬里《中秋前兩日別劉彥純彭仲莊》詩有此妙句：「要得長隨二三友，不知由我定由天？」很宿命主義，究竟由我還是由天決定呢？

嘿，當走定唔走，未必自己控制得到時，禁不住嘆曰：「不知由我定由天！」

揸甌

「揸甌乞食。」

「喺乞兒甌度搶飯食。」

時下香港人好興咁樣罵人，好多時執起筆唔識個「甌」字，惟有用個「兜」字代替，此「兜」係「兜圈」個「兜」，而唔係瓦器嘅「甌」也。

一向廣州人愛稱小碗或小盤為「甌」，因大多數係指瓦器（而非瓷器），所以視之為下賤之器物，用來載食物餵貓狗餵豬等，故有「貓甌」、「狗甌」等稱謂。

舊時廣州人迷信，害怕孩子命硬養唔大，不特要把小名改稱為阿豬阿狗等，甚而連吃飯用的碗也避諱而叫「甌」了。

「阿狗，快啲攞個甌嚟裝飯！」如果外人聽唔明白者，重以為叫隻狗揸甌自動來搵食，「嘩！狗都識揸甌，奇景也！」

遍查今之漢語字典，此「甌」係讀「歐」音，但古老字音，則有點出入，《說文》：「甌，小盆也。從瓦區聲。」而《段氏說文解字注》有述該字遍傳為方言，好可能廣州話在相傳間變成「兜」音了。

拿甌餵豬餵狗好早有記載，《淮南子・說林訓》：「狗彘

不擇甌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也。」

既然下賤，當然有「乞兒揸甌」之說了。

在唐代以前，甌係難登大雅之堂，如東方朔《七諫・謬諫》有說：「甌甌登於明堂，周鼎潛乎深淵。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這句說話係影射時代盲目，小人得志，君子不被重用。某程度而言，今之香港世態不是一樣嗎？真材實料者（「周鼎」）不被重用，反而那些花言巧語的「擦鞋仔」（「甌甌」）卻受到歡迎也。

不過，唐代以後，「甌甌」真的登於明堂，其時一般人都愛揸甌飲茶和飲酒，甌就變成了茶碗和酒碗了。

《南齊書・謝超宗傳》：「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生，太祖對之甚歡。」

《宋史・邵雍傳》：「晡時酌酒三四甌。」

《太平廣記》卷五十《傳奇・裴航》條：「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

粗俗的甌，曾經變為高雅之物，紅過一時之後，落到廣州方言再變粗俗。

我們香港人相當抵死，將英國國歌第一句唱成：「個個揸住個甌……」（編者注：此乃因為英國國歌第一句的音調相近之所致。）

沕水

「游泳」，香港話叫做「游水」。泳術高強者又愛「潛水」，但好多人如今還稱「潛水」作「味水」（源用廣州話）也。

「嘩！味咗落水底，嗰種感覺係好寧靜，好虛無……」潛水專家會大談其「味水感受」，令不熟水性者更加自卑。唉，不過，更自卑者，究竟「味水」嘅「味」字點寫至啱（此「味」係味道嘅味，分明係廣州話借其音，而用過來的），尚是不明不白。

我的大膽推測，「味水」應寫作「沕水」。

「沕」字，宋代的《廣韻》和《集韻》開始收錄，讀如「美筆切」音「密」，又讀如「莫佩切」音「妹」（「妹」者傳到廣州話可能轉訛為「味」音）。

「沕」，《廣韻》解釋：「潛藏也。」

順勢解釋，「潛藏於海底」就係「沕水」。但要找出「沕水」語例，非常困難，因為中國古書之多，不能盡看。但勉強找得一則，就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裏面之《弔屈原賦》：「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嘿，九淵之神龍，隱藏水中，就係「沕深潛」，分明「沕水」也。

「沕深潛以自珍」，舊時逃亡知識份子保命方法。

因為潛水的「沕」字，與「未」音相同，便出現了一個IQ問答題：「沕落水底食煙，你話得唔得呢？」當然得，還未落水，點得着煙也。分明取巧。

學樣

「唉！大嘅其身不正，細嘅就有樣學樣，學到壞晒囉！」

沒錯，現今香港地，好多人生活放縱，你向我「學樣」，我向你「學樣」，真係鬼五馬六，好得人驚也。

所以，本文要講趣怪香港話「學樣」，有乜來源呀？當然要請教專家，向專家「學樣」了。

羅翽雲先生的《客方言・釋言》指出「學樣」者乃係客家話：「效法曰學樣，《說文》無學字，斆下云效也……」

講到這裏又要翻看《說文》，搞清楚這個「斆」字。《說文》：「斆，放也。」段注：「放，各本譌作效。今依宋刻及《集韻》正。放，仿，古通用……教字、學字，皆以斆會意。教者，與人以可放也。學者，放而像之也。」

原來古時並無「學」字，只有「斆」，解作「放」，與「仿效」的「仿」是相通的，上文所謂「學者，放而像之」分明解釋學習的意義：仿效得盡量相像也。

據羅翽雲考據，唐朝之前「學樣」係叫做「效像」。

他認為古時「像」讀若「養」（與「樣」音近），但「自唐至今誤讀像如象，遂別造樣字，而像之本音廢」也。

瞉到實

「一於瞉到佢實，唔好俾佢走甩！」

「唉，人老珠黃，冇人瞉囉！」

「瞉佢唔喺度，飲晒佢雪櫃啲啤酒！」

此趣怪俗字好多人唔識寫，有人寫成「吼」、「敲」、「堠」等，都係唔對，應該寫作「瞉」，而且字例用途頗多。例如：「瞉實佢」即係「監視着他」；「冇人瞉」即係「沒有人會要」；「瞉佢唔喺度」即「趁他不在」……嘿，簡直變化多端也。

「瞉」原來是個古字，後來留存在客家話裏。羅翽雲著《客方言・釋言》指出：「目注所欲，曰眼瞉……」

沒錯，心中想欲，兩眼注視，這就是「冇人瞉」及「瞉到實」之「瞉」也。最早是《廣韻》收錄此字：「瞉，瞜，貪財之貌。」

考據學家章太炎說：「瞉，即覦之變。」

《說文》有解釋：「覦，欲也，從見俞聲。」

《客方言》則認為古吳越發音，「俞」音如「侯」，「按今狀渴欲之貌曰眼瞉瞉，即眼覦覦，謂兩目有所覬覦也。」

客家話這「眼瞉瞉」，好可能又演變為另一趣怪香港話「眼金金」也。

吃苦頭

「後生細仔，唔吃苦頭，點知搵食艱難！」

「唉！我呢世人唔知吃盡幾多苦頭了！」

沒錯，趣怪香港話「吃苦頭」，頗為文雅，相信係外省俗話流傳過來的，因為香港人極少用個「吃」字的。

講到捱苦就叫做「吃苦頭」，有學者研究過它的來源，丁惟汾先生著《俚語證古》，認為「苦頭」實是古語中的「苦毒」，他說：「受苦謂之吃苦頭。頭字當作毒（古音讀頭）。《詩・邶風・谷風》篋，荼誠苦矣，而君子於己之苦，又甚於荼。」

丁先生所引《詩經》似乎帶出另外一個線索，我沿此推測：「吃苦頭可能係吃苦荼的古語衍變而成。」

「荼」（音「途」），「苦荼」係一種苦菜，很難吃的。《詩・邶風・谷風》原文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按朱熹的《詩集傳》認為「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是詩」，寫來苦在心頭，猶如吃了苦荼一般。

有趣之處，古有「荼毒」一詞，《書・湯誥》：「罹其凶害，弗忍荼毒。」，難保「苦荼」和「苦毒」同是「苦頭」之源也。

搵快錢

繼「快餐」（FAST FOOD）文化而來者，就係「快錢」（FAST MONEY）文化，人人炒樓炒股，瘋狂賭博，在危機感重，沒將來的壓力下，有錢傍身最實際，以最短時間搵最多錢，此之謂「搵快錢」。

傳統天長地久打工，每月安安份份出糧，對機構忠心之觀念，已被視為老土，唔合潮流也。

「搵快錢，其實並非香港人如此，好些世紀末資本主義社會都有此現象，美國阿拉斯加大學心理學博士CHRIS KLEINKE稱之為QUICK FIX心態。

乜嘢叫QUICK FIX？可以譯作「快啲搞掂算數」。

該博士認為此種心態萌芽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社會經濟元氣大傷，傳統價值觀念解體，家長無暇管教兒女，不停灌輸搵快錢思想：「快啲讀完中學出嚟搵錢！」「快啲搞掂功課，同我插塑膠花搵錢！」「你咁蠢，讀唔成書，快啲出嚟搵嘢做！」

總之，人人走向急功近利，一於快啲搞掂算數。由讀書、做事、結婚、生兒育女等，全部馬虎了事，這心態一代傳一代，愈來愈冇乜計較，隨便、無聊、搞笑……嚴謹的做人處事態度全面瓦解也。

揚衰佢

舊時香港低下層婦女好興咁講：

「啋，大吉利是，揚過你！」

「個死佬丫，一於揚衰佢！」

嘿，頗為鄙俗的「揚」，「揚衰佢」即係「唱衰佢」咁嘅意思。不過，原意之「揚」一點不鄙俗，而且正字寫法應是「颺」，典型例子就係舊時廣州俗諺之「有孻自然香，何必當風颺」。

「當風颺」，隨風飄揚，例如：「嗰枝旗仔俾風吹到颺颺吓」之一類也。

「颺」係古字，《說文・風部》：「颺，風所揚也。從風易聲。」此字經常運用於漢唐的詩句裏，像「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昭明文選》邱希範《旦發魚浦潭》詩），又「今日鬢絲禪榻伴，茶煙輕颺落花風」（《唐闕史》之「杜枚」條）等。

「颺」可以運用得很香豔，《太平廣記》描寫石崇的荒淫，「使數十人（婢女）各含異行，使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風流而頹廢。

「颺」可以帶着哀愁，《王梵志詩校輯》說到死無葬身時，「續續死將埋，地窄無安處，以後燒卻灰，颺卻隨風去。」

由此得見，將「颺」字用得鄙俗者，還是我們香港人也。

識認

「你話呢個銀包係你嘅，有乜識認呀？」

「冇識認，總之係我嘅，得未吖！」

嘩！咁霸道，簡直搶呀！搶完之後，帶出舊時一個趣怪香港話，係將漢語之「認識」倒轉，就是「識認」也。

所謂「有乜識認」即係「有冇樣可以認識」，「認識」變了「識認」，這種倒轉用語常見例子就是俗話「歡喜」——將「喜歡」調轉，但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你一定會說：「嘿，地方俗話標奇立異，搞笑而已！」

那麼你就大錯特錯，這「識認」遠在唐宋年間中原已有此種用法……

例一，宋朝江少虞編《宋朝事實類苑》卷六十八「神異幽怪」曰：「范師道居都水監，忽一日，有野禽飛來室中，如野雉狀，而文彩過之，捕得甚馴熟……將出門外，令人識認，久之，無來認者……」

例二，明朝湯顯祖《牡丹亭》有此道白：「俺柳夢梅，因領杜小姐言命，去淮楊謁見杜安撫。他在眾官面前，怕俺寒儒薄相，故意不行識認，遞解臨安……」

可見俗語「識認」一詞是有其脈絡相承的。

傾偈

「我好悶呀！想搵人傾偈！」

「上課無心聽書，只識講偈！」

沒錯，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互相傾談，就稱為「傾偈」，又或者「講偈」，而聽人講說話，有時叫做「聽偈」。

我相信這「傾偈」係源自佛家，所謂「偈」，梵文音譯「偈陀」之省略，義譯為「頌」，就是佛經中的喝詞，帶有讖緯色彩，起教訓作用也。

《醒世恆言》卷三十八：「我有四句偈語，把與你一生受用。」

《平妖傳》十一回：「聖姑姑將界方在案上猛擊三下……偈曰。」

關於佛偈，《水滸傳》頗多描寫，例如第五回：「智深跪下道：『酒家願聽偈言。』長者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興，遇江而上。』」又例如第九十回：「偈曰：『逢夏而擒，遇臘而執，聽潮而圓，見信而寂。』」佛偈向有玄妙之稱，要心領神會，非凡夫俗子可明白也。

舊時廣州和香港人去佛寺「傾佛偈」、「講佛偈」、「聽佛偈」，後來引伸到普通談話時，便將中間的「佛」字抽起來了。

修整

「修整洋遮鬼鎖！」「修整沙煲風爐囉！」

以前物資短缺，香港街頭經常有小販工匠高叫「修整乜乜物物」，此起彼落。

沒錯，凡普通話說的「修理」，趣怪香港話一律叫「修整」。

不過，「修整」原來係非常古老之詞彙，初時是單字應用。《說文》：「修，飾也，治也，設也，敬也……整，齊也，理也。」

未有「修整」，先有「修正」，可見於先秦諸子書中，作為形容品行端正人物的語詞。

《後漢書》始出現「修整」，卷二十二《馬武傳》，文中載漢光武與羣臣讌語，有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都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掾功曹。」

《舊唐書・裴行儉傳》曰：「及在職，公務修整，眾方歎伏焉。」

其時之「修整」係論人格，後來才「修整」事物。《劉禹錫集・答饒州元使君書》：「其修整非止一身，必將及物也。」

今之香港，修整行業式微，但似乎只有「修整古董鐘錶」才最為吃香。

畀和俾

「我係江湖好漢一名，人人肯畀面！」

「哼，既然來到 ，俾佢入嚟喇！」

香港俗語「畀」與「俾」，經常混淆，總之同音，就不大理會其他了。實在，兩字是不同字義的。

「畀」乃「給」的意思，例如：「畀十元我！」

《爾雅・釋詁》已有此古字：「予也。」

《詩・干旄》：「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左傳・隱公三年》：「周人將畀虢公政。」

「畀十元我！」如唔肯畀，還有句趣怪香港話：「哼！膝頭對上就——髀！」

至於「俾」，亦是古字，意謂「使」、「被」或「讓」，例如：「俾人打咗一身！」

《爾雅・釋詁》亦有此古字，解釋曰：「使也。」

《書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詩・民勞》：「無俾民憂。」

《詩・大雅・板》：「無俾城壞。」

《詩經》的兩句實在太有意思了，指的是執政者的治世之道，「唔好俾（讓）人民擔憂」，「唔好俾（讓）城池破壞」，否則國破家亡，死得人多，此乃千古定理。

催谷

現代香港市場推廣學：想某牌子產品賣得，想某歌星受歡迎，獨步丹方，就係「谷廣告」、「谷宣傳」、「大谷特谷」、「谷到爆棚」、「谷到流行」 可也。

特別香港娛樂圈有句行家口頭禪，每謂新秀演員或歌手出道未長，須要精心包裝，大力宣傳，短期內將之捧紅，就是所謂的「催谷」或「吹谷」了。

其實，「谷」字一點都不新穎，舊時廣州話都經常用到，例如「谷肥隻鵝就攞去墟度賣」或者「谷大班仔女就可以食番吓安樂茶飯」等，只不過舊式用法，比較接近「養育」咁解也。

「谷」係有古字，乃「鞠」之借音。

最早見於《詩經・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傳云：「鞠，養也。」

只不過流傳為廣州話之後，由「谷」字代替。

還有別的原因，舊時飼養雞鴨鵝者，為了短期間要糟肥那些畜牲，便置於狹隘之籠子裏，不讓之活動，還不停用穀物餵食，使之長膏，乃謂「催穀」，俗寫就係「催谷」。

唉！捧新人催谷固然重要，但好多時係爛泥扶唔上壁，枉費心機也。

谷到爆

「谷」字尚未講完。因為，「谷」又有另類用法。

當用語言逼迫、說服，或者追問不放，廣州話稱之為「谷」。例如：「佢唔去都要谷佢去！」（意指「無論如何都要說服他去」）又或者「佢唔肯講咩？點都要谷佢講出來！」（意指「無論如何都要迫他說出來」）。

這「谷」似乎又另有字源，係古漢語之「鞫」。《爾雅・釋言》：「鞫，究，窮也。」顯然有窮根究柢，咄咄逼人之意味。

「鞫」雖然未見於今之版本《說文》，但《集韻》曾引過該字書的古版：「窮理罪人也，亦作鞫。」嘿，這「窮理罪人」，顯然係窮追猛打，大力逼迫也。

史書上亦經常有用。例如《漢書・車千秋傳》：「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闖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又《宋書・夏守恩傳》：「其子元吉通賂遺……通判李參發其贓，命侍御史趙及與大名府通判李鉞鞫問得實，法當死。」

沒錯，「鞫」就係逼迫，逼迫逼迫……最後趕狗跳牆，竟「谷到爆炸」，反咬一啖也。

沖涼

香港人仍叫出浴或洗身等做「沖涼」，甚至幫襯桑拿浴室，都係話「去沖涼」云云。

不過，「沖涼」唔係廣東話嘅，甚至晚清年間亦無廣州人叫洗澡做沖涼，原來此語係由南洋傳來香港而變成香港話，香港話又傳上廣州，變為廣州話……

一位外號「端溪女史」的老前輩作家曾敘述他的親歷「沖涼」一語之演變，屬好珍貴資料：

「大概是清宣統年吧！那一年小可初次由廣州城來香港訪友，住在海旁干諾道鴻安客棧。開房後伙計入來問我『要不要沖涼』。這可使這生長在廣州省城的我，感到一頭霧水。我即問他甚麼叫『沖涼』，他說『沖涼』便是你們廣州的『洗身』。後來我才知道南洋各島的華僑，返回祖國家鄉者，必經香港，又必寄居在海旁各客棧或親戚家。於是這句話便傳入香港了。許多年後小可又往南洋，才知『沖涼』並不等於我們的『洗身』，因生長在南洋之人，每天要用冷水向身上沖淋數次之多，藉以取涼，並不一定是洗浴也……」

南洋華僑又愛稱凍水做「涼水」的。

這位「端溪女史」當年是投函給《新生晚報》解「沖涼」兩字的來源，因為親見親聞，甚有可信性也。

科錢

「周末燒烤，請眾人科款！」

「陳仔結婚，我哋科錢做人情！」

但凡按人數論計，定額攤收，香港口語叫做「科」，而所謂之「科錢」或「科款」者，其實與「夾錢」冇乜唔同。

不過，最古怪者，翻盡任何辭書，皆不見「科」有「徵集或攤分」之類詞義。嘿，咁此「科」究竟何來？

一種講法，「科」係由唐宋語詞「科配」簡化而來的。

甚麼叫「科配」？係唐代稅制的一種，除官方規定的賦、稅以外，那些臨時攤派的差役和徵收，就叫做「科配」了。

《舊唐書》卷九十八記裴耀卿徵用差役修理通州大路：「道路綿長而戶口寡弱，耀卿躬自修理，科配得所。」

《宋史・河渠志》：「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

到了南宋時代，「科配」之稱已簡化為「科」了。如《宋史・高宗紀三》論及當時國庫空虛：「詔官戶名田過制者與民均科。」

情況愈來愈糟，《高宗紀》：「民間市物、官戶、勢家，與編氓均科。」

所謂「均科」，即係個個要畀之意思，已經好接近今之用語也。

諗掂佢

「呢單嘢搞到咁大鑊，點收科呀？唔該你諗掂佢！」我們打工仔做錯了，經常給老細喝罵。

唉！痛定思痛，收拾精神，傷盡腦筋，想盡辦法，香港話就叫做「諗掂佢」也。

這個「諗」（音近「凜」），普通話作「想」，一般都認為源出廣州俗話，其實不然，因為此乃失傳之古代漢語。最早見於字書《爾雅》與《說文》。

《爾雅・釋言》：「諗，念也。」郭璞注曰：「相思念，諗音沉。」字義和字音都完全符合今香港話的「諗」。

《說文》另有解釋：「深諫也，從言念聲。」這個「深諫」係「忠告」的意思。

《廣韻》：「告也，謀也，深諫也。」如果「諫」又解作「謀」，亦即與「念」（「諗」或「想」）殊路同歸矣。

其實今之香港話講到「諗」字，亦有點「諫」的意味，例如：「千祈唔好呀，死路嚟㗎，你諗真至好呀！」這種說法，是否一種忠告？絕對是也。

自漢代之後，「諗」字不再用到，只保存於廣州方言裏。而趣怪香港話的「諗」更是變化多端，諸如「抵得諗」、「諗咗去邊」、「諗到頭都大晒」、「諗唔掂」、「諗極都唔明」等，真係愈諗愈多也。

氹

「佢咁好口，連樹上隻雀都氹埋落嚟！」

「佢俾個舞女氹到暈陀陀！」

「呢個細路女幾識氹人歡喜嘅！」

我們香港人以精叻出名，好多時要施展花言巧語，給予私利去誑騙別人，藉以為己用，所謂「氹鬼食豆腐」。唉！潮流興吃軟不吃硬，「氹氹」聲也就甚為受用也。

「氹」，係「水氹」的氹，「氹仔」的氹，照理與「誑騙」之意毫無關連，於是，有人自覺到此乃借音字，就索性借到底，加個「口」旁，變出「嗿」字來。

「氹」或者「嗿」是有古字的，先看饒秉才主編《廣州音字典》（「廣東人民出版社」）解釋：「啖（啗、噉），(1)吃或給人吃。(2)拿利益引誘人……」這即是說，「氹」之古漢語字源有三：即係「啖」、「啗」、「噉」（係相通的三個字），筆者於是往古老字書《說文》裏追查。

《說文》論「啗」：「食也。從口臽聲。讀與含同。」（《廣韻》音讀「徒敢切」，頗近「氹」音）

《說文》論「啖」：「從口炎聲，一曰噉。」（《玉篇》等都認為「噉」係「啖」的正字）

這「啗」與「啖」除解作吃之外，還有訛騙的意思，以下我就找到一些例子給大家參考：

「啗」的最早用例，見於《史記・高祖本紀》：「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

繼而《梁書・韓建傳》：「唐軍容使田令孜密遣人誘建，啗以厚利……」

沒錯，「啗以利」，現代香港語辭就係「用錢氹佢」。

「啖」的最早用例，見於《新唐書・劉晏傳》：「（劉晏）饋謝四方有名之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而《舊唐書》則作：「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以利啗之。」

嘿，「有口者」即係指那些會說話的人，要吃飯的人，那張嘴巴很容易封閉，只須要給點好處，就不會說閒話了，用現代香港語辭說法：「佢衰多口咩，咁就畀錢佢，氹佢收聲！」

本以為「氹」，便是「啗」、「啖」或「噉」的易變而來。最近，偶然看到一本一九三三年出版，由廣東俗語專家孔仲南先生著的《廣東方言》，內有這個「氹」的正字，是為「貾」，原文如下：「『貾』，讀若氹上去聲，誘人財物曰貾。《廣韻》、《集韻》並音憨。戲乞人物也。《集韻》呼紺切。貪財也。」解釋得很清楚，原來「扮嘢」（裝蒜）騙人財物，就叫做「貾」嘞！

戙、橦、棟

廣州話有個「戙」（音「洞」）字，係非常生猛抵死，我們香港話亦經常用得到，特別拿來指人愚蠢反應緩慢：「唔該你咪成碌木咁戙喺度得唔得！」又或者咁罵人：「你睇佢個衰樣，成碌木咁戙篤企喺度！」唉，開講有話，撈世界要醒目，咁樣俾人落面法重得了嘅，一於返屋企「戙高牀板反省番吓喇！」

冇錯，直崩崩硬板板的站立或擺放，都可以講作「戙」，例如「戙高對腳」、「戙起枝晾衫竹」、「戙企水魚」等。

講到這裏，有必要提出兩個觀點：其一，「戙」並非廣州方言的自造字，係來自古老漢語；其二，古漢語的「戙」並非動詞，而係名詞，變為廣州方言之後，才配上動作，這點好特別，值得注意。

「戙」，在魏晉以後已見於漢語。

《廣雅・釋宮》卷七上：「椵、橛、楬、橥、戕、戙、柵、杙也。」嘩，林林總總，泛義作「木長而直」，相等於「橦」及「棟」等。

中國古代建築有深遠歷史，往往建設鬼斧神工，連帶建築材料，簡單如一碌木者都有好多名稱，可見實在唔簡單也。

初時「戙」係指陸上樓宇建築用的大碌木，後來慢慢從陸上移師到海上去，拿來在河道上建造小埗頭了。

《廣韻》解「戙」：「船纜所繫也。」

《集韻》釋義：「舟纜所繫曰戙。」

好清楚反映出建築材料之「專門化」，戙係指「船所繫之木」，因河流小舟泊岸，船伕要用繩纜綁船，有時河水氾濫，水流甚急，這些「戙」自身難保，左搖右擺，以前廣州人就有

句咁嘅口頭禪：「西水戙，岌岌貢。」其意謂「非常唔穩陣，靠唔住」也。

另外一個與「戙」混淆而用的廣東字，是「橦」。

「橦」（音「洞」），本是一個名詞，泛指竿枝的意思。《後漢書・馬融傳》：「揭鳴鳶之修橦。」李賢注：「橦，旗之竿也。」又木華《海賦》：「決帆摧橦，戕風起惡。」這裏被惡風所摧之橦，是桅竿也。

《說文段注》，指「橦」本為支撐帳幕的木柱，後來凡是柱狀、竿狀的竹，或木條，都稱為「橦」。

後來，這個名詞的「橦」，演變作為動詞使用，例如：張衡《西京賦》：「烏獲扛鼎，都盧尋橦。」烏獲，是戰國時能

舉千鈞之重之秦國勇士，為秦武王寵用，扛鼎，即舉起大鼎也。都盧，本是國名（漢代時期的一個小國），因國人善於空手爬竿而名，尋橦，便是爬竿的意思。

這句：「烏獲扛鼎，都盧尋橦。」是指皇帝正在觀賞着這兩種雜技表演。

因而，「成碌木咁戙喺度」、「戙高牀板」、「戙篤企」，應該是「橦喺度」、「橦高牀板」和「橦篤企」。

有人用「棟」是極錯的，因「棟」，是房屋的正樑；樑者，架在柱子上支撐房頂的橫木，例如「棟樑」。所以，這橫放的木條，豈可誤為豎直而立的橦篤企呢！說笑吧！

講到這裏不能不提趣怪香港話「一戙都冇」，其意指「冇晒符」、「唔知點辦」，通常聽到人如此慨嘆：「我俾佢搞到一戙都冇呀，陰功！」

此「戙」非指「木長而直」或「船纜所繫」，而係源出自「天九牌」遊戲。打天九，每人有兩幢牌（每幢四隻），如果你一幢牌也取不到，就叫做「俾人打到一幢都冇」，結果輸空幢，屬好慘之收場也。

也不能用這「戙」或「橦」字，正寫是「幢」，是指層疊累積成的立方體，如「一幢樓」、「一幢大廈」等，打天九的牌，是一隻一隻重疊而成的「幢」，並非「戙喺度」的「戙」也。

拿手

「我整蠱人，最拿手！」

「等我炒番味拿手小菜畀你送酒罷喇！」

「我的拿手好戲就係唱《萬惡淫為首》！」

沒錯，這趣怪香港話「拿手」也真的很古怪，意思解作「擅長」、「精於」或「有把握」等。

「拿手整蠱人」就係「精於整蠱人」，「拿手小菜」即是「擅長炮製的菜式」，而「拿手好戲」當然乃「手本戲」也。

其實，這「拿手」係有古老傳統的，散見於舊小說之中，《紅樓夢》就有用例了。

據陸澹安編著《小說詞語滙釋》：「拿手，通常是『擅長』的意思，但有時又作『把握』解釋。【例】《紅樓夢》第十回：若是夜間睡得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

這「添了二分拿手」，即是「多了兩分把握」的意思。

不過，我還是有點搞不通，「拿手」字義欠缺邏輯，如果照字面解釋就是「拿着自己的手」，怎樣看，也不會感覺到有所謂「擅長」的意思，嘿，真係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我找到一句古老俗話「拿雲手」，我相信，「拿手」是源於此也。

甚麼叫「拿雲手」？

我翻閱胡竹安編著《水滸詞典》「拿雲手」條：「能拿雲

的手，比喻了不起的本能。【例】正是：空中伸出拿雲手，救出天羅地網人。……」（《水滸傳》第四十八回）

「拿雲手」，即是本領很大，一伸手可以摘雲，非常神通，而此俗話亦散見於各通俗文學之中……

例如《燕青博魚》一折：「則我這拿雲手，怕不待尋覓那等瞎生涯。」

例如《大唐秦王詞話》第二十四回：「戰不三合，尉遲恭放下鞭，舒過拿雲手，攥住錦征袍，把王元活提過馬。」

尉遲恭這「拿雲手」果然神通廣大，非常厲害。

而我的大膽假設，「拿雲手」傳到了廣州，就簡化為「拿手」，即手到拿來也。

瞓

「今晚唔開夜工，早啲瞓！」

「唔好搞喇，我好眼瞓呀！」

「食飽飯，冇乜特別事，最好係瞓一覺！」

沒錯，但凡睡覺，趣怪香港話就叫做「瞓覺」，而且用法比漢語之「睡覺」靈活，例如變化出「冇覺好瞓」、「瞓得覺落」、「瞓唔着眼」、「瞓到懵晒」之類一大堆。

不過，「瞓」這個字是後來方言造出來的，有語言學家認為原來的「瞓」係來自古漢語詞「僨」也。

「僨」有仰臥、倒臥等意思，但廣州方言則引伸為：睡覺、睡眠。

《玉篇》：「僨，甫運切，僵也。」

《爾雅・釋言》：「僨，僵也。」晉・郭璞注：「卻偃。」

甚麼叫「卻偃」？

古人謂「前覆」曰「仆」，僨與仆正好相反，乃係「仰仆」。所以《爾雅義疏》云：「仰仆即卻偃之意。」

《呂氏春秋・順民》有關「僨」為「睡覺」之例：「摟頸交臂而僨。」

《左傳・隱公三年》有趣怪用例：「鄭伯之車僨于濟。」用今之俗話解釋：「阿鄭伯架車瞓低咗呀！」

撈飯

「冇胃口呀？搵啲湯撈飯喇！」

「唉！舊時日子豉油撈飯，食得多囉！」

香港話一講到用湯汁混飯時，就會勞煩個「撈」字，此「撈」係撈世界之「撈」，撈到霉之「撈」，應該與吃飯沒有直接關係才對，然則道理何在？嘿，唯有請教專家吧。

羅翽雲著《客方言・釋言》這樣說：「以湯澆飯亦曰撈。《說文・食部》饡，下云以湯澆飯也，古言澆，亦言沃……沃以湯，沃與澆同義，《說文》澆，沃也。淋與澆義亦同，《說文》淋，以水沃也。故通語澆花，客語淋花，古語澆飯，客語撈飯，撈即淋之聲轉。《史記・匈奴列傳》大會蹛林，《索隱》林，或作襶，林襶相轉，勞孷又相轉，其聲類同也。」

解釋得實在很清楚，《說文》中的「饡」，就是用湯澆飯，而古時「澆」、「沃」、「淋」是相通的，而客家話獨愛「淋」字，這便有「淋花」、「淋飯」之類，長久相傳，「淋」有時轉音為「撈」，所以搞出個「撈飯」也。

「撈飯」用例頗多，舊時捱窮，「番薯撈飯」、「滾水撈飯」，如今吃得奢侈，竟然「魚翅撈飯」，嘩！真係好折墮也。

煞氣

「夫妻煞氣尋常事……。」

馬師曾名劇《刁蠻公主戇駙馬》有此語。

沒錯，「煞氣」，言人際關係（特別男女間）的執拗和小吵鬧，例如小情侶淘氣，今朝吵嘴明日和，做長者就會勸曰：「成日煞氣，幾時過得埋呢世喎！」此趣怪俗話，廣東人愛用，香港人愛用，且有歷史淵源，原來早就見於明清說部了。

《紅樓夢》七十四回：「王家的無處煞氣，只好打着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

描寫得很有趣，因煞氣而無處出氣，唯有自己摑自己，掌自己嘴巴，認為係報應也。

煞氣，《金瓶小札》有解釋：「或作殺氣，或作散氣，即出氣也。又有遷怒之意，如受人之辱而不敢報之，摔杯擲碗以消散此氣，今人輒曰殺氣，謂其怒因而稍殺。」

原來「煞氣」在古時有另一種意義，就係「殺氣」或「散氣」，因憤怒或受辱而不敢報復，唯有摔擲東西以「出氣」，令到心中氣氛稍煞（或殺）。沒錯，這摔擲東西洩憤，就帶有拗蠻、淘氣、不講理的態度了。

現今，有人將「煞氣」寫作「霎氣」，真是煞氣也。

講古

「佢咁好打？你講古呀！」

「佢講古佬嚟㗎，信佢一成都死呀！」

現今香港話，但凡譏諷某人信口開河亂嗡一通，就會說：「你講古呀！」

嘿！此「講古」又係有好古老之來源。

羅翽雲著《客方言・釋言》做過考據：「謂言談虛渺者曰講古……《周書》周祝解天為古，鄭康成《堯典注》，古，天也。講古，猶談天。戰國鄒衍談天，亦謂其言談迂闊耳。」

原來，古時的人（當然係知識份子）好講古，這「古」即「天」，因為天道乃最古，而且一談起天來，便迂闊虛渺了。所以，漢時之五行天道論者，就係最早之講古佬也。

後來，「講古」變成廣州話，指的是「講故事」，即外省的所謂「說書」。

從前香港人娛樂不多，講古佬便應運而生，集中在大笪地及榕樹頭，大講其方世玉打擂台、乾隆王遊江南，或七俠五義等。其時之講古佬帶備一批凳仔，約有五十張，收費辦法很特別，凡坐凳仔聽講古者，收一個仙，如果坐滿，便有五毫子收入，那個時代，五角錢可夠兩天生活費。至於不坐凳仔的就隨意捐助，講完一節就會說：「請各位高抬貴手，幫助小弟生活……」

抹面

「大懶蟲，起身抹面喇！」

「嘩，乜你面都唔抹就去食早餐呀？」

沒錯，我們的香港話有時把「洗面」叫做「抹面」的，也許我們這張嘴面要用水洗，然後用毛巾抹，所以「洗面」順理成章就變作「抹面」了。

不過，羅翽雲先生的考據係另有睇法，他所著《客方言・釋言》這樣指出：「洗面曰抹面，抹當為沫。《說文》沫，洒面也。俗以洒面為抹面，亦古義也。洒，滌也，浴下云洒身也。今人假洗為洒，不知洗專謂洒足……」

原來，「抹面」又係客家方言，保留古語之「沫面」，而這「沫」，意思等如「洒」、「滌」，但不等如古老之「洗」，因為「洗」係專為「洗腳」而用的，亦算相當趣怪也。

唔信？再引《說文》：「洗，洒足也。」段氏注曰：「面垢，燂潘請瞲；足垢，燂潘請洗。」

唉，既然都係用水（或「熱水」——所謂「燂潘」），「洗」、「洒」、「沫」等又何必如此界限分明，所以到後來，「洗腳」亦稱「沫（抹）腳」。而且，還發展出趣怪俗話：「洗腳唔抹腳（謂人之揮霍無道）」。

問到篤

趣怪香港話「篤」字系列：

「大尾篤」、「大潭篤」（地方名）、「兜篤將軍」（意謂「背後作反」）。

「打破沙盤問到篤」（「意謂「追問到底」）。

「沙梨篤」（豬尾底部份的肉）。

「篤」的廣州方言係源自古漢語的「涿」，就是水的下滴，有底下之喻。以上的「篤」雖不解作「一滴」或「一泡」，但有「尾部」及「底部」之含意。

據清代音韻學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的考證，「篤」的另一字源就係「豚」字，他引《廣雅》曰：「豚，丁木切，音穀（讀如篤），尾下竅也。」這「尾下竅」當然係指尾端底部，《博雅》就講得更清楚：「豚，臀也。」

所以，廣州方言「篤」，又係古漢語「豚」的諧音字，竟沿用到今之香港話。

順帶一提所謂「打破沙盤問到篤」，似通不通的，究竟有乜嘢毛病？係個「問」字作怪，因為本字作「璺」（讀音同「問」）。《方言》指出：「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璺。」沒錯，沙盤質粗易裂，裂而未離，則其裂紋直指向底部。

「璺」、「問」兩字同音，「打破沙盤璺到篤」，就變成「問到篤」（「追問到底」）也。

一篤痰

聽吓時下香港人講說話吧。

小孩子經常說：「媽咪，我想痾篤尿呀！」

缺德者呱呱叫：「嘩！我喺街吐篤痰則嘛，個差佬又話要拉要鎖要罰錢！」

沒錯，「一篤屎」、「一篤口水」、「一篤鼻涕」等，這「篤」係等如漢語之「一滴」或「一泡」咁解，而外省人聽不慣者，總覺得這個「篤」字很粗俗。其實廣州俗語的「篤」只係借音字，古漢語係有正字的，寫作「涿」。

《說文》：「涿，流下滴也。」

《段氏說文解字注》：「今俗謂一滴曰一涿，音如篤，即此字也。」涿，就是水的下滴，亦有底下之喻。

講完字源，講番件趣怪事，香港酒樓茶室經常標貼告示：「嚴禁吐痰，違者罰款。」有罰五百元、一千、五千元不等，令人感到胡塗，究竟吐篤痰罰幾多至啱？

根據一九五三年「禁止吐痰法例」，就有答案：「最高之處罰是二千元或六個月監禁」，現今，罰款一千五百元。

督波

好多時聽得人家講：「喂，今晚食完飯，一於上波樓督波呀！」

「波樓」係「桌球室」咁解，而「督波」就即係「打桌球」咁意思。

香港人愛稱「桌球」為「枱波」，其實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相當流行，那時的番書仔和阿飛都愛上波樓督波，久而久之那些波樓成龍蛇混雜之地，經常發生集體打架，而導致警察頻頻上樓搜查。於是，進入七十年代之後，波樓漸漸式微……

好明顯，「督波」係洋玩意，「枱波」之英文叫做SNOOKER，係一八七五年英國的軍官NEVILLE CHAMBERLAIN爵士，駐軍印度JUBBULPORE時創出此種在枱上打球的遊戲，跟着就在軍中流行起來了。

初時，這遊戲是沒有名的，那些軍人打得興奮，見到對方一球又再打得落空，便叫起來：「WHY YOU ARE A REGULAR SNOOKER！」

這個SNOOKER，係軍中俚語，意指新丁笨手笨腳弄到一團糟，乃「失敗者」之謂。（「WHY YOU ARE A REGULAR SNOOKER！」就即係：「嘩，點解你咁渣㗎！」）

嘿，就這樣一言驚醒夢中人，一於將枱波稱作SNOOKER可也。港人音譯為「時碌架」也。

糴米

「我去邊？去米舖糴米！」

唉！咁嘅說話久未聽聞，如今買米大都幫襯超級市場，甚麼「真空膠袋」裝，攜帶方便，不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用大米袋載幾十斤的米，然後由米舖伙記托着送上門。

過去用布袋買米，這行為就叫做「糴米」。

「糴」，音「笛」，原來乃係好古老之漢語。最早見於《說文・入部》：「糴，市穀也。」所謂「市穀」就是買入穀米的意思。

《左傳・隱公六年》有曰：「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宋、齊、鄭、衛。」

《史記・晉世家》這樣寫：「四年，晉饑，乞糴於秦……五年，秦饑，請糴於晉。」

唉！中國歷史天災人禍特別多，經常饑荒，為了救災，便紛紛向別個省份求助，糴穀以應急，所以古之史書經常出現這個「糴」字。

既然穀米係如此重要，腐敗官僚就會乘機「倒賣」，大發「災難財」……

《文選》有楊惲《報孫會宗書》云：「惲幸有餘祿，糴賤販貴，逐甚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

可見「官倒」惡行早已有之也。

幌

「搵張保鮮紙芒住碟餸至好放入雪櫃呀！」

沒錯，但凡用紙張、布帛、膠紙之類包裹或覆蓋於另一物體上，我們的香港話就叫做「芒住」。

以前的學生好興用雞皮紙或膠紙包着課本的封面，這就叫做「芒書」了；紙紮舖的師傅用紗紙裱花燈，叫做「芒燈籠」。

但，此「芒」係芒果的「芒」，照計與以上的用法無相關才對，亦即是說另有其字也。

翻閱古字書，發現有個「幌」字。

《說文》有兩個解釋：「幌，設色之工治絲練者，從巾流聲，一曰幌，隔也。」

所謂「設色之工治絲練者」，係古代宮廷專職染工，職名叫「幌氏」也。

「隔」的意思，段氏《說文解字注》如此分析：「荒，掩也。隔之義，謂網其上而蓋之，即詩所謂荒之也。《玉篇》曰，幌，幎也。」

這似乎講得很清楚了，「網其上而蓋」就係「幌」，而早在《詩經》，這「幌」寫作「荒」。

《詩經・國風・樛木》：「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葛是一種蔓生的草，寄生在樛木上，能把樛木掩蓋。詩意是象徵女附於男，纏綿不離，「芒到實晒」也。

揸

「揸」的意思，是用長棍猛力橫掃也。

廣東話有一熟話「一竹篙揸一船人」，意指不分青紅皂白打擊一大片，而此俗話最難寫就係「揸」（音近「扮」）字，因為一般字典都不見此字。

但「揸」並非廣州獨有俗字，而係有古老來源。據《康熙字典》訓解，「揸」字已見於《廣韻》。

《廣韻・感韻》有錄：「揸，捼也。奴感切。」（音近「腩」）。

「捼」這個字，意思頗多，解作：「按抑」、「握持」、「摩娑」等。

「一竹篙揸一船人」的「揸」，字義接近「按抑」的解釋，試幻想當時情景：古老的河流小埗頭，小舟載着的搭客即將起行，但追兵趕至，岸上的人見船駛開，焦急起來，野蠻起來，隨手拿起岸上的長竹（廣州話稱「竹篙」），使勁揮舞，欲想按抑船開，更想橫掃千軍，連船帶人全部打到沉沒。

揸，有另外一個讀音，近音「喃」，意思是掰開大拇指和尾指，以兩指間的闊度來量度長度。

兩相分開的「揸」，不用「手」字部首，要改為「足」字部的「蹅」，常用語是「大步蹅過」，喻意逢凶化吉也。

頻能

「嘩！走得咁匆忙，好頻能呀！」

但凡事務繁雜而手忙腳亂，趣怪香港話就稱之為「頻能」。

「頻能」是借音寫出來的，有人認為應寫作「頻淪」，總之問一句：「此辭有否真正字源？」好傷腦筋呀！

從語音及字義推斷，這「頻能」可能出自古漢語「紛綸」，其詞義據《辭源》解釋：一、雜亂貌；二、眾多、忙亂；三、淵博、浩繁。意思是否很相近？

早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已見「紛綸」一詞：「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此段古文頗為深奧，大約是說秦之前幾經歷代興衰，其過程「紛綸葳蕤」。

《索隱》注曰：「紛，亂也；綸，沒也；葳蕤，委頓也。」

《舊唐書・張說傳》：「工部侍郎張九齡立議，請依太常為定，紛綸未決。」

所謂「紛綸未決」者，即指忙亂之中未能確定的意思。

唐宋史籍常用的「紛綸」好可能落到粵俗話就是「頻能」了。

冇碇企

香港到處都係人，好多地方非常擠逼。

「嘩！人頭湧湧，冇碇企嘞！」

係嗬，趣怪香港話應該講吓「碇」字。

既然「冇碇企」，即係「沒處站立」，此「碇」便等如「地方」或「處所」了，不過，廣州俗話這個「碇」，原先係來自另一個俗話「到碇」……

舊時，廣州民間有句俗語，叫做「廣西米平，唔得到碇」。其意思就是：「縱然是好，卻難得到。」

所謂「碇」，原係船的石墩，船停泊時沉落水中以穩定船身，有如後來的錨；「碇」，也指船泊岸的木樁；故船隻起航叫「啟碇」，船隻抵步下碇叫「到碇」。

所謂「廣西米平，唔得到碇」，係因為水道交通困難，船隻好難去到也。

「碇」，因帶有「安頓」、「停泊」之義，就給引伸為「地方」、「處所」之口頭用詞了。如「去遠碇」、「冇碇企」及「嫌佢阻碇」等……

廣州濱江瀕海，自古航運暢通，對外貿易發達，行船觀念接觸甚多，「啟碇」、「下碇」說個不停。唐代已有「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說法（見韓愈《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可見廣州人好早熟識了「碇」，並把其詞義加以引伸和廣泛應用也。

制得過

香港人好現實，講錢失感情，如下對話經常可聞：

「借住一萬元畀我，計番一分息，制唔制？」

「制唔過，冇得傾！」

香港話好多係承繼廣州口語，「制」字就係一例，當表達「合意」、「啱聽」、「答應」等，就說「制」或「制得過」，如果「不合意」、「唔啱聽」、「不答應」等，就即係「唔制」或「制唔過」也。

「唔制又制，唔嫁又嫁」生鬼之辭，用來描寫嬌滴滴少女的矜持，這「制」字妙用無窮。

但令人莫名其妙者，「制」係「制度」的「制」，「控制」的「制」，其語義似乎與以上例子毫無關係，難道又係借音字不成？如果係借音，就一定有古之源了。

沒錯，「制」的古老來源係「聧」字，出現於漢代之後的南朝……

《玉篇》：「聧，入意也，一曰聞也。字書亦作聦。」

《廣韻・祭韻》：「聧入意，一曰聞也。」

「入意」即係「合意」，這「聞」即係「啱聽」，與今之香港語的「制」完全一樣。

還有，當我們說「好過制」（「好過癮」或「好得意」咁解），顯然與耳聞目覩有關，其精神面貌係與「聧」的字義完全配合的。

揞手PAIR

「揞隻牌，睇吓點！」

嘿！新春賭局難免，如果玩的是「PAIR牌」，（即「撲克」）局，賭「沙蟹」、「二十一點」等為營造氣氛，都會要求派牌者在重要關頭不要派「開眼」牌，寧願覆着的派來，然後拿着它微揭窺看，故作神秘的，此之謂「揞手牌」，開出來一對大牌，橫掃「沙蟹」桌，就叫做「揞手PAIR」也。

「揞」字，讀如「飲」，又係甚趣怪冷門俗字。

羅翽雲著《客方言》有所解釋：「以手覆物曰揞，《方言》揞，藏也。荊楚曰揞，《廣韻》揞，手覆也。俗於物不欲人見者，以兩手覆之，曰揞。」

沒錯，說得頗為清楚，「揞」係古時流行於荊楚方言，用手覆蓋物，不欲人見之意。

而丁惟汾著的《方言譯》亦有點補充，他說：「揞，古音讀恩，俗語謂之按，按為揞之雙聲音轉……」

揞一隻牌，除故作神秘外，當然係扮賭得有型有款，將全副身家盡此一鋪，「開！揞手煙一PAIR，問你點頂呀！」不過，奉勸各位，唔好賭得咁狼呀！

掠水

「嘩！無端端加價，分明喺度掠水！」

「總之，搵錢大過天，見錢就掠！」

「掠得幾多就掠幾多喇！」

當今香港話之「掠水」，即係「搶錢」，「搶」就係「掠」。

唔講唔知，此「掠」是俗寫，正式搶錢的「掠」，是「落」。吓，唔係嘛！

嘿，翻閱羅翽雲所著《客方言》竟有所發現，原來客家話稱「搶」做「落」……

《客方言・釋言》：「乾沒人財曰落，落者略之聲轉，《方言》曰，略，強取也，又曰撈取也，略與撈皆雙聲。」

原來，客家話一講到「攆住搶錢」（文中之「乾沒人財」），就叫做「落」。

而此「落」其實係古語「略」之聲轉。「略」係搶略，係撈番筆，刮粗龍，略略略……

沒錯，如此看來，「掠水」實在就係「落水」或「略水」，侵略別人的荷包也。

覘

筆者曾係編劇一名，經常要用香港式廣東話撰寫對白，好多時執起筆一片茫然，因為有些俗字唔知應該點寫至啱，唉！簡直傷透腦筋也。

例如寫到劍客暗算仇家得手，哈哈大笑：「我係邊個？擔高頭，張開狗眼睇吓喇！」

嗯……「擔高頭」，等如現代漢語之「抬起頭」或「舉頭」，細想一下，此「擔」好似用字不當，不如寫成「耽」又對唔對？相當煩惱呀！

惟有往古語尋源，嘿，找到了，係咁寫法㗎，「覘」也。

早在漢代揚雄《方言》中收有此字，「覘」係作「窺視」之解，還未有今之廣州話「覘天望地」的詞意。

但到了宋朝，司馬光的《類篇》云：「覘，都含切，緩頰也。一曰舉首。」

直到宋代後期的《集韻・覃韻》講得最為清楚：「覘，緩頰也。一曰舉首，都含切，音耽。」完全界定了「覘」字的音和義。

哈，哈，茅塞頓開，我就拿起筆大書特書：「覘天望地」、「覘高頭數星星」、「頭覘天，眼望地」……

斟

除了前文的「覐」，廣東俗字，多不勝數，例如，曾經寫到拿起物件或行李試驗其重量時，我就寫成：「等我『的』吓呢件嘢有幾重！」明知「的」係用得唔啱，但冇法喇，因為唔知道正寫係點樣。

不過，為咗寫《港式廣府話研究》這本書，被逼痛下苦功，嘿，竟有新發現，那「的」，原來係寫作「斟」。

沒錯，這「斟」，《說文》係沒有收錄。

最早係《廣雅・釋詁》：「斟，量也。」又《玉篇・斗部》「斟，丁狄切。量也。」竟連讀音都介紹給大家。

「斟」係動詞，用手量一下咁解。

不過，後來又演變成一種量器，例如《集韻・錫韻》有說：「丁歷切，量器。」

但演變為廣州及香港話之後，這「斟」已經唔單止用手拿起某物以試其重量咁解，而且係好多變化……

例如「斟佢返差館，審餐死」，此「斟」係拘捕或帶走咁解。

又例如「斟起心肝做人」，此「斟」係收拾起來之意，「我收拾心情，重新做人」，咁就叫做「斟起心肝」也。

打機

潮流興「打機」，這個趣怪香港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才有的。

乜嘢叫做「打機」？即係打電子遊戲機！

電子遊戲機，八十年代初期傳入香港，未受注意。豈料一九八二年，美國方面創造了「食鬼」（PAC-MAN）遊戲，風魔全國，連大學教授都得閒去打機，經傳播媒介大力渲染，「食鬼」進攻香港，而電子遊戲中心就這樣興旺起來，以後這遊戲就層出不窮了。

好了，有必要向大家介紹「打機」創始人，他是美國一位年輕的電子工程師布斯諾（NOLAN BUSHNELL），一九七一年發明「打乒乓球遊戲機」，黑白畫面，乒乓球單調的彈來彈去，毫無變化，亦無色彩，更無音響效果，非常乏味。

儘管如此，布斯諾將遊戲機安置在一家酒吧裏，不到兩天，機器突然停頓，經布斯諾檢查後，發覺原來機內塞滿輔幣，以致無法運行。

「發達囉！」

一九七二年，布斯諾組公司，將這種電子遊戲機正式投產，開創「打機」潮流。

酟

「放咗工，搵間酒吧，DAP番杯！」

「辛苦搵來自在食，DAP番幾味先！」

「佢出名大色狼嚟㗎，小心俾佢DAP咗！」

趣怪香港話，寫到要借英文音，非常誇張。

香港人通常叫「飲番杯」做「DAP番杯」，「吃幾味菜」做「DAP幾味」；還有粗鄙用法，吃了性便宜，就叫做「DAP咗條女」或者「DAP咗條仔」也。

不過，「DAP」字在好古老時代是有正寫的，只是給遺忘了。

羅忱烈教授撰《說文解字裏的粵語字》，把它鉤沉出來：「《說文》舌部的『酟』字，音他合切（DAP），解作『歠』，就是『飲』的意思。」

《段注》指出「酟」可作「嚃」。

《禮記・曲禮》教人曰：「毋嚃羹。」《段注》指再出，「嚃羹」（或者「酟羹」）即「流飲」，即一邊飲一邊自嘴角唇邊淌流下來（顯然係狼吞虎嚥才會這樣），所以是失禮的，《禮記》教大家不要這樣做。

因此「酟」的意思有細嘗飲食，非常享受的感覺，經常聽得人說：「慢慢酟吓嘆吓，人生至緊要識得享受也。」

香港人愛自創字，將酟字，俗寫為「嗒」，約定俗成，再沒有人識「酟」清楚這個字了。

白灼

「白灼龍蝦，每兩二十元。」

香港食海鮮乃係舉世知名，一談到烹食蝦類，常以「白灼」為最佳食法，謂以能保持鮮味，如今最流行也。

所謂「白灼」者，即在白水中不放進油鹽及其他調味品，而煮熟吃之，這種食法，古已有之，但原字寫法係「白瀹」，方言專家認為係古代吳語。

「瀹」，據《集韻》，音「以灼切」，乃「以湯煮物」之意。

「灼」，據《廣韻》，音「之若切」，乃「燒也，炙也，熱也。」

很清楚看到，如果用白水煮熟食物，就應該以「白瀹」之字最為標準了。

「白瀹」用例，可見於《南史》卷二十八「褚裕之傳附褚澄」，描寫南齊吳郡太守褚澄為一冷疾五年未愈之人治病，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致。」於是開一劑藥給病者服用，未幾嘔吐大作，竟然吐出十多隻小雞，簡直係匪夷所思也。

大概是因「瀹」筆劃繁複，傳到廣州方言，索性借近音字「灼」代替之。

打救

「耶穌基督、觀世音菩薩、如來佛祖，快啲嚟打救我呀！」

嘿，我們香港人好多屬於「大喊十」，一遇危難或緊張，竟然叫滿天神佛幫他，可算非常誇張也。

現代漢語所說的「挽救」、「拯救」、「救助」、「援助」等，廣州口語多說作「搭救」，但去到趣怪香港話，則衍為「打救」了，不過，「搭」、「打」一聲之轉而已。

「打救」的前身「搭救」，亦有很古老的漢語淵源，常見於元明的俗文學作品中。

例如《元曲選・漢宮秋》：「他也紅妝年幼，無人搭救！昭君共你每有甚麼殺父母冤讎？」

又《元曲選・桃花扇》：「也是我不合搭救你，你將這惡言詞展賴我。」

元曲好多用例，明代小說亦不鮮。《西遊記》四十五回：「半空中，又有四海龍王一齊擁至……行者又謝了敖順道：『前者虧令郎縛怪，搭救師父。』」

《金瓶梅》三回，描寫王婆和西門慶合計勾引潘金蓮：「你先把袖子向桌上拂落一隻筷下去，只推拾筷，他若鬧吵起來，我自來搭救。」

後來「搭救」保留在廣州方言。

出馬

某夜電視機播映功夫片，聞得老土對白：「唔駛驚，等師父出馬，畀個下馬威班友嘆吓！」

嘩！這趣怪香港話「出馬」，成個系列來的，先係講唔掂數，兩幫「人馬」磨拳擦掌，「紮晒馬」，跟着「放馬」大打出手，唔夠打一方返去「班馬」，請出師兄，就係「師兄出馬」，請出師姐，就係「師姐出馬」，再唔係就「師父出馬」，打倒對方就係施「下馬威」也。

嘿，這「出馬」又係古老之中國俗話，據陸澹安編著《小說詞語匯釋》：「『出馬』，原指將士上陣交鋒，但是因任何事而上前與別人較量，也可稱『出馬』。」

《二刻拍案驚奇》第二回有用例：「張生曉得此言是搦他師父出馬，不敢應答。」

既然「出馬」屬舊有，這「下馬威」當然一樣有來源也。

《西遊記》第三十八回：「不如先與他一個下馬威，嚇他一嚇。」

《二刻拍案驚奇》第二十一回：「李彪終久是衙門人手段，走到竈下，取一根劈柴來，先把李旺打一個下馬威。」

《小說詞語匯釋》亦有解釋「下馬威」：「一開始便使用嚴厲的手段壓服人。」

匧

「嘩！債主臨門，搵個地方匧埋先！」

「嘿，咁抵死，匧埋佢嘅銀包先！」

沒錯，趣怪香港話吸納多方俗語，當躲起來或把某物收起，就稱之為「匧埋」，而此「匧」係讀如「柄」也。

《嘉應州誌》：「俗語藏匿，曰匧。」

《東莞縣誌》：「藏匿曰匧，匧讀曰土音柄。」

嘿，原來此字古老到《說文》已經有記，而且都係同一個意思：「匧，側逃也。」段注補充解釋，此「匧」又可寫作「陋」：「《堯典》之側陋，謂隱藏不出者也。」

著名考據學家章太炎著《嶺外三州語》認為：「匧」與「秘」相承，他說：「《秦紀》始皇崩於沙丘，秘不發喪，此屬事言秘，《後漢書・袁安傳》之秘器，班超之秘寶，此屬物言秘……《漢書・盧綰傳》，綰愈恐，閟匿師。古曰閟，閉也，閉其蹤跡，藏閉其人也。」

閟與秘通，此屬人言秘。秘、柄一聲之轉，秘之為匧。

章太炎之推論，「秘」係用着形容隱藏事實和收藏事物，而「閟」則形容人物的逃遁藏匿，但「秘」也好，「閟」（或「閉」）也好，與「匧」（音「柄」）及一音之轉罷了。

變卦

「萬一有變卦，即刻好打電話畀我呀！」

沒錯，香港地發展神速，一日千里，變化莫測，好難適應，唯有以靜制動，睇吓有乜「變卦」再作打算也。

據饒秉才主編《廣州音字典》：「變卦，已定的事情又改動。」

趣怪香港話「變卦」，係有深厚之中國文化淵源，因為「卦」是《周易》中象徵自然現象和人事變化的一套符號，「卦」的玄妙係在於「變」，如何「變」？非我此輩門外漢所明白也。

不過，「變卦」成為俗話，早在元曲之中出現了。《梧桐雨》三折：「似恁地對咱，多應來變了卦。」

明代的通俗小說經常用到「變卦」。

《警世通言》第三十一回：「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若再有人攛掇，怕不變卦？」

《拍案驚奇》第二十回：「卻只有那婆子看看，恐怕兒子變卦，和老兒拆開了手，推出門外。」

可見這「變卦」早就流行了，當然到今時今日香港人好談占卦算命前生後世風水物理等。

「變卦」此趣怪俗話更加不能遺忘也。

扠

「哼！呢單嘢唔關你事，唔該你唔好扠隻手埋嚟！」

「嘩！佢啲仔女好冇家教㗎，挾餸亂咁扠，重扠到埋人客面前！」

沒錯，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插手」、「刺取」等，就會出動很生猛的「扠」字了。

此「扠」有好古老來源，甚至《玉篇》已見：「扠，楚牙切，橫扠也。」稍後《集韻》亦見：「扠，初如切，挾取也。」前者解為樹木的橫枝（大若其時之古文「叉」、「杈」、「扠」，同音便共用了）；後者解為「挾取」，但仍沒有「刺」和「插」的意思哩！

大概東漢鄭玄注《周禮・天官・鼈人》一句「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其注文曰：「籍，謂以扠刺泥中搏取之。」這「扠」顯然是指刺魚鼈的工具，後來便引伸為「刺取」了。

《柳河東集》卷四十二《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詩：「貯愁聽夜雨，隔淚數殘葩……岸蘆翻毒蜃，磎竹鬥狂麼，野鶩行看弋，江魚或共扠。」

「共扠」，一起去扠魚也。

趣怪香港話的「扠」係唐人語詞遺留，不過發展到今時今日卻相當生猛：「嘿，搵個八卦鏡射我，我攞把戟扠你！」

頂缸

「唔關佢事，佢頂缸㗎咋！」

「佢自願做替死鬼，代人頂缸！」

嘿，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替人頂罪，代人受過，就叫做「頂缸」。

尤其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煙格賭檔妓寨開到成行成市，警察冚檔拉人之際，必有「替死鬼」自動認罪：「阿SIR，係我開㗎！」可見，其時「替死鬼」乃係專業，專替幫會人物「頂缸」，拿一筆安家費坐監可也。

此「頂缸」好早已在中國俗話中出現了，而且例子頗多……

元曲《陳州糶米》四折白：「你不知道，我是僱將來的頂缸外郎。」

所謂「僱將來的頂缸外郎」，其精神面貌與現代香港非常相似，「替死鬼」受僱頂罪，睇錢份上可也。

「頂缸」，舊時的通俗小說講得不少。

例如《西遊記》第二十七回：「三藏回入棄面道：『是那三樁？』行者道：『明日要你頂缸、受氣、遭瘟。』」

例如《紅樓夢》六十一回：「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的……』」

「頂缸」發展到今時今日，就有「頂鏟」這個俗話出現也。

轉彎

香港話「轉彎」有好多重意思，最表面當然係「轉圈」或「拐彎」（例如「揸車扭軚轉彎」），但經常有較複雜的意義，舉例說明：

「佢講說話總係轉彎抹角。」（意謂「講極都唔入主題」）

「呢單工程有冇轉彎嘅可能？」（意謂「能否順利挽回」）

「佢雖然有所決定，但唔排除會轉彎嘅可能。」（意謂「回心轉意」）

咁複雜，當然又係古語了。沒錯，「轉彎」係由「轉圜」演變出來的。例見《漢書・梅福傳》：「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顏師古注：「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

這「轉圜」，即是肯聽別人意見，順其所提議，反映出國家執政者的英明，相信此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

《玉堂薈記》就寫出執政者的愚昧可悲：「袁崇煥既被執，遼東兵潰數多，皆言：以督帥之忠，尚不能自脫，我輩在此尚何為……。上乃出諭，謂暫令我職聽勘。而先之言深，卒無轉圜之意。」

嘿，一於唔肯「轉彎」，典型的封建死硬派也。

做人情

「呢排幾單結婚請飲，真係做人情做到手軟呀！」香港打工仔女經常這樣說。

沒錯，「做人情」，亦即係送禮，古已如此，特別中國舊日喜慶喪葬極重排場，所送之禮也要很厚，這種觀念今仍存在，雖然淡薄得多了，尤其白事，除花牌外，已不會再做其他「人情」了。

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中有：「粔籹作人情。」

高文秀《遇上皇》第一折：「父親，這三日吃酒。有些人情，所以吃酒。」

可見，「人情」並非新名詞。

不過，香港人愛講為「做人情」。而且上世紀五十年代社會風氣甚差，政府部門、洋行等普遍流行送禮，「做人情」變成「走後門」，係一種賄賂和貪污的過程。

唉！其時盛行之趣怪俗話就是「人情緊過債」，寧願欠債都要人情，一來因為時人頂愛體面，二來出於非靠送禮不能上下打點。

「好喇，算喇，做個順水人情喇！」此乃「做人情」新境界，大抵意指替別人做一件事，在自己不過是舉手之勞，不須受惠者酬報，但受者可能獲益不少，對他永遠感激不盡，這是一種精神上的「人情」也。

打九九九

「好呀，你唔走嘛，我打九九九拉你！」

「火燭，快啲打九九九喇！」

嘩！趣怪香港話竟然講到警察總部嗰條超級熱線，凡遇盜劫火警，以及謀殺意外死傷的緊急事件，一撥「九九九」電話，警車消防車及救傷車即風馳電掣而至，場面非常悲壯也。

所以，「打九九九」，係救命，又係搵執法者求助之意。

大家都以為設置這種緊急電話，並以「九九九」為號碼，是本港特有的措施，其實不然，管治香港的英國倫敦早已有「九九九」電話，而且正是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的重要措施之一。

蘇格蘭場是英國警察總部的俗稱，因為當年（上世紀初），倫敦警察總部位於蘇格蘭場，所以變成了英國警察制度之代名詞。

其時，「九九九情報室」，就成為蘇格蘭場的神經中樞，每逢九九九告警電話一到，這裏即有一盞紅燈閃閃示警。室內有特殊繪製的地圖，當值人員能根據報告立即找到出事地點的所在，跟着警車出動。

在上世紀初，它被認為是全世界最完善的警察通訊系統，後來香港警察制度向英國學習，才多了個趣怪俗話。回歸後的香港特區，仍保留「打九九九」報警的殖民時代之遺風。

打戲釘

那天，聽得老人家如是說：「舊時家在戲院附近，得閒就打戲釘，我的童年如此度過。」

於是，我記起了一句趣怪香港話「打戲釘」，甚麼意思？一定難倒很多人呢！

原來舊時香港戲院做大戲，演了半場之後，便不再收入場券，那些街坊或小孩子，如果與戲院的工作人員相熟，便會乘虛而入，站在後座的「企位」觀戲，看到散場為止，竟不費半分錢。這種賴着面皮，討戲院便宜的看戲方式，就叫做「打戲釘」。

但何解稱「釘」哩？又有來源也。

廣州俗話有句：「好仔不當兵，好鐵不打釘。」

當年當兵者必係爛仔，打釘的鐵，一定是廢鐵，沒有用的爛銅爛鐵才拿來製造鐵釘；而鐵釘價值低賤，那些「三行」師傅替人家打一兩口釘，有時是奉送的，不會怎麼計較，因為一門釘只值幾分錢。

所以，「好鐵不打釘」是有指人不成材的意思。

睇戲不願意付錢，偷偷摸摸入場站企位，正當人家視之為「衰格」，不許孩子有些抵賴行為，所以貶之為「打戲釘」也。

「打戲釘」後來又發展到「打書釘」——進書店不買書，站着把書看完為止。

打真軍

「嘿！佢哋兩幫人馬帶齊武器，打真軍開大片呀！」

沒錯，言人「開大片」除有「演全武行」之外，尚有俗話「打真軍」，但凡出動真刀真槍上陣開片，舊時就叫「打真軍」了。

沒錯，這「打真軍」又與戲班有關，特別粵劇武行經常強調真功夫，因為相傳紅船子弟盡得少林真傳也。

何解？清朝政府認為少林寺潛伏反清復明勢力，數度派兵清剿，火燒少林寺，導致少林高手紛紛逃遁南方，很多混進紅船躲避，於是就將武功傳給粵劇武行了。

其時的武生武旦們最看不起花拳繡腿，經常宣稱他們在舞台上所打的是真功夫，為表現其精於技擊好勇鬥狠，就索性帶真武器上台表演，標榜曰：「打五色真軍器，包喝三個大彩。」

「五色軍器」，刀槍劍棒釵也。

嘩！真刀真槍上陣當然驚險無比，而刀光劍影之外，還發出犀利飛鏢，直插戲棚大杉，搖搖欲墜，使人驚心駭魄……

把所謂「打五色真軍器」縮短來講，就是「打真軍」了，而發展到後來，但凡言人之「假戲真做」（或「玩真」），亦一律稱「打真軍」也。

演全武行

「嘩！兩幫人馬大打出手，演全武行呀！」

沒錯，舊時香港搵食艱難，好多行業結集成幫派，動不動就數百人羣毆，場面極之悲壯，好多趣怪俗話由此而生，例如「打大交」、「開大片」、「打真軍」等，較文雅一點的，就叫做「演全武行」了。

「武行」，其實係戲班用語，負責戲中武打者就叫「武行」，計有「武生」、「武旦」、「武淨」、「武丑」及「上下手」（即今之龍虎武師），屬相當大族，佔戲班人數最多。他們雖然聲名不顯，待遇甚薄，但團結力極強，倘遇本行中有一人被欺侮，就會傾巢而出……

余慕雲著《中國戲劇史》記載上海發生的事：「曾有某名旦於大新街亦舞台出演時，以細事與某武行口角，旋至動武，並傷及某武行面部，因而大動公憤。翌晚，羣皆袖藏匕首，擁至後台，咸謂非將某名旦雙眸挖去，事不已也。某旦聞悉，驚恐萬狀，幸經滬上某聞人出任魯仲連，命某旦宴請全體武行，並收其為義子，此事乃寢。由此可知，若輩團結之堅固與夫勢力之雄厚矣。」

不過，意氣之爭好多時引致羣毆，此之謂「演全武行」也。

嘵

「佢請客呀？一於趙番餐勁嘅！」

「個衰人冇啲良心，趙完鬆！」

香港俗語一講到吃，就叫做「趙」。「趙番餐」即係「食番一餐」；「趙完鬆」即係「吃完就鬆人」，多數江湖男女的性關係用語，暗示「吃了性愛便宜便不顧而去」；「趙完鬆」之外，還有「趙完唱」呢！

真有點想不通，「趙」只係姓氏一字，何解會變成「吃」？一定是借音字。

據羅忼烈教授《說文解字裏的粵語字》指出：「《說文》口部有一個『嘵』字，粵語音『趙』，是嚼、齧的意思。」

我的疑團立刻得到解決，原來「趙」乃古漢語「嘵」的借音字。

羅教授還引了《禮記・少儀》的用例：「侍食於君子，小飯而亟之，數嘵。」

所謂「亟之」是快的意思。

「數」字俗音「速」，「數嘵」就是快快咀嚼。

所以，「嘵」本來就有吃得快的意思，我們現在還時常聽得人講：「喂，喂，嘵快啲喇！夠鐘收檔喇！」「係嘞，得嘞，我最多大啖啲嘵喇！」嘿！正式係「嘵完鬆」也。

擦番餐

「牙擦擦」之「擦」字，古字寫作「鑶」，字的結構複雜難寫，連字房工友或植字的大哥都唔歡喜，不寫正字也罷。

不過，趣怪香港話之「擦」又另有變化，我們經常聽得人說：

「嘩！阿孤寒鐸竟然請食晚飯呀，一於擦番餐勁嘅，擦到佢破產為止！」

此「擦」並非「牙尖嘴利」咁解，而係「吃」，「擦番餐」等如「吃一頓」，「擦餐死」等如「大吃特吃」。

唉，愈看愈沒理由，為甚麼這「擦」與「吃」又有關係，從字形到字義一點都冇相關，難道又有古字不成？

不錯，大膽假設，「擦」之古字係「齚」或「齰」。

《說文》：「齚，齚齰也，從齒卒聲。」這裏指出，「齚」與「齰」可以同用。

《玉篇》認為二字相通：「齚，齰也。初粟切。」但這些古老字書並沒有把兩字的讀音講得清楚，倒是現代版本的《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收錄了「齰」字：「音責，咬嚙。」還引《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作例：「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

廣州及香港話「擦番餐」之「擦」顯然在音與義都同「齰」（或「齚」）極相近，況且有「齒」才有得吃也。

心照

「晚飯跳舞直落，全部我嘅，不過，嗰單嘢，你心照喇！」

沒錯，未有廉政公署前的香港人心態，有事搞唔掂，就會走後門，洗黑錢，然後含蓄的講句：「心照喇！」

嘿！這「心照」，表面意思係「心裏明白」，但另一趣怪香港話「照起」（即「關照住」）可以作補充；「心照」者，即係「用個心照起」也，但無巧不成話，「心照」卻散見於明清通俗小說中……

例如《二刻拍案驚奇》第六回：「只好問問父母安否？彼此心照，眼淚從肚裏落下罷了。」

又例如《儒林外史》第四回：「湯父母雖然不大喜歡會客，卻也凡事心照。」

這種「心照」，北方還有另一俗話，叫做「外甥點燈——照舊」，意指外甥通常都關照舅父的，「心照住舅父」，而「舊」是「舅」的諧聲。

《通俗編》有解釋：「風人之體，但取音同，不論字異，今諺亦然，如云外甥打燈籠照舅，以舅為舊也。」

《醒世因緣》第六十二回：「雖知江山難改性難移，外甥點燈，還是照舊。」

可見，大江南北，「心照」之風不改也。

騸牀騸蓆

「佢飲咗好多酒，結果醉到碌地，典來典去！」經常聽得人這樣說。

我們香港人好鍾意說「典牀典蓆」——形容晚上不能眠，在牀上滾動着。

舊時廣州人打架，打到碌地滾來滾去，就叫做「典地沙」——初時係形容貓、狗、馬等畜牲在沙地上翻滾，磨擦皮毛，後來索性拿來講人之行為也。

但想深一層，此「典」係字典之「典」，典故之「典」，沒任何理由會變成「滾來滾去」之動作，一定另外有字的，所以有必要搵番個正字出來睇吓……

沒錯，大膽假設，古漢字「騸」就係今之「典」，段氏《說文解字注》說：「騸，馬轉臥土中也。從馬展聲。」段氏指出，各版本之《說文》雖沒載此字，但古籍《藝文類聚》曾引《說文》，解作「馬臥土中也」，似乎《說文》曾有過此字。

《廣韻》提過讀音：「騸，馬土浴也。陟扇切。」顯然「騸」音近「典」也。

這字的原義係馬在地上滾，後來用來描寫人在地上滾，見於《宋朝事實類苑》卷五，它記載了海外「毛羅島」人的習俗：「……犒其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騸，意若懽感。」

所以，「典牀典蓆」的「典」應該係「騸」也。

趯得就趯

「呢度搵食艱難，趯得就趯！」

「有機會移民，就好趯嘞！」

「趯」，省港澳獨有之俗話，係音「笛」，可以代替「走」字用，例如：謂人挾帶私逃則說「趯路」（「路」在此唸作「佬」音）、謂人抱頭鼠竄則說「趯唔切」、謂人有咁遠走咁遠則說「趯到冇雷公咁遠」等。

似乎這「趯」字，比「走」更生動更傳神呢！

不過，「趯」係極古老之漢字，遠在《詩經》中可見。

《召南・草蟲》有此詩句：「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其時之「趯」作何解釋？《毛詩》：「趯趯，躍也。」

《史記・春申君列傳》：「趯趯兔。」

「趯」的原義為跳躍貌，後來引伸為奔走之義，像蟲一樣的跳，像兔一樣的跑。這古漢語慢慢地不被採用，只保留在廣州的方言中。

《郝通志》：「廣州謂走曰趯。」

《東莞縣誌》：「疾走曰趯……今土音讀與笛、羅相近……」

當年，九七之前，香港人一窩蜂移民，「趯得就趯」、「最驚趯唔切」、「諗盡辦法都要趯」，最終，人間無樂土，紛紛回流返港。

參考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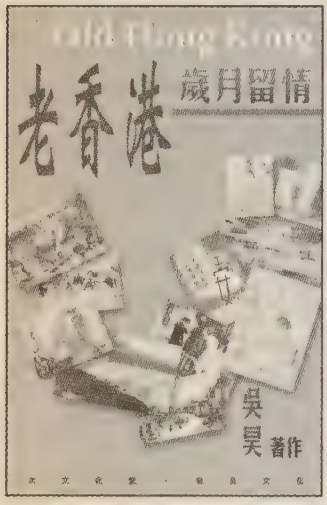
楊為珍、郭榮光	《紅樓夢辭典》	山東文藝出版社	1987年
饒秉才	《廣州音字典》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3年
湯草元、陶雄	《中國戲曲曲藝詞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1年
饒秉才、歐陽覺亞	《廣州話方言詞典》	商務印書館	1981年
胡祖德	《滬諺外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
劉正琰	《漢語外來詞詞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5年
仁赫	《俗語典故精選》	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	1991年
溫端正	《中國俗語大辭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年
吳開斌	《簡明香港方言詞典》	廣東花城出版社	1991年
趙榮光	《現代粵語》	雲華語文學苑	1972年
周振鶴、游汝杰	《方言與中國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
上海南匯縣文化所 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	《哭喪歌》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8年
丁世良、趙放	《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1年
中華民俗方言文獻	《方言等號》	文海出版	1985年
舒蘭	《中國地方歌謠集成》	渤海堂文化公司	1989年
武占坤、馬國凡	《諺語》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年
王樹山、尚恆元	《古今俗語集成》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中國民俗方言謠諺叢刊初編》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89年
王捷、徐建華	《中國俗語》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2年
羅翽雲	《客方言》	台灣文藝出版社	1984年
丁惟汾	《俚語證古》	齊魯書社	1983年
羅肇錦	《講客話》	自立晚報社	1990年
張洪年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	1972年
莊世光	《廣東話指南》	文史哲出版社	

李鑑堂	《俗語考原》	文海出版社	1937年
馬學新、曹均偉	《上海文化源流辭典》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2年
波多野太郎	《方志所錄方言匯編》	橫濱市立大學	昭和47年
陸澹安	《小說詞語匯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王利器	《金瓶梅詞典》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年
上海市紅樓夢學會 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	《金瓶梅覽賞辭典》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溫瑞政	《中國俗語大辭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年
吳漢癡	《切口大詞典》	上海東陸圖書公司	1924年
曲彥斌	《江湖隱語行語的神秘世界》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年
胡竹安	《水滸詞典》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89年
張龍虎	《人稱稱謂詞匯釋》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8年
孔仲南	《廣東俗語考》	南方扶輪社	1933年
張孝忠、閻德年	《古今稱謂語詞典》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988年
劉廣和	《熟語淺說》	中國物資出版社	1989年
尚英時	《俏皮話精選》	常春樹書坊	1980年
富宗	《風趣俗語6000條》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年
馬國凡、高歌樂	《歇後語》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年
譚永祥	《歇後語新編》	山東教育	1984年
張平	《歇後語8000條》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年
寧榘	《古今歇後語選釋》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2年
施寶義、盧堯逸	《歇後語例釋》	商務印書館	1985年
閔彥文	《歇後語大全》	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9年
鄭世忠	《歇後語2000條》	中國城市出版社	1991年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國語文通訊》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1989年
HERBERT A.GILES	《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	KELLY AND WALSH	188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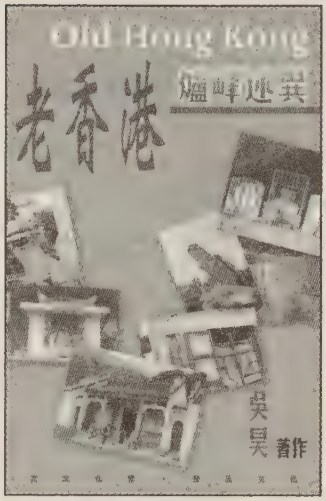
屈大均	《廣東新語》	中華書局	1974年
李洞兄	《粵東筆記》	上海今文堂	1915年
陳昌齊	《廣東通誌》	—	清道光2年
陳澧、岑麒祥、詹憲慈	《廣州音說及字義舉例》	崇文書店	1971年
單周堯（主編）	《第一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1994年
鄭定歐（主編）	《廣州話研究與教學》	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3年
詹伯慧（主編）	《廣東地區社會語言文字應用問題調查研究》	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0年
勞崇勳	《劍光鞭影樓雜俎》	金強印務公司	1971年
李調元	《粵東筆記》	上海文堂書局	1928年
周冠山	《分韻撮要》	香港五桂堂	清末
馮田獵	《粵語同音字典》	東聯學供社	1974年
許雪航	《新編廣東省城白話》	文化鑄字印刷公司	民國
容若	《粵語國語好雙語（甲/乙篇）》	次文化堂	2001年
黃麗麗、周樹民等	《港台語詞詞典》	黃山書社	1990年
黃氏	《粵語古趣談（正/續編）》	文星圖書公司	1993年/1997年
黎文卓	《香港三字經・本土順口溜解讀》	次文化堂	1997年
蘇翰翀	《實用廣州音字典》	中山大學	1994年
魏偉新	《粵港俗語諺語歇後語詞典》	廣州出版社	1997年
麥耘、譚步雲	《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7年
楊子靜	《粵語鉤沉》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年
石人（梁小中）	《廣東話趣譚》	博益出版社	1983年
石人（梁小中）	《廣東話再譚》	博益出版社	1984年
詹憲慈	《廣州話本字》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5年

補購

吳昊◎著作



《歲月留情》



《爐峰述異》

《太平山下》

《天堂春夢》

老香港系列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老香港 · 歲月留情》 ___ 本（每本港幣40元） 《老香港 · 爐峰述異》 ___ 本（每本港幣40元）

《老香港 · 太平山下》 ___ 本（每本港幣40元） 《老香港 · 天堂春夢》 ___ 本（每本港幣40元）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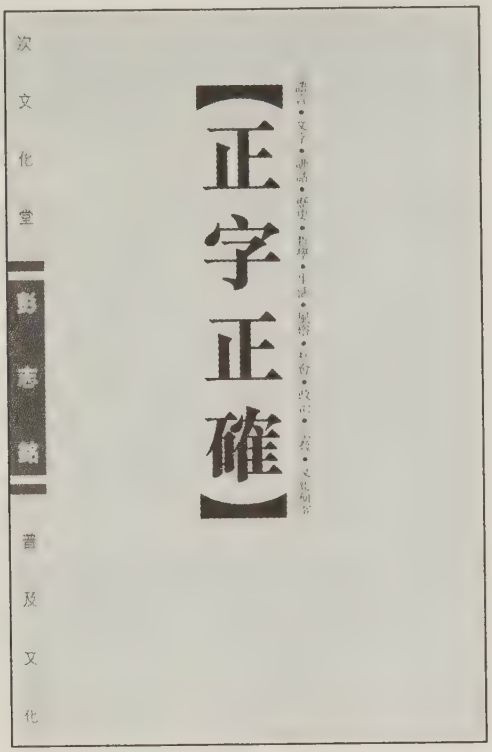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彭志銘◎著作



《正字正確》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正字正確》 ___ 本（每本港幣44元）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港式廣府話研究 ❶**

購買地點：.....區.....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你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男 □女 婚姻：□已婚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俗文化語言

香港文化遺產叢書系列

- 「巴閉」一語原來十分巴閉，是「跨文化」產物。
- 「嗲頭」的「嗲」字，趣怪得來，亦有很多變化。
- 常說指印度人的「嚤囉」二字，其來源和構成竟是相當複雜。
- 「賣大包」源於茶樓促銷招數，這大包裏藏着甚麼玄機？
- 入獄坐牢叫「坐花廳」，這「花廳」是甚麼地方？
- 俗謂出賣同伴者為「二五仔」，江湖上第一個「二五仔」是誰？

街頭巷語全紀錄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ISBN 962742029-8
60
9 789627 420293

SCB 420 $60
ISBN : 962-7420-29-8
Printed in Hong Kong

封面設計：原秋白